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五十八編

科

學

家

庭

卷

上

商務印書館印行

8
6
2



3 0619 9317 0

科學家家庭卷上

第一章

白利徒夫人入室後，即注視其高懸之鏡。鏡架適處於兩窗之間，窗簾飾以英國之繡光華奪目，愈助秋日之陽光。夫人凝神斂黛，注視鏡中之影。若不知鏡中人與彼為一身者，久之忽軼然微笑，以彼輕羅衫之淡紅色與肌膚之玉色相映，倍增媚對鏡自視，不覺怡然自得也。夫人面形微削，秀雅宜人，雙瞳慈善而有難以描摹之色，以為碧則似綠，以為綠則似灰，赭色之髮飾以絲縷環覆其面，若春浪之呈縐紋焉。其體態之端麗，望而知為三十許未經憂患之佳人。夫人既對鏡以自悅，復悅其室之宜人。蓋室中布置皆由彼親自指示，一入此室，凡其室中人之好尚與夫財力之雄厚，皆可懸想以得。巨椅環列成一半。



圓形五色錯呈光輝。悅目窗前。植一棕樹。綠葉漫舒。有若巨掌。綠蔭下。置一風琴。覆以古錦。室隅爲一長形之床。床上疊以各類之褥。受室中所懸燈罩之反射。閃閃作異彩。又以室內器具行列。太整。殊乏風趣。錯陳小圓桌數具。以間之。桌上列銀製玩物及殺克司風景畫數紙。凡是皆可驗女主人之留意於風雅事焉。惟火爐上立一著作家巴黎末尼之銅像。飾以寶裝。有人謂是室爲博學士橋溝工程師及藝術大學之物理助教員所居也。夫人旣離懸鏡向胡床。以行擬取玫瑰木所製之粉盒。斗見沙盆內所植之菊花一叢。爲傭婦所亂。失其序次。乃以纖手整理之。當此時。夫人雖自悅其容貌之妍麗。與羅衫之雅稱。縱愉快於一時。而意念中所蓄之諸苦惱。使彼夜不成寐者。究竟亦不能忘也。乃坐椅上。兀然不動。微欹其首。而以手按膝。凝眸俯視。若細察其地氈所呈之黯淡花紋者。凝神以思。迴想身世。有非初意所及料者。夫人家世殷富。其父爲甲

厓鐵廠之經理人。當橋梁工程師白利徒君求婚時。夫人年可二十。其父以得此快婿爲幸事。遂許之。白利徒爲藝術大學之畢業生。志願甚奢。以爲如彼之學業優長。非有鉅大嫁資者。不足以當之。曾戲書其志願於算草之紙端曰。

白利徒 = 500,000 鎊

及白利徒既娶甲厓氏。所得奩資。果如所欲。且夫人不徒以財雄容貌端麗。而性又和藹。白利徒果非冥然無所感覺者。故此大婚。婚姻雖了。無生趣之象。數式表之。亦不得謂其絕無愛情也。求婚之初。甲厓香莉。甲厓爲白利徒夫人之姓。香莉爲其名。本可任意擇婿。且與之跳舞者。不知凡幾。而白利徒比愛之。品貌又未嘗特異於衆。然香莉以爲婚姻乃父母所主持。而非己所能操。其選政者。白利徒者。科學家也。學問之深沉。足養靈明之性。而其行動之嚴整。舉止之尊重。又使香莉見之。而欣悅者。締婚之初。香莉未嘗悔所適之非人。蓋白利徒愛情縱非極摯。然品

性。堅。定。外。來。之。嗜。欲。無。以。溺。之。爾。時。此。算。學。家。抑。其。傲。岸。之。性。以。俯。就。家。庭。之。範。圍。雖。有。時。終。日。媚。學。不。暇。垂。念。其。婦。然。必。有。一。時。也。棄。其。學。以。篤。伉。儷。之。情。觀。此。容。貌。絕。代。之。嬌。姿。白。利。徒。又。豈。木。木。無。情。愷。者。耶。然。則。香。莉。消。受。家。庭。幸。福。之。時。其。在。此。乎。顧。白。利。徒。究。竟。不。變。其。科。學。家。之。面。目。未。幾。仍。溺。於。高。深。不。可。幾。及。之。算。學。中。香。莉。雖。欲。拯。之。而。無。由。邇。者。默。然。冥。想。不。覺。憂。從。中。來。雙。眸。注。視。暗。色。之。地。氈。欲。別。其。所。繪。何。物。而。花。紋。撩。亂。設。色。黝。深。幾。與。氈。底。相。混。不。覺。慨。然。而。歎。曰。此。余。伉。儷。間。身。世。之。小。影。歟。歲。月。逍。遙。愛。情。與。光。陰。俱。逝。黑。暗。多。而。光。明。少。幸。福。之。來。其。可。冀。耶。香。莉。雖。鬱。鬱。幽。居。然。當。是。時。白。利。徒。固。未。嘗。離。其。婦。特。性。耽。岑。寂。獨。居。孤。處。耳。

香莉曾與其父母同乘汽車。不幸車覆。父母死焉。香莉亦驚恐致疾。醫家以爲當靜養。乃可致愈。遂勸白利徒君設榻於公司中。白利徒君亦以獨居之便於

修業也。遂久宿書室中。恆不入其婦之室。且是時。白利徒君適從事於科學大著作。遂以全力赴之。幾忘家中。尙有此綽約之美。人者。香莉清靜自守。亦良不欲擾彼。良人著述之時。間然白利徒君之視其細。君僅如其室中之一器。當餐對坐。香莉有問。輒以一二字答之。偶亦棄其高深之學理。而預聞家事。然非失之苛。卽失之擾。家庭每日之細事。至簡者也。而白利徒視之。均若微分積分術之艱深。無足輕重之事。亦必設爲問題。加以討論。與以考察。繁複重疊。斷斷不已。一切家庭之生活。均抑之不道。而惟求條例之最便於學問者。香莉初亦規之。曾設法欲改其夫之惡習。而自操家政。然卒無效。規其過。適以增其怒而已。夫人大失望。遂終日閒遊。以消悒鬱。蓋夫婦間意氣之不洽。積漸而深。甚且終日間。無片語之溫存。無握手之情懷。甘苦無與共。衷曲無由達。非駕言出遊。其何能寫吾心之悒鬱哉。然白利徒自華蒙遷巴黎之一年中。遊賞之事。亦未嘗

無之。公家之跳舞。友朋之雅集。同學之宴飲。白利徒。雖漠視其婦。然亦未嘗不與之偕。往故仇。儼間。雖興趣。索然而香莉於魚水重諧之希望。尙未盡絕。因希望而生冥想。遂使香莉夜不成寐。晨起絕早。徘徊室中。時注視其室中之點綴。品以寄其遐思。

一日。香莉晨起。窗邊小立。揭簾外。矚當此時。蘇弗陸街寂無行人。幸有學生輩。結伴散課。以歸。恆使此街生喧鬧之象者。顧今日亦絕無一人焉。香莉既悅晨景之清冷。不覺悠然深思。歲月如流。宛宛以去。迴念自結婚後來居於此街者。已十閱寒暑矣。側首以望。則見李克幢部公園之一角。方當春光明媚時。一片綠陰。蔥蘢可愛。者迨入冬。而黃葉辭枝。短柵內。惟見鐵色巨幹。虬結縱橫。有若意大利賽會陳列之人體骨架焉。香莉旋釋簾內向。注視叢菊。見落英繽紛。集於胡床花瓣之色。與床褥古錦之玫瑰紅相錯。香莉既賞兩色之相似。復去其

覆面之紗以領此一縷之清香乃自語曰他日余若爲跳舞會之領袖余當令跳舞裝束盡以玫瑰紅爲之而飾以白色之菊花當此時香莉意念環生不覺愴然若有所失蓋一念及跳舞則前日古維野家跳舞時所受之失意事有令人不能釋然於懷者雖香莉誓欲祛此無謂之感觸而憧憧往來於心胸者仍紛集於懷也

大尉鐸陸柔者效忠誠於香莉者也然當時古維野家跳舞時大尉忽捨渠而就一短小身材服灰色衣之女郎蓋鐸陸柔曾表慕兩人之情好而香莉不以爲然鐸陸柔因以怨望跳舞時遂捨之而他就夫香莉貌雖麗固端潔女子也環繞於左右表示其愛慕者不知凡幾彼固未嘗有動於中今見鐸陸柔與白利徒夫人有淡漠之意則其他欽香莉之才貌而致其拳拳之意者方將伺於後而香莉不震不驚仍以淡泊處之不以此事縈其懷抱雖鐸陸柔長於葉子

戲與香莉有同好感情。最洽。今一旦斷交。香莉未嘗不懟其寡情。然卒以天理戰勝。人欲。鐸陸柔事香莉。早捐棄不復道矣。

當香莉沉思時。室門忽啓。白利徒君來矣。狀頗急促。入門後。卽繞室亂行。似不知其夫人在此者。一覩其貌。卽知其爲一博學士。額頂寬廣。雙眸炯然。鼻銳似鷹喙。面形清癯。衣服不整。令人失笑。玄色頸巾。則後袒至背。而短衣紐扣盡失。其序汗衫已破裂。眼鏡則架近鼻孔之上。以免仰視時之退下。至算學家之年齡。則甚難測定矣。觀其活潑之象。頗似少年人。而其舉止之鄙野。又似商店中之老傭人。白利徒旋植立於其妻前。以算術家橋梁工程師之雙眸爲職業上之督察。注視其妻。若不勝其怒。而譴責之曰。聞吾家傭婦變亂。余室之器具。此事信有之乎。香莉答之曰。見汝室器具凌亂不整。故囑柔麗整頓之。使之不失其位耳。白利徒乃自語曰。不失其位乎。位之一字最宜詳釋。余素不識位作何。

解。凡。器。究。以。何。者。爲。原。位。將。據。何。項。原。理。何。條。定。例。以。定。各。物。之。位。次。乎。夫。人。歎。息。曰。噫。上。帝。余。但。見。室。中。床。榻。不。整。書。桌。斜。列。余。意。必。以。尋。覓。遺。失。之。紙。遂。致。器。具。攪。亂。耳。

於是。白。利。徒。博。士。復。於。室。中。回。旋。不。已。偶。一。不。慎。身。觸。室。中。小。圓。桌。幾。覆。桌。上。之。盆。菊。乃。停。步。少。頃。移。身。近。夫。人。大。聲。詰。責。一。語。一。逗。兩。手。作。勢。若。握。物。於。大。拇。指。與。食。指。之。間。者。其。詞。曰。頃。汝。所。立。之。判。斷。究。以。何。者。爲。根。據。何。者。爲。已。知。數。乎。柔。麗。曾。告。汝。余。曾。覓。失。紙。乎。抑。別。有。所。見。而。云。然。乎。從。何。處。推。闡。而。想。像。及。此。乎。蓋。凡。此。意。念。決。不。能。無。端。浪。入。腦。際。也。香。莉。知。詰。問。之。不。可。逃。乃。答。之。曰。余。確。見。器。具。失。其。位。置。故。料。其。必。以。尋。覓。失。紙。而。致。此。非。余。之。妄。度。也。白。利。徒。曰。願。汝。切。實。告。我。器。物。之。失。位。一。星。期。中。有。若。干。次。一。月。中。有。若。干。次。失。位。之。期。究。在。何。時。香。莉。曰。余。未。錄。入。日。記。簿。不。能。細。也。白。利。徒。曰。有。是。哉。汝。言。之。

膚泛不切也。汝之議論恆失之泛。汝好大言而無濟實用。汝喜妄斷而不求確證。此皆汝不耐深思之病也。當此之時。算學家手舞足蹈。袖上紐扣爲眼鏡。懸繩所牽。鏡遂墮地。砰然作聲。俯身拾鏡。怒勢少遏。乃厲聲囑其夫人曰。余室器具。無論余若何布置。不願再有人變動之。夫人曰。甚善。謹聞命矣。

香莉語畢。卽起立。讓坐於其夫。然白利徒頗驚訝。以爲彼譴責其婦者至矣。而吾妻態度自若也。算學家乃凝視其坐而不釋。久之忽問曰。余曾以白粉作符號於壁上。今安在耶。豈歲月久遠。痕跡漸泯。非尋常目力所能覩乎。抑已爲人拭去乎。香莉漸不可耐。答之曰。此事誠或有之。然余亦不復記憶。蓋以粉壁爲黑板。而書方程於上者。此吾夫之恆態也。數見不鮮。何足介意乎。白利徒躍起。若有電力震動其全身者。兩目翕張。厲聲曰。方程乎。方程乎。何汝用字之恆不親切也。昔日余曾於牆之一端。繪一圓輪。以示南方。而於他端。書一大極字。以

當。北。極。烏。可。僅。以。一。圓。輪。與。一。極。字。代。表。一。方。程。乎。何。謂。方。程。汝。試。言。之。余。當。聞。其。界。說。也。香。莉。起。立。兩。頰。絳。紅。手。亦。震。顫。不。已。視。白。利。徒。之。面。而。以。顫。聲。答。之。曰。方。程。乎。此。不。可。解。之。希。臘。字。也。此。猶。太。宗。教。祕。密。術。之。符。籙。也。此。吸。人。腦。汁。耗。人。心。血。之。毒。劑。也。此。變。化。人。性。質。令。其。不。知。人。間。一。切。事。而。惟。知。有。原。理。惟。知。公。式。者。也。此。爲。人。妻。爲。人。母。者。之。仇。敵。也。爲。人。妻。而。惟。知。方。程。則。荒。棄。婦。職。家。以。不。治。且。必。以。博。學。自。居。輕。慢。其。夫。夫。婦。之。道。苦。矣。爲。人。母。而。惟。知。方。程。則。所。以。教。導。其。子。者。算。學。外。無。他。道。德。性。之。不。講。義。理。之。不。聞。惟。象。數。焉。是。精。靈。明。錮。塞。少。年。活。潑。之。象。去。而。生。機。因。以。窒。矣。方。程。非。爲。人。妻。爲。人。母。之。仇。敵。耶。香。莉。大。放。厥。詞。忽。覺。其。言。之。過。肆。遂。默。然。不。語。逆。億。其。夫。必。甚。怒。然。白。利。徒。僅。聳。其。兩。肩。而。齒。牙。間。微。逗。作。聲。曰。否。否。緘。默。良。久。而。沉。靜。之。態。不。復。能。持。遂。言。曰。汝。不。知。方。程。之。界。說。而。徒。妄。言。甚。矣。婦。人。之。愚。也。理。論。恆。不。確。切。乃。入。迷。

道此皆不好學之弊也。

白徒利復懸其眼鏡。長嘆一聲。若憐其婦之愚者。復告之曰。余今於護書紙上。畫符號。以示書桌與床榻四足之位置。且繪一矢。以表余首所枕之向。床之兩端。一宜向南。一宜向西北也。香莉聞之不覺微笑。譏諷之意。露於顏面。曰。汝之坐臥。必取此方向者。豈如迷信家言。不如是。不足以保其生命耶。白徒含怒。答之曰。凡人苟遵此法。以坐臥。則卽獨居一室。可察風之方向。及烈風暴雨之候。至遠游乘車。可察車行前後之速度。香莉曰。聞汝言。將使余大惑不解。博士不覺爽然。若有所失。曰。汝不解我言乎。香莉曰。匪特不解。且將有說以駁之。白利徒曰。汝將駁我。說乎。香莉佯若不聞。卽賡續言曰。僅就一書。以言汝說之謬。已可概見。夫遠游乘車。與室中器具之位置。有何關係乎。

白利徒軒其目。雙眸之光。逸出於鏡外。逼視其婦。自足至首。若測量其身材之。

高下者厲聲詰之曰地球非一車乎地球之運行於太空與車輛之轉輪於地上有以異乎香莉曰無以異也然由是以論則床之一端似宜向東余幼時曾憶人言地球旋轉蓋自西徂東也香莉之理論真確不磨使博士無詞以答仇視其夫人之態因以少遏繼以解釋曰汝言誠然然當科學院末次會議時茄利蒙達君曾呈一書雖一小冊而搜羅甚富是書論地球磁力之射於人身較地心吸力爲尤強故臥者以南北向爲最宜至日間寫字讀書則宜面南凡此磁力關係之布置皆茄利蒙達君所證明而余願遵守勿失者也白利徒語至此聲漸銳憤慨之色現於顏面賡續言曰不幸余家之布置鮮有當於余意者家中人蓋幾忘余之從事於學問矣

香莉繞室徐行加以輕嗽曰休矣自晨達暮汝所討論者除學問外尙有他事乎余偶弄風琴以資排遣柔麗必出而告曰主人請女主人止樂因彼方從事

於學問也。朗利及陸培偶戲於廊。柔麗必奔而告曰：主人請女主人阻公子輩之喧嘩。以彼方從事於學問也。從事於學問矣。可捐棄一切事而不問乎。余將出外閒遊。休養身心。不願再聞主人從事學問之一語矣。

此時香莉恨極。坐榻上。以柔荑握拳。擊褥。用洩其憤。白利徒覩此。夫人怒容。聳其兩肩。若表輕慢之意者。旋自語曰：此淺淺者。汝乃不解。真自絕於學者也。香莉躍起。緊閉星眸。若童子思索一難讀之字而不得者。繼乃憤然。答曰：所不解者。同燒點之圓錐割線耳。香莉語此。則見其夫注視其身。良久不釋。形若公園中之石像。而其可怖之狀。又若教主嚴責身犯惡行之人。香莉恐所語之或誤。乃急求此語之由來。以解之。曰：同燒點之圓錐割線一語。乃余所聞於沙飛姑母者也。

沙飛者。馬野氏之女。郭裨氏之婦。而全國橋梁總稽查員之妻也。馬野與郭裨

兩家皆以算學著名於世。馬野曾創一原理。學者稱爲馬野原理。郭裨曾創一定理。學者稱爲郭裨定理。沙飛於白利徒家爲近親。彼視香莉若己女。時時加以訓導。以爲爲人婦者當專心壹志。贊襄其夫所爲之事業。不幸香莉不能聽沙飛自幼至長於科學不肯問津。其夫方從事著述。香莉誠無術以贊襄之。雖一知半解時亦強識一二科學名詞。然學無根柢。偶一用之。終不熨貼。此香莉不見悅於其夫白利徒之原因也。

白利徒兩唇翕張。正欲大放厥詞。以與其婦反唇。忽聞鈴聲。卽騰躍而起。若狸奴之搏鼠。兩足健舉。狂奔入膳堂之門而去矣。夫人亦微歎以舒胸中之憤。且慶良人之捨彼而去也。香莉自知甚明。以爲以一博學大家而娶一無學之女。誠爲不幸事。然風姿娟秀。性情溫柔之女。郎而伴一木強無情致之夫。恆任其左右作戰鬪狀者。其不幸不尤甚耶。彼爲鐵廠主人之女。而非一定理一原理。

之。女。豈。彼。之。過。耶。彼。固。無。學。然。白。利。徒。曷。不。設。法。以。教。導。之。乎。曷。不。設。法。誘。掖。其。婦。俾。爲。同。學。俾。爲。女。友。乎。香。莉。因。追。念。其。父。母。之。居。室。終。日。靜。好。絕。不。聞。詬。譁。之。聲。當。餐。對。坐。吾。父。享。家。庭。之。樂。趣。怡。然。自。得。一。切。煩。惱。事。皆。捐。棄。不。道。惟。表。示。其。和。樂。之。家。庭。吾。父。所。作。之。事。業。必。告。諸。其。婦。而。吾。母。有。所。規。諫。父。亦。必。樂。受。盡。言。兩。人。相。親。相。愛。人。生。幸。福。寧。有。倫。比。耶。

香。莉。思。念。至。此。忽。見。柔。麗。啓。門。而。入。啓。曰。山。澤。童。夫。人。欲。晤。女。主。人。今。在。客。廳。小。坐。香。莉。曰。汝。可。引。彼。入。室。香。莉。卽。對。鏡。自。照。其。面。蓋。恐。詬。譁。之。餘。憤。怒。之。色。現。於。嬌。容。殊。非。所。以。對。客。也。旋。以。手。整。其。髻。復。約。其。羅。衫。之。鈕。扣。匆。匆。步。出。室。門。以。迎。其。客。

山。澤。童。夫。人。之。家。世。與。香。莉。略。同。其。夫。亦。一。橋。梁。工。程。師。也。夫。人。貌。美。而。身。短。舉。止。靈。動。鼻。端。外。露。髮。髻。蓬。鬆。作。墮。馬。妝。面。露。笑。靨。雙。眸。敏。銳。蓋。夫。人。之。狀。態。

有若造像者所作之小美人也。夫人兩頰呈玫瑰色，櫻唇柳眉，其體態之輕盈，服飾之妍麗，姿勢之閑雅，雖薩克司之雕琢像亦無以過之。夫人服獺皮之外套，長垂至踝，冠獺皮冠，飾以長綠帶，從時尚也。而兩腕則納於巨大之手筒中。夫人爲籬紅橋梁督辦之女，其母亦頗具材略，卽以其女配山澤童君，論已足知其擇壻之得宜。蓋山澤童者，有情人也，出入必偕其婦，曰婦人好浪費，非加以裁制而時時監察之，必將盡耗吾財於裝飾品中。吾之出入必偕者，所以監督吾婦之用途也。然此言亦不足爲證，博士終日沉思，壹志於學，又安有餘暇監察其婦之出納，卽偶一詢及其夫人，辭以對山澤童無不深信，所以出入必偕者，特以愛情之戀戀不忍捨其夫人獨行也。山澤童伉儷甚篤，非白利徒夫婦之比。夫婦話諱之聲絕不聞於渠之家庭，雖時亦怪其婦不明算術之博大精深，然兩人情好甚密，不因是而攜貳。且山澤童盲信其婦，卽誑語亦深信。

不疑也。

白利徒夫人居華蒙時。始識山澤童夫人。此時兩工程師適同事也。顧爾時。白利徒夫人之子。女皆幼。勤心撫養。不暇與山澤童夫人相往還。山澤童佛籃佛接

籃即山澤童夫人名

追念舊交。每過巴黎。必訪香莉。香莉亦以佛籃之利。易欣然接待之。

山澤童夫人入門後。衣襟間香氣氤氳。即盈於全室。趨前與香莉相見。握手曰。吾可愛之夫人。如此清晨。造府攪擾。良抱不安。妹自到巴黎。本欲即日造訪。而卒。鮮暇。前晚曾一見夫人。疾行往古維野家……夫人前晚所服之藍色衣。色既鮮麗。制法亦佳。未審製此衣之縫工。爲誰氏乎。不待香莉之答。復嘆息而言曰。余不知衣服必如何。而後可必如何。乃合時。尙巴黎之變遷。真迅。今歲之式樣。又不知若何矣。殊令人追蹤不及。噫。吾親愛之夫人。今余將去。父母之鄉。而適胡項。因吾夫已受命爲是邑之工程師也。然我聞胡項僻邑。衣服質陋。

余將何所取法以製衣乎。凡此遷徙，夫人諒未知之。然吾夫亦不樂爲是邑之工程師。夫人略聞其梗概，否耶？白利徒夫人欲乘其呼吸空氣，言語中斷之時而告以胡項，雖陋，位置則佳。然佛籃語如潮湧，無片刻之停。繼續言曰：卽吾夫昔日所居之華歇爾，亦一陋邑。城小如土罐，人居其中，悶損欲死。居人樸陋，可晒上天。若佑夫人，必不令夫人居此也……噫，余誠饒舌哉。余與夫人談已久，尙未以今晨造訪之宗旨告夫人也。白利徒夫人揚手延之上坐。山澤童夫人應命，然僅著其身於椅之一邊，卽復言曰：親愛之夫人，今晨余之來，此非爲他事。蓋欲與夫人共遊秋宮，訪古維野，夫婦渠等甚盼夫人之降臨。而塔司魯君亦欲晤夫人於此地。當是時，山澤童夫人以敏銳之目光注視香莉，而以清晰之音解其前語曰：塔司魯者，卽塔司魯喬治。諒夫人必素與之相識也。香莉自語曰：塔司魯君乎？語時作沉思狀。蓋一聞其名，不得不令香莉追思其

容貌也。培司魯爲一翩翩美少年。而性情又和藹。近人前日香莉屢與之跳舞。覺秀雅。洽都令人欣悅。其風趣較鐸陸柔爲尤美。談論時又興趣橫生。莊諧疊出。香莉聞之爲之心折。自是以後香莉腦界中又有塔司魯其人者。占其小小位置矣。

山澤童夫人又曰。親愛之夫人乎。然則余頃所陳者。諒蒙鑒察矣。望勿見却。夫。人。苟。弗。蒞。會。者。吾。儕。滿。座。爲。之。不。歡。……午後二點鐘。余當來此以候夫人。佛籃不俟香莉之答。語畢卽起立。長裙綵縵。移步向外行。見盆菊盛開。讚嘆不置。旋去矣。忽又轉身問曰。汝試告我。今歲婦人之頭巾。仍以青色者爲美乎。語畢大笑而去。其餘音尙髣髴繚繞於室中也。香莉俟其去。卽閉室門。以手撫膺。端坐凝思。念山澤童夫人何其幸福之多耶。凡青年之女郎。當此境界。俯仰快意。則如光芒四射。不啻初日之浴扶桑。人見佛籃。未有不知其一生未經憂患而

其腦中僅知有快樂。僅知有美麗也。佛籃招客暢叙。俾成勝會。逸興遄飛。無憂無慮。香莉見之。不禁既羨且妬。而厭苦其身世之思。亦油然而來。蓋自結婚以來。忽忽數載。日困愁城。無一愉快事。足以舒其心胸。香莉於是悲從中來。泫然流淚。嗚呼。此兩行熱淚。卽反抗白利徒之淚也。

第二章

時。屈二點鐘。柔麗爲女主裝束。竟忽聞鈴聲。則山澤童夫人來矣。仍服晨間所衣之外套。而皮冠則易以大帽。帽上飾物爛然。羽毛叢列。帽簷之廣。幾覆其全。面佛籃身材。又短小。自外進室。行經中庭。爲日本矮樹之叢。葉所蔽。幾不能辨其爲何物矣。夫人呼曰。親愛之友。余之履約信乎。再遲數分鐘。余卽訪古維野夫人於秋宮矣。當此秋季。天暝頗速。轉瞬卽昏黑。苟欲一覽秋宮之風景者。當迅往香莉曰。然余已整備矣。兩人卽款步出門。佛籃觀香莉之裝束。不覺手舞。

足踏讚美之詞。有若泉湧。曰。有是哉。夫人之娟秀也。此長垂之藍呢。外罩與貉皮之領巾。雅稱夫人之體誠哉。巴黎婦人之長於裝飾也。今日氣候未寒。而余已服獺皮之褂。駕言出遊。不幾令人失笑耶。余自華歇爾啟行時。適遇大雨。人皆謂余至巴黎時。天必降雪。故御裘以行也。當是時。佛籃且行且語。移步甚緩。語至此。戛爾中止。彼自憶余來此何事。曉曉不休。令白利徒夫人久立何爲。於是恍然悟多言之非計。乃曰。余備車在此。與夫人同載可乎。香莉曰。甚佳。於是兩人遂登汽車而去。

是日天氣晴和。秋光媚麗。皜皜之秋陽。於垂落之前。散射其光於街衢。若淡金色之鋪於地路旁。兩行叢樹。與琳宮傑觀。亦受斜陽反射。而作金碧色。車行殊迅。倏忽已至聖日而曼鎮。過公加特橋。蔚藍天光中。忽見萬屋鱗鱗。樹木叢茂者。巴黎也。左顧古城山。嫩河環其三面。穹碑屹立。銅柱環拱。紀念勝蹟。不可殫

述。足以想見法蘭西人千五百年之雄風焉。右望新城雄踞岡阜金閣瓊樓光彩耀目禮拜寺之雙塔高矗雲際令人想人羣進化技術精能足以奪造化之功用焉。然兩人者默然無語若不知有都城之壯麗在其目前者蓋彼各有所思也。

白利徒夫人則思其夫午餐時之狀態蓋香莉曾告其夫渠當與其友共遊秋宮而其夫僅以叱咤之聲答之以爲彼絕不贊成此遊也是今日之遊覽僅彼一人之獨樂耳顧在此數小時間彼身世之鬱積或可因此稍舒香莉思念至此心中不能不謝山澤童夫人之相招而深致其感激焉。又覺此人品性之優美而欲引以爲閨中良伴矣。

至山澤童夫人則欲研究一重要問題使彼久不能釋然於懷者蓋淡灰色間以玄色條紋之手套爲華歇爾人所時尙者究合於巴黎之新樣乎吾鄉人所

用者則又以瑞士之黃色爲貴。將何所適從乎？欲詢於人，恐爲人笑。以爲是區區者而不知將疑吾爲鄉曲村舍間婦人矣。於是當車輪前進時，佛籃不注意於巴黎之風景，而惟觀往來衣服都麗之婦人，其手套爲何色也。

顧兩美同乘，默不一語，未免岑寂。佛籃亦覺之，乃言曰：親愛之友，汝觀此時之巴黎，其美麗爲何如耶？春秋多佳日，世界城邑鮮有及巴黎之美者。冬日則南方爲佳，夏日則海濱爲勝……然巴黎樹木茂盛，赭色之葉與鮮麗之花相錯，淡雲薄霧籠罩之風景，清幽罕有，可與比擬也。佛籃語至此，又歎息而言曰：噫，吾夫山澤童，至何時始可受命爲此邑之工程師乎？余所待之時，日恐終不可至矣。佛籃以山澤童不能謀一位置於巴黎，以慰其婦樂居此土之渴念，悵其夫若有深憾者，是時車行甚緩，過一峻路，是卽秋宮門外之道也。於是佛籃告香莉曰：古維野夫婦在膳室前雕刻像下候吾儕矣。

兩人步入中堂。覺寂靜無喧。令人意閑。雖亦時聞人語之譁。闐然堂宇廣博。其聲散入空際。仍無以破此岑寂。日光透輕羅簾幙。浸全堂於淡金色中。雕像之白色。因以少斂。賓客稀少。復爲堂中盆樹綠蔭所掩蔽。故全堂呈靜穆之態焉。當是時。古維野夫婦已蒞秋宮矣。古維野身高而體博。兩肩寬廣。目光炯然。面容嚴毅。望而知爲經營事業之人也。自藝術大學畢業後。卽受任爲工廠之經理人。娶一自由車製造家之女。其妻父得古維野之助。營業因以大盛。并創一新式引動機自由車公司之名。遂高出儕輩矣。古維野夫人狀貌亦頗碩。體魄亦強健。年方三十。有五面色。黝黑。不敢謂之美。麗然恆作笑容。足以知其性情之慈和。夫人衣服麗而不雅。蓋其縫工樸陋。不爲之點綴也。古維野夫婦伉儷甚篤。家庭之間和樂親厚。古維野夫人治家亦儉。生子女五人。皆自乳之。爾時室中衆賓。皆集視線於古維野君。非驚其狀貌之魁梧。亦非豔其衣服之

華都實以其紐扣之特異耳。蓋紐扣上繫一紅帶，廣僅半指而燦爛奪目，有不得不令人注目者。以羅馬賽會古維野之出品大受獎勵，此時工藝家之足與古維野抗者，厥惟博雅李然會場之獎勵，則古維野獨得之。古維野引以爲人生之至寵也。自獎勵書登之政府公報，獎勵徽章亦由政府給予。古維野卽繫其徽章，遍遊各處，以銜其榮，并受友朋之祝賀。前日之設宴招飲，遍邀紳士者，卽慶祝此事也。

山澤童佛籃卽趨前與古維野夫婦爲禮，并告以今日胸中之愉快，不可名狀。白利徒夫人竟爲彼引領至此，足證彼與白利徒夫人之交誼爲不可及也。於時古維野夫人笑問曰：前日之夜，夫人何行之迅？余苟遇白利徒先生者，將責以何奪吾跳舞會中明珠去也？香莉解釋曰：余夫殫心於學問，跳舞非彼所好也。古維野夫人曰：吾夫亦然。然當時休息，神志清明，乃能求學終日埋頭於

書城中不將太耗腦力乎於事又曷濟哉古維野則恆與乃婦表同意乃附和曰誠然語畢舉首外視若察衆客之已否齊集於此者忽聞山澤童夫人呼曰塔司魯君來矣

塔司魯來此固已久隱身室隅以窺蒞會之婦人今乃佯爲勿遽狀若蒞會之已遲者塔司魯鼻挺而細口小而齒白恆作笑容是固翩翩美少年也雙瞳靈活髭鬚豐美其體態之輕逸舉止瀟灑有非他人所能及者塔司魯長於交際人皆樂與之友而婦女交際社會尤悅之蓋彼有一絕技能使其目若開若闔其聲若抑若揚以媚婦人也塔司魯自藝術大學畢業後卽由校咨送於某公司中以資練習以爲轉瞬卽爲優美之位置然彼爲小商家之子交游旣寡又乏有力者爲之推挽卒不得如願以償於是歎橋梁科謀事之不易而非他科所能比擬悒悒不得志遂棄其專職而執役於某公司頗欲周旋於社會中以

冀得一大工家之女爲妻。因婦家之推挽而得一優美位置也。

塔司魯趨前與衆人握手爲禮。并各致其頌辭。然是時山澤童夫人已離位而呼曰。吾儕非爲閱佳畫而來。此乎吾儕曷往觀之。於是衆人齊起。過一紫沙路。趨近扶梯拾級而登。級盡入一小室。此卽陳列畫圖之室也。山澤童佛盃手舞足蹈。談論風生。時以羅巾拭其眼鏡。以詳察往來婦人之整束。至古維野夫人雖時亦注視衆人之裝束。然彼固馳念其子女焉。護視之傭婦能阻其戲弄。火柴乎能禁其操刀以妄割乎。有頃憂慮忽釋。回顧其夫而以和悅之聲呼之曰。汝見安仁乎。此小女兒意與狸奴爲戲。此非吾與爾之掌上珠乎。古維野答曰。誠然。語畢。他顧古維野。方注視來賓之胸襟。蓋來賓中可分兩類。一懸徽章。一則否。古維野見懸徽章者不覺內忤。以爲徽章之勝於吾者多矣。是區區者又曷足貴乎。見無徽章者則又自慰曰。彼固無是也。余對之亦良足以自豪矣。

塔司魯則趨近白利徒夫人。而以矜持之態。溫和之容。致其感激之忱。以爲疇昔之夜。彼與夫人。首次跳舞。實爲彼一生之榮幸。而有一事。彼引爲深憾者。則以夫人歸家。特早不預。末次之日耳。曼舞也。當是時。山澤童夫人亦與之會晤。有謂佛籃故遲其行。必待至此時而始出者。殆有深意存焉。佛籃之必引白利徒夫人至此者。爲古維野夫婦來乎。抑爲塔司魯來乎。要之不規其友於正。恐不能爲佛籃恕也。

爾時香莉復以前日早歸之故。諉其咎於白利徒之催促。佛籃則曰。噫。吾親愛之夫人。汝旣偕白利徒來。當設法以安頓之。汝乃任其徘徊無聊。於是彼屢觀其時表。屢問散會之時刻。不願久居於此矣。儂則不然。儂與吾夫蒞會。卽引二三學者與之長談。以破岑寂。儂乃從容跳舞。舞畢。罷會。我欲歸而吾夫山澤童猶清談娓娓。不忍遽離。余乃強引之以歸也。香莉笑曰。處置山澤童先生。乃如

是之易乎。蓋香莉之意以爲白利。性暴戾。殊非山澤童之比。雖欲羈縻之。而其道無由特香莉雅不欲顯言之故。以微辭答山澤童夫人也。山澤童夫人曰。人苟能運其智慧。事無弗濟。余憶昔偕夫赴友人家之宴。座中賓朋畢集。宴畢。女賓排列坐椅。以備跳舞。而男賓則苦無位置。於是啟堂側之一室。延之入內室之逼隘。幾若雀籠。欲出則女賓外繞。勢有所不能。於是彼等不得不閒談以資消遣。郭裨馬野君暢論科學。其附和者爲吾夫及陸馬雅君爲……佛籃語時忽忘此人之名氏。乃顧而問古維野夫人曰。親愛之夫人。昔日與吾夫談於斗室中。身材短小而面露笑容者爲何人乎。古維野夫人曰。此科學院博士。茄利蒙達先生也。佛籃笑而鼓掌曰。是矣。是矣。汝試一閉目思之。斗室中何景像乎。翌日僕人進內第。見壁間窗上滿書公式。或以鉛筆或以藍色。僕人拭以布洗以水。皆無效。於是牆壁則加以粉飾。門窗則加以油漆焉。古維野夫人止。

之曰。汝言太輕薄哉。不無言之過甚乎。

已而晤談之諸人漸散。衆賓出圖書室。緩步入中堂。香莉復與塔司魯語曰。數日內。君與何人跳舞。塔司魯答曰。陸馬雅女士。陸馬雅愛倫者。巴黎最大電廠主人之女也。故塔司魯意外之希望。卽在於是以爲苟能悅陸馬雅愛倫。彼之後福當無限量。於是塔司魯於愛倫之前時表其特異之愛情。而愛倫略有不悅之色。彼必引身以避。必不使愛倫厭惡之也。前日塔司魯曾設法以近愛倫。而卒無效。蓋彼與陸馬雅家素無交誼。彼之鍾情於愛倫者。特幻想耳。香莉復問曰。愛倫當美麗。塔司魯君曰。然。

此時塔司魯爲狀頗窘。抑愛倫乎。則聲播於外。愛倫聞之。必怒。而塔司魯之希望絕矣。揚之太甚乎。則香莉聞之。且怒。於是塔司魯以毫無關係之語掩之曰。夫人亦識愛倫乎。香莉對曰。余與彼忝爲親戚。塔司魯陡聞此語。不覺欣然色。

喜。

塔司魯以爲際遇來矣。彼所期望之電廠位置。昔日屢求而不得者。今可得矣。因白利徒夫人以交陸馬雅家。旣可得賢內助以治家政。又可得一廣通聲氣之親戚以謀位置。誠一舉而兩得也。此中利益。塔司魯計之熟矣。然白利徒夫人清靜自守。不預外事。其肯爲塔司魯作紹介乎。彼爲山澤童夫人之友。誠不能爲之諱。然其舉動有與之相似者乎。故塔司魯所期望於香莉者。皆幻想也。香莉復言曰。愛倫天性聰明而慈厚。終日奔走以濟貧乏。置身於紅十字會。以救四方之病者。此蓋篤於宗教之女士也。塔司魯聞其語。卽沉思曰。跳舞之夕。與愛倫語者。愛倫無不以宗教勗之。當時余頗怪之。今聞香莉語。乃恍然悟。愛倫與余論。窒懲人欲。砥礪道德者。皆其篤信宗教之故也。噫。使彼不爲陸馬雅君之女。或陸馬雅君無巨大之電廠。與余無所關係。則愛倫之言論。余將服膺。

而不釋矣。……他日，余見愛倫將用余之慣技，蹈其瑕，以誘之，籠絡一少女，使之就我範圍者，非余之難事也。彼既以濟人之急爲己任，則慰余之渴念，而以身許余者，獨非彼之慈善事業耶。

古維野君告衆人曰：吾儕當少休矣。每日此時，必有負販者，挈其花毯地衣，及東方之產物，手持一幟，幟上大書著名之公司，周游秋宮，大聲求售，狀至可憎。吾儕曷少坐以避之。於是衆夫人據榻坐，男賓坐椅上，山澤童夫人，卽與其友討論手套。此重大問題，尙未解決也。古維野問塔司魯曰：君近在實習期中，諒必勤於所業。塔司魯搖其首。若有不悅之色者，曰：否。此中規模太巨，經營之事，太夥，執事者終日忙忙，而所操之業，絕少興味。薪水又甚微。此非佳業也。塔司魯所以作如是答者，以見彼不滿意於現所執役之公司。苟古維野與以位置，必捨其舊而新，是謀也。然古維野未審其用意，卽續言曰：君爲黃乎，抑爲紅乎。

塔司魯曰爲黃。古維野曰當時余亦如是。君以綺年得此黃色誠幸事也。古維野夫人聞其問答之辭不覺微笑。若深諭其意者。蓋夫人知學校之習慣。每分學生升級之序爲兩色。一爲黃而一爲紅。在實習期中得黃者先升得紅者次之。於是夫人顧而問衆夫人曰。諸位夫人亦知此黃紅兩色之意義乎。是時山澤童夫人適注視一鮮豔之羽毛冠。乃以手作勢而答以不知。蓋此類問題彼素不研究者也。白利徒夫人亦不喻其旨。蓋白利徒以其婦爲不足與言。家居燕坐從未嘗以學校之故事告之。

古維野以杖畫地作圈繼續告塔司魯曰。君不快意於君所操之職業。未嘗無理然學者。講明學理後實驗最爲要事。蓋學理與實驗誠截然爲兩事也。塔司魯曰。誠如君論。是時古維野俯首沉思。蓋彼憶從事實業之初以爲深明學理者必能措置裕如。及至身親其事而懷疑不能決者。有之。背道而相馳者。有之。

於是悟學理之不足盡憑而實驗之未可忽也。卽以鐵道學論科學家皆謂輪轉車行了無異議。然車輪環轉而無推挽之力以補之。永不能使車前行。蓋一切事皆因摩擦力而變動。非實驗不能見也。塔司魯曰。吾儕未嘗不歎理想科學家魄力之雄。創立法術建設定例誠浩然。而無涯犁然而有當然。彼之創設往往徒勞無功者。不知凡幾。能弗使人爲之耿耿也。

塔司魯語時目注香莉不已。蓋彼之言論爲白利徒而發也。欲觀香莉之態度若何其心至不可問。然香莉不以爲忤。微笑以睨之。若深服塔司魯言論之當於理者。蓋彼亦以爲白利徒之著作。竭畢生之力以赴之。究以何者爲歸宿乎。上書科學院以表意見。發行著作以示鴻博。世俗之人固有爲香莉慶者。以爲得一博士爲夫婿。乃人生之幸事。然此諛媚之辭於香莉又何所益耶。彼博學於家人又奚益。終日枯坐。詬誶之聲不絕於耳。使大好光陰耗於愁苦憂慮中。

者此香莉所得於白利徒之幸福也。聞塔司魯言有不表示其同情乎。

山澤童夫人亦暫釋審察裝飾之目力而聽彼等之討論。彼亦與塔司魯表同意。抗聲謂之曰。君言甚合鄙意。余願吾夫恆從事於工業。蓋無論若何總可獲利少許也。每見余夫公司中事畢歸來以其餘閑據案兀坐作圖演算。恆使余悶悶爲之不樂。夫人語畢默想身世以爲苟山澤童君爲工廠之經理人如古維野之位置則彼可終日覓縫工訪長於裝飾之人與之討論不必如今日之留意於工程使瑣碎之事充滿腦際也。且巴黎都城也居於其中可乘汽車以遨遊觀戲劇以消遣且可廣交友朋以暢心胸當是時一切繁華之幻想皆見於山澤童夫人之心目間矣。

山澤童每聞其婦之責言卽以懊恨之辭答之曰。吾之好友余非汝之佳耦余知之審矣……然汝當知余所事者爲何事……汝不必怒……汝不必垂念

及余……汝往消遣。汝往快樂……山澤童夫人以友人之招飲爲樂事。彼不
耐家居。終日遊行街市。家中午餐晚餐之時。不能規定。或早或遲。隨彼之意。向
隨彼之便利而變遷。時有夫人出外而家中不知其何往者。家政之紊亂可知
矣。至山澤童亦一意放任。不欲束縛其婦。山澤童之嗜好之意。向家中人絕不
顧慮之一。若山澤童之不在人間。世者而山澤童無幾微之怨恨。方沉思渺慮
以媚學以爲是。乃人生之至樂也。

塔司魯是時欲趨近白利徒夫人。然古維野不任其去。與之酣論。近時大學之
教授法。塔司魯覺其言悉當於理。則亦肅然靜聽。古維野曰。近時教授偏於理
論。所注重者原理耳。公式耳。實地之練習不措意也。卽以天文科論。推算折
光之法。小數有十三位之多。其詳至矣。然學者當演算時。尙不知今所推步者
爲一星象也。論者以爲靈明以摩礪而益銳。研究理論者。歷練靈明之具使之。

無所往而不利也。彼習微積術者，視他算術皆甚易，卽其明證。此說甚確，余固無以難之。然習其算而不知所算者，爲何物？其偏於理論也甚矣。塔司魯曰：允哉！君之論也。古維野又曰：學貴有用，當以畢生之力，創一利用厚生之物，以增斯民之幸福，乃爲不負所學耳。彼高談原理者，遁入微茫而無補實用，曷足貴乎？塔司魯久欲設辭以譽古維野，而苦無機緣。今聆其言論，乃知其旨在自詡其創造之功，遂進言曰：若古維野引動機，堪稱實利及於斯民矣。古維野聞之大樂，以手撫胸，欣然微笑，覺少年同學與彼同意，尙欲劇談以暢厥旨，忽見一人身長而面赭，年約三十許，狀若官吏，于然自外來。山澤童夫人招之以手，遂由彼引領入見於衆人曰：此華歇爾城之比利野中尉也。

古維野夫人乘來客與衆人周旋時，離座起立，其夫隨之。夫人曰：吾儕將別，君等而去，心中至爲歉仄。山澤童夫人曰：親愛之夫人，汝何行之速耶？曰：然，余久

羈於此。而子女有在家中者。心神爲之不安也。曰如是。余亦不敢強留夫人矣。於是古維野夫婦與衆人握手而別。古維野夫婦既去。山澤童夫人告比利野曰。中尉君欲觀此處之陳列品乎。余可爲君之引導。此處之陳列品。尙有大半。君所未見。於是衆人前行。香莉與塔司魯稍後。兩人復聯袂同行。塔司魯沉思曰。余當表祿白利徒之過失。白利徒固以嚴厲冷淡之態待其婦。不識香莉尙以昔日之愛情。欽佩博學之念。留於腦際也。否耶。余之情懷。香莉知之也。否耶。於是塔司魯抗聲言曰。美哉古維野君也……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也……既得徽章。復饒財產。古維野當之可無愧色。蓋此乃一生慎敏勤於實習之食報也。塔司魯言時。若忽憶香莉之夫。盡心於虛無之科學者。乃繼言曰。徒究心於玄妙。而不注意於實習者。最爲無用學者。而有斯陋習也。卽宜改之。爲當余不解近世博士每喜取理想算學中最空虛之問題而研究之。如落滑思機之非。

歐。格。利。特。幾。何。學。是。何。爲。者。（落滑思機。俄國算學大家。卽創非歐格利特幾何學者譯者註）

塔司魯言時。微睨香莉之面。見其眼色中。露驚駭之態。似聞算學家離奇之術。語不喻其旨。而欲詰問者。不禁大悅。自思曰。彼未聞落滑思機與歐格利特兩字。是其夫所事之算學。彼未問津也。彼與其夫之攜貳。可知矣。余可乘隙而入矣。堅固之牆垣。苟有一線之裂紋。毀之良非難事矣。然白利徒夫人不欲於塔司魯之前。顯其譎陋。故捨算學問題。而仍論古維野家之跳舞會矣。

香莉問塔司魯曰。前日之跳舞會。君談及何事。乃令吾表妹愛倫。以道德訓君乎。塔司魯曰。因余談論中。偶誦戴能之格言曰。德行與罪惡。如糖質與酒精。同爲天然之產品。香莉曰。君意若何。豈亦與戴能同見乎。君試言之。戴能之說。然乎否乎。余欲觀君之意向也。一切問題。均不足以窘塔司魯。惟彼於道學家言。

則素未涉獵。偶於稠人廣座之中。亦略舉一二語者。拾他人之牙慧。以示其淹博耳。香莉今日以此問之。彼必無辭以對。然彼不欲於香莉之前。顯其窘態。且不欲墮香莉對於己之信仰。故不直接答之。而微笑以言曰。跳舞時之戲言。豈可視爲正當之理論乎。余思戴能之意。僅謂善與惡皆天之所賦。而無分彼此。罪孽者。惡之積。德行者。善之積也。

當是時。地爲日光所炙。久羈於此。非以攝生。且時已向晚。欲繞道以赴白利徒家。當急行以趨之。於是塔司魯繼言曰。獨裁之判語。皆不足信。蓋真理至爲複雜。必有無窮之事實。相比例。相考證。然後真理乃見。凡一切事。其真理固安在乎。塔司魯語至此。忽少止。繼復言曰。夫人無乃厭余放論及此乎。香莉曰。否。否。蓋香莉悅塔司魯之言論。不沾沾於衣服宮室。而能及其遠者大者。故樂此不疲也。於是塔司魯重言曰。夫人試以一事論。即可見真理之難求。余憶幼時曾

讀物理書見其中有馬利亞脫定例（按馬利亞脫定例言容積與壓力有反比例也。物理學中此例甚重要。譯者註）謂之漸近定例。言以試驗證之。此定例可漸近而不可恰合也。夫漸近者可近不可接之謂也。定例者一定而不可移易之謂也。此兩字意義相背可合於一處以成一名詞乎。由是言之。凡最著名之原理。算學家引爲無上之榮幸。奉爲金科玉律者。皆可任意增損之。而不以爲忤矣。算學物理中最切要者。莫如公式。建立之艱難。等於開疆拓土。關係之重要。類於法令。條教。依公式以演算。宜無不合。然憑式馭算。不加變通。往往不能得真確之答數。此又何說也。

香莉聞之。懷疑之心。油然而起。昔日信仰科學。有若帝天。至是盡爲塔司魯之諷辭所毀矣。博士竭畢生之力。以求真理。凡事之不涉於虛無不繫乎理論者。皆以爲不屑。道日與謬誤支離之理論相戰相搏。偶獲一近似者。則欣然大樂。

以爲天下之眞理。在是矣。此非五石之瓠。大而無用者乎。終日埋頭於此。腦力竭而精神枯。身心鬱而氣力衰。性情因以暴戾。舉動因以恍惚。凡此絕人類之生機。而增家庭之苦趣者。何莫非力求眞理。而然乎。香莉聞塔司魯言。不覺爽然若失矣。

塔司魯語時。香莉環顧左右。見遊客紛紜。方爲擊球之戲。觀者如堵。說稗者方逞其齊諧。志怪之談。描摹離合悲歡之狀。聽者解頤。堂宇深邃。陳設雅麗。士女聯袂而至者。笑語謳歌。皆欣然有自得之色。庭前芳草芊綿。一碧無垠。雜花叢放。日光映之。妍若錦繡。風景明秀。雖春日無以過之。香莉此時無所謂公式原理等名詞。以擾其心神。氣體舒泰。胸襟開拓。家庭之悒鬱。暫釋。蓋人生之樂趣。香莉至是時。而始領略其一二也。於是自思曰。此憧憧往來者。以娛樂爲宗旨。其然乎。彼竭力以求眞理者。困心勞慮。而所獲之理。仍若明若昧。其不然乎。

塔司魯又曰然。余於近世博學家哀之而又敬之。敬之愈甚。哀之亦彌篤也。天地間美麗之物。非公式所能建者。彼所不好也。卓越之藝術。非方程序所能成者。彼所不明也。由彼觀之。文章者贅辭耳。圖書者塗抹之污點耳。雕琢者壁間之凹凸耳。惟音樂則稍重之。以爲是乃聲學之致於用者。是乃聲音之數學也。香莉自語曰。誠哉是言也。是時塔司魯察白利徒夫人之面。并聽其言論。心愉神悅。欣然大慰。以爲彼之籠絡。香莉將告厥成功矣。蓋頃所發之言論。旣嘲白利徒所學之無用。復自詡其邃於哲學。能評量各科學而衡較其得失。正以打入香莉之心坎中。顧塔司魯要言不煩。以爲頃所言者意義已足。再衍其說。卽爲不智。凡圭角太露者。人將疑其有意於離間。故塔司魯至是。卽捨此而他語曰。他日余將訪夫人於家。夫人其許我乎。香莉曰。余甚願君之惠臨。十二月朔卽星期六日。余將延見君矣。

語畢。兩人卽趨山澤童夫人與中尉。是時佛籃與中尉立於壁間之畫圖前。圖中。天。光。之。蔚。藍。與。海。水。之。碧。綠。設。色。過。妍。麗。水。天。相。接。處。界。畫。太。明。顯。轉。失。迷。離。縹。緲。之。致。然。佛。籃。與。中。尉。對。之。若。無。所。覩。畫。理。優。劣。亦。不。加。評。論。惟。聞。中。尉。低。聲。語。曰。余。頃。自。大。學。街。之。班。爾。米。旅。館。中。來。明。日。二。點。鐘。余。候。汝。於。是。於。是。四。人。循。扶。梯。以。下。以。達。樓。底。白。利。徒。夫。人。問。塔。司。魯。曰。君。之。班。次。與。余。表。兄。郭。裨。馬。野。萊。蒙。同。乎。塔。司。魯。蹙。其。雙。眉。黃。色。瞳。子。旋。轉。不。已。呈。驚。疑。狀。注。視。香。莉。愀。然。不。樂。若。以。雙。目。寫。其。祕。密。之。意。念。者。曰。余。與。夫。人。之。表。兄。班。次。實。同。語。至。此。忽。又。問。曰。夫。人。奚。爲。問。及。此。乎。香。莉。曰。昔。日。古。維。野。家。之。夜。會。君。與。萊。蒙。似。未。曾。相。識。者。雖。余。表。兄。性。情。傲。慢。時。不。與。人。相。周。旋。然。終。不。能。使。人。無。疑。也。塔。司。魯。此。時。若。有。無。窮。之。感。慨。發。於。心。胸。喟。息。而。言。曰。科。學。世。家。之。學。生。恆。自。視。過。高。彼。自。詡。其。門。閥。往。往。不。屑。與。祖。宗。無。所。發。明。之。學。生。如。余。者。爲。伍。也。夫。

人之表。兄郭裨馬野萊蒙兩世科學門第甚高。不屑與余談論。亦固其所。塔司魯君以此解釋。同學與彼交誼。淡漠之故。其辭至爲敏妙。香莉始聞之。爲之首肯。然徐玩其語氣。則牢騷之意。溢於言表。郭裨馬野萊蒙之不屑與彼爲伍。諒別有故。必不徒以科學門第之不相匹也。香莉天資靈敏。寧不知之。特以婦人之性。恆左強而右弱。矜卑遜而惡傲慢。抑制人者而揚制於人者。故仍信塔司魯之言。以郭裨馬野萊蒙爲背於理也。

當此秋季。餘晷甚短。夕陽影彩。幻爲天半朱霞。不久卽沉於地平線下。堂宇昏黑。惟見雕像之影。與窗外綠樹之影。相混合而已。山澤童夫人曰。吾儕當興盡歸矣。於是衆人揚其手於帽側。鞠躬而別。曰。明日再晤。

香莉步行歸家。過橋時。見山嫩河兩岸。汽燈森列。朗若列星。影落波濤。搖曳明。沒如千萬金鋼石。蕩漾於水中焉。香莉獨行。無聊不覺。追思此日之暢遊。彼之。

同。件。嫉。媚。可。愛。議。論。風。發。莊。諧。疊。陳。卽。此。可。見。其。靈。明。之。特。異。而。又。能。推。測。女。郎。之。心。理。以。達。難。言。之。隱。微。此。又。非。他。人。所。能。及。矣。

第三章

白利徒夫人午餐後。急治裝束。往訪沙飛姨母。沙飛者。算學同志。跳舞會中。經理慈善事業之主任人也。白利徒有一同學。身歿而妻女無以爲贍。故囑其妻往訪沙飛。欲會中捐資以賑之也。

白利徒之同學名愛巴渡。若瑟。自大學畢業後。卽置身工界。以其蓄積締結婚姻。然位置不優。而家累日增。迫之遠遊。遂適印度支那。効力於其地之電氣公司。薪水頗豐。乃命途多蹇。居此未久。卽染疫而亡。今其妻女仍返巴黎。白利徒念同學之情。爲之請於藝術學校之同學會。周其困乏。復欲郭裨。馬野夫人加以矜卹。蓋夫人於每次跳舞時。可引寡婦見於衆人。以求施捨也。

香莉迅步急行。過李克幢部街。是時晨光熹微。去夜未久。道路凝凍。土堅而燥。一縷日光透天際。微雲而出。映於石像之薄霜上。顆粒晶明。若金鋼鑽光閃。五色彷彿。無數長虹。縈於石質道旁園林。靜寂。惟見童子數人。冒風衝寒。兩頰微紅。立於河干。以觀風帆之出沒。道途寬廣。兩旁禿樹對立。間以木橙。其風景有若市設之公花園也。晨景清淒。街衢靜肅。蓋巴黎此時尙在暝睡中耳。香莉對此怡然自得。蓋既樂其風景之清靜。復念白利徒之待彼。今晨與昔日不同也。晨餐時。其夫與彼談愛巴渡家事。娓娓不已。絕不似平時之愁悶。又與彼戲數自今日起。至跳舞之夜。止愛巴渡夫人所繪之鼓面摺扇帽章屏風。共有若干。所得潤資。爲數幾何。以此糊口。可得幾日。其計算精核。絲毫不苟。不啻算學家之解微積問題焉。計算時。每舉一名詞。若鼓面屏風等。其夫必高其聲。有若小兒之戲言。狀至可哂。彼一思及不禁爲之莞爾。劇談時。興會淋漓。時與彼相爾。

汝且時呼彼之小名以爲笑樂。捨其課程而注意於愛巴渡之家事。殷勤周至。不遺餘力。愛巴渡有知將感之不已。卽香莉亦甚悅其夫捨其虛遠之算理而講求任卹之實事。中必悱惻頗欲爲故同學之孤寡盡力焉。

又有一事。香莉亦引爲至樂者。昨日在古維野家。晤塔司魯。雖盈庭賓客。而兩人隱於室隅。密語頗久。覺塔司魯年少英都雄健之概。有若武士而吐屬。又溫柔敦厚。令人心折。會晤之期。訂在冬間。塔司魯爲算學同志跳舞會之會員。又參預巴黎社會事。十二月間。卽可來訪焉。要之今日香莉之胸中樂事。孔多。屈指計之。怡然忘倦。行行重行行。不覺已入郭裨馬野夫人所居之街矣。

是爲吾夫人田街。街長而曲。無店肆。少行人。鮮居民。遠視惟見砌街之石板。上細草蒙茸而已。荒涼寂寞。初不知爲巴黎城中之街衢焉。郭裨馬野夫人所居之室。建築雄壯。其闊大之像嚴重之狀。望而知爲三十年前舊物。門窗梁棟無

一合於近時式者。香莉升石堦。拾級而登。不禁追念姨母之家庭。令人恐懼。蓋昔日香莉偶與其夫飯於姨母家。則數小時間之忸怩不安。較之體刑尤爲酷虐。席間辭嚴而禮縟。尊蓋之屬有稍不潔者。必屏之。烹調之物有稍不合法者。必斥之。周旋之間有稍不中禮者。必糾之。不食晚間之沽肉。不飲酒。不吸煙。以其不合於衛生學也。不作骨牌戲。以其違於禮也。自初迄終。所討論者皆迂遠不切事理之談。香莉聞之莫贊一辭。且香莉并不能發一問。蓋設一問題於科學家之前。非香莉所能也。設一啓口而科學名詞用之不當。反顯其陋。適以招科學家之冷嘲耳。是以香莉終席不發一言。惟強睜其目。以冀不入睡鄉。并屈指計時表之分秒。以盼時刻之早。至香莉偶子身至其家。則郭裨馬野夫人必殷殷訓誨。香莉不得不整襟聽之。蓋夫人者女學士而又女教士也。故恆以宗教之理訓其甥媳。

香莉進見沙飛微笑以接之語言間深以其甥之妄誕爲然至白利徒新發明之布置器具法沙飛大加讚美以爲是乃深合於造化之功。用并爲香莉證明地面磁氣之關係見白利徒之所爲實有至理存焉。乃告香莉曰吾親愛之甥媳乎吾儕婦人以贊助良人爲天職彼有所爲當贊成之彼有所欲當應允之彼有所樂當附和之吾甥易怒是其病徵汝不可拂其意也。郭裨馬野夫人視姊之子若己子故以慈母自居彼於白利徒有無窮之隱憂蘊於胸中特不欲香莉知之耳。

白利徒之性情頗似其外祖馬野馬野力學故卒死非命沙飛時時念及之白利徒之祖名郭裨方生曾於動重學中創一著名定理是人作事有條理求學有節度故雖以算學名而能以壽命終也白利徒之父名馬野比愛邃於物理學及幾何學爲算術物理學之代表爲定理之忠臣以求學太甚故腦力竭而

神志昏舉止怪誕胸襟悒鬱卒以愁悶死當是時物理大家萊儂長於試驗凡一切定例世俗奉爲金科玉律者無不以試驗證之定例之失其効力者頗多白利徒外祖馬野之性情頗固執而其討論問題也恆好以語言侵人故仇敵頗衆彼於熱學中曾創一定例以斷定質之伸張學者翕然宗之自萊儂起科學家皆以試驗相高馬野之仇人羣起而攻以爲以試驗證之此定例未爲確當馬野設法抗禦筆戰頗劇然卒大敗馬野引爲大辱博學之名因以消失科學之眞確定理之創獲至是皆成泡影爾時馬野之懊喪可知矣嗣後馬野遂成性情暴戾之人怒輒撻其妻子厭惡一切人有所問輒置不答一日聞其呼曰深淵深淵遂啓窗墮樓而死

郭裨馬野夫人面容頗嚴毅然性情實溫柔而和易時以其父之慘斃爲鑑深憂其子女似其外祖且以慮其子女之心移於其甥焉雖郭裨馬野夫人時時

自慰以爲種性傳遺之說或不足據而博學家之癡狂乃偶然事然見白利徒之舉止態度確肖其父馬野比愛則又怒然以憂恐種性實已傳遺於彼而其外祖所以致死之問題又不覺往來於心胸矣又有一事沙飛引爲大戚者白利徒自入藝術大學後卽捨圓錐割線而從事高等物理學艱深複雜猝不可解而白利徒習之不已腦力竭而生機促此郭裨馬野夫人所引爲深憂者也沙飛不欲香莉知此底蘊以增其憂故談論間偶及白利徒必婉轉其詞今聞其甥媳歎息以道其夫無謂之發明不覺稍慰曰敬謝上帝彼作無謂之事是彼固健也香莉不知馬野之慘斃不悉郭裨馬野夫人之隱憂夫人之訓言彼已習聞之了不措意惟覺可厭耳

是時香莉行經沙飛之外房房中無所有惟見一長形木箱及銅頂之衣架耳旋入總稽查員之辦事室室寬大而嚴整似郭裨馬野之爲人室內陳式之器

具皆帝國時式。塗以黃金。衣以文繡。壁間之屏障。窗上之軟簾。皆以錦爲之。而滿繡以黃色之冕。室中書籍縱橫。雜疊架上。箱中既充。既盈。桌上復堆積似邱陵。而軟榻椅子中亦隆起如三角塔。卽火爐之煙突。上亦以書冊踞之。了無餘地。室之一隅。立一白石柱。柱上置一紫銅像。卽郭裨君之遺像。室之他隅。植一同式之銅像。卽馬野君之遺像。此沙飛家之兩大偉人也。

沙飛旁書桌而坐。此桌之大。幾全踞辦事室之中央。沙飛年方五十。氣象嚴毅。舉止莊重。髮色微灰。冠一舊式冠衣。一玄色綢衫。飾以貴重之鈕扣。望而知爲貴婦人也。坐定。卽柔聲以問曰。親愛之香莉。何處好風。吹汝至此。香莉卽以來意告之。并詳述愛巴渡夫人之近狀。沙飛靜坐聽之。繼於書桌之抽屜中。取一記事簿。書愛巴渡夫人之名氏地址。并於其下註一符號。蓋作符號以明其等級者。此經理人之職也。書畢。告香莉曰。汝告比愛保護愛巴渡夫人之責。余可

任之。囑彼不必憂慮也。香莉曰：親愛之姨母。吾姨母之交游素廣。能告吾都士蘭夫人之近况乎。其夫近於七月間任命爲巴黎之工程師也。都士蘭夫婦曾來余家。余與比愛適他出。故未晤。今秋都士蘭夫人又來訪。而余又與比愛赴宴。仍未晤。惟此次留刺於家。今日擬乘便訪之。不知其人之家世事業。而往拜之。此最無興味之事也。

沙飛曰：汝少安毋躁。欲知都士蘭夫人之家世。行實。余將求之。余之柏茄甫中……汝必不知此字之意義。此爲余老友米歇龍將軍夫人所創。米歇龍與郭禪馬野君爲同班之學友。當余夫婦居罷渡時。彼方爲是地之炮隊營長。余曾造其室。見賓客恆滿座。較之旅長師長之門庭尤爲衆多。此何故耶。蓋營長之夫人雅有俊才。長於清談。凡賓客之來見者。必有一二雋永之語相酬答。此一二語必忖其人之家世品性。恰如其分量而發。非泛設者。是以來賓聞之無不。

欣悅而退。然營長夫人固操何術而能悉每人之家世品性耶。則以柏茄甫故也。柏茄甫者一小冊備錄來賓之名氏住址及接見之日期而於每人名氏下畫祕密符號以誌是人之履歷如名氏下作一圈所以誌是人尙無子女作數點所以誌是人子女之數藍色之點所以誌男子也紅色之點所以誌女子也點作長形所以表子女已屆析產之年齡也……香莉聞之不覺失笑。沙飛曰是誠可笑。然以是之故營長夫人不傷他人之感情而大爲衆人所悅。余頃所舉者僅其大略耳。彼所定符號至爲繁賾固不止是也。以是符號來賓之行實悉網羅於胸中。晉接之間語言無不入人肺腑。如與未婚者言則必及其老母之操理家政與爲人父者言則必談其子肄業於聖西大學之狀況與醫官言則必暢論彼居亞爾才利時之風景。由是營長之夫人遂成一至可親愛之人而營長之室遂化爲趣味濃深之所矣。香莉曰誠然。然非有警察長之才必不

能成此柏。茄。甫。沙飛曰。否。此事。人人能爲之。惟當行之。以漸持之。以恆耳。汝欲爲之。則竟爲之。不必俟比。愛受任爲總稽查員而始行也。今吾將爲汝求都士蘭家之行實。自都士蘭受任爲巴黎之技師後。余卽訪聞其家世。而詳錄之。沙飛語畢。卽啓抽屜。取一小冊。翻閱良久。乃整目鏡而朗誦曰。都士蘭夫人者。拔服亞夫人之姊也。沙飛至是。視香莉之面。而加以註釋曰。是爲著弗利茄。幾何學之女。繼又誦曰。拔服亞昂篤耐者。一總稽查員之子也。拔服亞夫人爲末徐利愛家之一人。沙飛誦至是。聲忽斷。又視香莉之面色而言曰。親愛之甥媳。以末徐利愛之聲名赫耀。必有爲汝言其歷史者。此卽理想力學中之末徐利愛也。末徐利愛有三子……

沙飛至是。語若潮湧。盡舉末徐利愛家之世系姻戚。以告香莉曰。理想力學之末徐利愛家。實導源於物體解剖學之蒲特落家。而蒲特落家。又與博士院之

茄利蒙達家爲姻戚而星象學之資格落家又茄利蒙達家所流衍也繁賾紛紜香莉聞之莫贊一詞蓋科學貴族之世系其複雜不亞於皇室貴族彼亦有名號幾同於勳爵此名號皆由歷代口授而得殊難記憶郭裨馬野夫人則強識之以爲此類名號皆表示著作家一生之毅力忍耐力由堅苦卓絕而得者蓋創一定例建一原理立一方程非竭畢生之力勞苦其心困疲其體以赴真理不能獲也卽創一新法術何莫非以高尚之志勇往之氣得之乎如寶龍之試驗綠氣首次喪其一指二次喪其一目并其生命此其例也彼帝國之將帥以戰勝而獲勳爵何爲博士不能以勞悴而得名號乎敵人之彈其險尤不若勞心過度之甚而死於戰場之慘酷究不若博士死於悒鬱之厲也思慮傷人有同白刃較之大炮之火鎗尖之刺尤爲可怖科學家往往以考求真理故不惜以身嘗試或自賊其身或自入險途彼知一次或可幸免二次必不能逃然

其志不衰力進不已以期真理之或有一得傷痕癥跡人引爲戚彼引爲樂以爲是不勇於求學之憑證也科學界之聖人往往不得其死事之可哀而宜尊崇者孰有甚於此乎其得名號也不亦宜乎

然悉科學家之苦心孤詣者鮮矣高深不可幾及之著作家既不能如戰勝軍士之冠羽弁以遊行於市則自世俗觀之亦贅疣耳或以爲奇異而嘲之卽以香莉論彼聞沙飛離奇之論已難索解况此博士之名氏詰屈聱牙其能強誌於腦際乎自彼觀之此數君子者皆面目可憎語言無味之子其性情與其夫相同者也

沙飛誦畢都士蘭家之家世卽顧謂香莉曰汝觀都士蘭之親戚皆清門望族爲人者曷可不注意於科學以自高其位置乎是時鈴聲大振沙飛之訓言遂止香莉如獲大赦而沙台夫人來矣沙台夫人身肥而矮氣血充盈呼吸時若

急迫。全身肌肉爲胸衣所擠橫溢。旁出頰成三疊面形。亦倍增焉。行時全身向後。現重滯之象。每一舉步。頭上之羽冠必震動。鳥羽高舉而叢厚儼若運送靈輻之馬焉。沙台夫人入室。卽發言曰。親愛之夫人。余欲造訪者已兩日矣。不幸事冗無片刻之暇。以償此願。頗以爲憾。以實際言。此兩日間。余蓋不能自主也。夫人試思之。昨日余將出門。忽有友人來告。余曰。汝宜往嵐甲朗台家。嵐甲朗台君之上科學院萬言書。近已脫稿。此雄文也。汝不可不往賀之。余遂至嵐甲朗台家。至則又悉拔服亞昂篤耐家之不幸事。蓋拔服亞君近忽喪其一子也。余又思此家庭大故。余不可不往唁之。以表余之哀忱。於是余卽啓行。以達寶特落街。街在城之他端。路途頗遙遠也。

郭裨馬野夫人是時頗欲以一二語相酬答。然沙台夫人之語連翩不已。無術以間斷之。於是作一暗號。以示香莉。若告以拔服亞夫人卽都士蘭夫人之姊。

香莉宜往一吊者。然香莉無需此暗號也。彼已爲母。凡感情之屬於母者。彼無不鏤之於心。彼雖不識拔服亞夫人。亦不識其子。然喪子之戚。彼已印於腦際。而以往吊爲義所當爲之事矣。是時沙台夫人仍繼續以言曰。方至拔服亞。昂篤耐家。又聞柏來戴維君受任爲總稽查員。汝思如此榮幸。其可不往賀乎。於是余急別拔服亞君而急往柏來戴維君家。及至其家。而又有他消息發見矣。則勗維能君方自請考試補入博士院也。郭裨馬野夫人至是乃得以一語間之曰。余思尙有板龍君學問優長。爲勗維能君之敵。博士院中位置。勗維能恐不能操券得也。是時沙台夫人若有電力震其全身。自座躍起。雙眉上豎。目光炯烈。厲聲答曰。親愛之夫人。今博士院所欲補者。爲陸麗儂君之缺。此固研究光學者也。夫物理家死。則以物理家繼之。而不以算學家繼之。此非相沿之習慣乎。然則雖板龍君名振全歐。不可不稍待。以讓勗維能君矣。

郭裨馬野夫人見客之怒。乃改容以謝之。於是沙台夫人自革囊中抽一小紙而言曰。余尙未以來訪之宗旨。告夫人。余之來此。蓋爲算學同志跳舞會事也。會中有一計畫。囑余走告夫人。欲夫人爲之施行……沙台夫人正欲有言。鈴聲忽大振。僕婦立於辦事室之門口而啓曰。茄特利夫人與其妹爲跳舞入場。券求見女主。願見之乎。郭裨馬野夫人卽起立言曰。汝可導之入內。又顧謂沙台夫人曰。汝許吾見客乎。曰何爲不許。沙台夫人語畢。復折疊其紙而藏之。兩少婦候於客廳。僅數分鐘。然彼等不耐久候。已不啻一世紀矣。兩人各有所思。默默無語。一則凝視室中之玻璃飾物。一則鑑賞火爐煙突上懸鏡。旁側陳列之畫圖。兩人目雖注視。而神則不屬也。茄特利夫人面色微黑。身材瘦削。衣服麗都。彼之裝束。輕窄。淡素。爲巴黎式之尤雅麗者。彼自念曰。吾儕竟登此堂矣。吾儕與橋梁溝塹派相往來矣。吾儕入此禮節繁多。語言特異之社會中矣。

噫。余之來此。豈易事哉。余訪古維野夫人。不下數十次。欲納交於橋梁家之諸夫人也。談論殊乏興味。而所語之事物。皆余所不知。然余佯若深嗜此學者。殷勤以聽之。跳舞已畢。余捨骨牌戲。而周旋於郭裨馬野之旁。竭力以事之。多方以媚之。余今日乃得借機緣以入其門。今日來此之宗旨不可忘。并當於夫人之前。表示吾儕品性之高貴也。茄特利夫人今日實爲其胞妹婚姻而來。蓋其父倍爾柔君。欲得一橋梁工程師爲次壻。長女之壻。爲同業中人。家資豐厚。性情溫柔。堪稱幸福。然得隴望蜀。志願頗奢。欲次女之婚姻。較長女爲尤美滿。故茄特利夫人一聞郭裨馬野夫婦。曾與古維野夫婦言。欲爲其幼子娶一實業家之女爲婦。卽爲其妹留意。并私幸郭裨馬野家之婚姻。恆由沙飛主持。得沙飛之同意。事卽諧矣。故極力以親媚之。然以門第論。倍爾柔不如郭裨馬野遠甚。婚事之談判。當由倍爾柔家發軔也。茄特利夫人固已解決一切。以求達其。

目的矣。

柔麗愛脫較其姊身材尤短。面形尤削。舉止尤靈。動兩頰作玫瑰紅色之鮮妍。雖八月之桃無以過之。目頗大而爲睫毛所蔽。處女溫柔之態羞縮之狀有若意大利之老學究焉。柔麗愛脫尙未以身許人。故其出行也恆以姊爲伴。彼深以其姊爲彼作伐爲無益事。蓋郭裨馬野萊蒙者非彼之意。中人也。彼曾與萊蒙舞。對於婚事亦曾宣其意見矣。彼必不允以身許萊蒙。而其姊又欲強之。豈非大謬乎。柔麗愛脫之意以爲婚姻惟愛情足以主宰之。門第之相當利害之相關皆無足重輕也。惟此意蘊而不露。表面仍若以其姊之所爲爲然者。蓋柔麗愛脫欲緩其時日以懈之。不欲顯露圭角以却之也。

有頃傭婦登堂延客。兩人思慮因以中斷。遂相將入辦事室。郭裨馬野萊夫人急起迎之。偃僕其身。舒其兩手。笑容可掬。和悅之狀溢於眉際。柔聲以言曰。吾儕

所爲雖無當大雅。然於游戲之中。仍寓學問之意。不可謂無益之舉。夫人等不鄙夷之。而臨辱之。實吾儕之光也。郭裨馬野夫人不俟兩人之答。卽爲衆賓互通名姓曰。此茄特利夫人……此倍爾柔女士……此余之甥婦白利徒夫人。此沙台夫人。語至此。加以註釋曰。此卽沙台方。程茄特利夫人先與香莉鞠躬爲禮。繼於沙台方。程前。偃僕其身。若覩科學之榮光。震魂蕩魄。莫能自主者。於是郭裨馬野夫人又言曰。余所有會中之入場券。今已罄矣。頃者余已通一電話於會長。囑其卽刻送來。余願夫人等留此小坐。以俟其至。古維野夫人曾爲余言。夫人及倍爾柔女士之美。果不虛也。茄特利夫人忸怩以謝之。是時香莉端視兩少婦。見其輕盈冶麗。不覺傾心向之。蓋此兩人旣非定則。又非原理。與之往來。必可遺圓錐割線。而談裝飾矣。香莉固甚感此兩人之來此也。

郭裨馬野夫人又言曰。頃者沙台夫人適論跳舞事。夫人等如願聞之。余將請

沙台夫人畢其說。此亦饒有興味之清談也。沙台夫人雅不欲於俗客之前。討論重要問題。然又不能違主人之命。置之不答。不得已。探手入囊。求其寶貴之紙焉。於是。以手展紙。指謂沙飛曰。親愛之夫人。此吾儕之計畫也。吾儕之意。擬分跳舞爲兩組。一組以辣碑刺脫領之……郭裨馬野夫人。願謂茄特利夫人曰。此卽撰弧縱橫線論者。茄特利夫人領之。若深鏤斯人之名於腦際者。沙台夫人繼言曰。而以萬爾選女士輔之。郭裨馬野夫人曰。此卽萬爾選慧星也。茄特利微笑以聽之。此數人之名氏。皆若爲彼所素識者。沙台夫人又曰。至第二組。則會中全體一致。欲夫人之公子萊蒙領之。語畢。對室中郭裨之像。微俯其首。以致敬意。又向左致敬於馬野之像。而言曰。吾儕之跳舞。當借重於此室之兩大偉人矣。

然是時沙台夫人頗怪郭裨馬野夫人之狀態。蓋彼聞沙台夫人之諛辭。若有

不。豫。之。色。宣。言。此。事。當。與。其。子。酌。議。而。後。定。彼。不。能。獨。裁。也。於。是。沙。台。夫。人。又。憇。懇。之。以。爲。郭。裨。馬。野。氏。長。子。三。人。皆。爲。算。學。同。志。跳。舞。會。之。領。袖。而。今。日。幼。子。又。爲。一。組。之。魁。豈。非。幸。事。且。會。中。擇。定。與。萊。蒙。對。舞。之。人。爲。茄。特。利。蒙。達。女。士。其。才。學。固。與。萊。蒙。相。當。者。也。郭。裨。馬。野。夫。人。爲。沙。台。夫。人。言。論。所。迫。不。得。不。以。實。情。告。之。於。是。揚。其。手。於。空。際。若。不。勝。其。頹。喪。者。歎。息。而。言。曰。親。愛。之。夫。人。余。甚。憾。萊。蒙。余。憶。彼。已。約。與。人。跳。舞。矣。語。時。時。以。眼。色。偷。視。柔。麗。愛。脫。柔。麗。愛。脫。羞。不。可。仰。兩。頰。飛。紅。白。利。徒。夫。人。與。沙。台。夫。人。觀。此。眼。色。見。此。羞。態。皆。默。喻。其。意。沙。台。夫。人。則。覺。已。言。太。利。以。致。發。人。隱。私。心。殊。怏。怏。也。適。僕。婦。持。入。場。券。以。進。沙。台。夫。人。乘。此。起。立。告。別。茄。特。利。夫。人。及。其。妹。亦。如。之。然。郭。裨。馬。野。夫。人。則。微。笑。以。留。此。兩。人。請。其。少。坐。俟。沙。台。夫。人。之。羽。冠。自。門。際。以。出。郭。裨。馬。野。夫。人。乃。旁。柔。麗。愛。脫。而。坐。是。時。白。利。徒。夫。人。則。與。茄。特。利。夫。人。並。肩。坐。狀。頗。親。密。

然茄特利夫人無意聽香莉語惟屬目於郭裨馬野夫人之舉止并洗耳聽彼與其妹之談論也及見兩人之親密狀乃知婚姻之計畫已漸有端倪不禁自慶其外交之得手且幸其父得如願以償也郭裨馬野夫人啟曰昔日吾兒極欲與女士舞奈機緣不湊不能如志此次跳舞彼必欲與女士一試矣今日女士之來適吾兒不在不能促膝一談殊抱憾也……

然柔麗愛脫俯首視其履飾默默不作一語陰示反對之狀以爲此非意中人萬不可牽率以就也茄特利夫人以眼梢察之覩此情狀不覺大戚此倔強女子肯作一親愛語以媚郭裨馬野夫人乎煞費苦心以成此婚姻之初步者其將毀於一旦乎旁皇瞻顧茄特利夫人幾不能自持其手指則妄動於袖中答白利徒夫人之語僅以一二字是時郭裨馬野夫人既譽其子復稱其夫討論石灰之新著作將刊行於雜誌中茄特利夫人聞之捨白利徒夫人而顧謂

郭裨馬野夫人曰。願聞雜誌之名。吾儕將購預約券也。郭裨馬野夫人曰。此卽橋梁溝塹雜誌也。語畢起立趨近書架。取一藍色封面之書。與茄特利夫人曰。吾夫曾撰一建築術之鐵物生鏽論。亦載於此冊中。此論甚有益於倍爾柔君也。……茄特利夫人曰。然不特吾父卽吾儕亦宜瀏覽之以廣見聞。

然茄特利夫人覺晤談太久。且恐坐久失儀。乃起立告辭而退。并請郭裨馬野夫人早蒞跳舞會焉。香莉靚柔麗愛脫隨其姊。款步出門。體態輕盈。舉止閑雅。不禁若有所感。以爲以斯人之雅麗。年少而英多。好娛樂而饒興趣。而嫁一性情暴戾之子。以靈明爲公式。貯蓄之筭。以腦力爲運算機。不識愛情。不明美麗。辜負斯人之一生。不重可惜。耶斯人未來之身世。不幾與彼同其惆悵同斯悲喟耶。興念及此。不覺愴然有感。而歎曰。可憐哉此女郎也。

第四章

郭稗馬野夫人三長子。皆旅於外省。皆已娶婦。皆有位置。萊蒙其少子也。年二十四。而以第一名畢業於橋溝大學。故留巴黎充橋梁工程總局之書記。官萊蒙身短小而髮微黑。形瘦削而面灰白。頭削若鳥。陷於狹窄之雙肩中。眼色迷蒙。恆作睡狀。舉動活潑。時捻其鬚端。鬚甚稀。不能蔽其唇。彼腦中所貯者。皆紛紜複雜。高深不可幾及之理想。絕不與社會相貫通。所爲者皆離世絕俗之事。一人獨喻而非他人所能共喻。彼深居一室。絕不與社會相往還。怯懦耶。自高其位置。不屑與人爲伍耶。此固無以知之。要之疏懶性成。不欲以社會之交際。耗其沉思渺慮之功。則斷然也。彼有兩性。習科學時爲謙抑性。處人倫日用事。爲高傲性。當其研究有得。侈然自豪。雖帝王之尊。無以傲之。而於人世之繁瑣細碎事。不復爲之措意。蓋其氣度之宏遠。志意之開拓。誠不愧爲博學士也。性情冷淡。而固執頗似其祖。郭稗君至其外祖馬野君。懷疑性則彼之所無。彼有。

所見必堅持而固執。不肯虛心以受他人之攻錯。職是之故。凡討論真理。苟彼理屈詞窮。無以自辯。則逃席焉而已。篤於自信。有如是者。

萊蒙嗜科學。若其生命。故尙有習慣數端。至堪發噱。彼居地獄街。當日落時。光浪射李克幢部宮之窗。一片紅光。有若焚林。萊蒙必對景生情。追思末婁思不置。末婁思者。發目光線之折射。反射理者也。彼以博學士充營中之練習。卒欲以身作則。樹苦學之範模。故拋離宗邦。遠適埃及。於營帳中研究光線原理。卒以勞苦太甚。染疫而亡。當時國人亦淡漠置之。其卒也未嘗致其崇敬之意。萊蒙對此斜陽感斯人之偉蹟。悼遭遇之不振。憑闌眺望。不能不感慨係之。每夜間三點鐘與四點鐘間。萊蒙必興於牀。以首觸窗。自霧籠罩之玻璃中。窺察天象。見中天諸星之易位。大熊小熊之轉側。宿星之上升。亞利紅名星形若巨大之獵人。後隨以犬星。西利魚名星思則犬之目焉。至黎明。星光漸稀。紅日愈升。星

色愈淡。萊蒙又注目以察兩者之消長焉。萊蒙曾與兩學友習天文。其一爲萬爾選第三。卽彗星之孫。其一爲辣碑刺脫第二。卽天重學之子。故萊蒙略有餘閒。仍習之焉。萊蒙當時所居之觀象臺。爲郭班尼克 Copernic 及蓋柏來 Kepler 後人所建。其嶺有一巨大之雕刻物。爲雕琢大家甲巴 Carpeau 所鑿。萊蒙過此必止步。仰觀遺構。追念昔日朋好聚處之樂。徘徊瞻顧。若不勝其低徊之情者。

一日。萊蒙越李克幢部園之鐵柵。入阿塞司街。忽聞有人呼之。曰。郭裨馬野君。萊蒙回顧。見一少年。容貌魁碩。而舉止磊落。提一革囊。近身察之。不禁大呼。曰。是乃勃臘台君也。兩人自幼同學於司戴尼司學校。而勃臘台君之父。卽爲是校之算學教員。其父歿後。保祿無力入專科。不得不棄其學。以謀他事。自是之後。遂與萊蒙未謀一面。萊蒙急問曰。汝現作何事。保祿曰。余在一廠。主家語時。

蹙額若不勝其愁苦者。有頃乃復言曰。此固非余之所好。然家貧無恆產。不得不謀斗升以餬口。并贍余妹也。萊蒙曰。然汝妹非卽昔日余恆見之小才脫耶。服短裳。頸間之毛巾下垂。至膝狀。至嬌麗。余時見渠伴汝以入校也。今必苗條若成人矣。於是保祿盛譽其妹。述其品性之美。天資之高。求學之勇。以爲彼與妹恆終日論學。仍未窮其胸中所蘊。足徵其學之浩博也。保祿且行且語。忘其方向。伴萊蒙入阿塞司街。述其妹容貌之美。麗。辦事之聰明。娓娓不倦。才脫於各科學。皆有神悟。而家貧無以肄業。乃以一弱女子經營籌措。卒入散佛爾大學。是時倍爾柔女士卽保祿所居廠主之女。亦肄業是校。於是才脫遂與之訂交焉。兩人相得甚歡。保祿遂由倍爾柔女士介紹入其父之廠。保祿甚德其妹。故譽之不置。卽以上所述之歷史。告之萊蒙焉。

萊蒙與其學友貌合而神離。彼於保祿所述之事實。初亦不甚厝意。及聞兩女

耶之交誼胸中忽動默忖余可利用此誠實之保祿以探聽倍爾柔女士之消息矣於是乃作親密狀挽臂同行欣然暢談若樂聞保祿之語而不倦者兩人遂入吾夫人田街勃臘台君忽悟所行之誤曰余將去汝顧萊蒙堅握不釋曰請君往余家小坐今日無意中晤吾良友余心之樂不可言喻與君久不見心中所欲談者不知幾許豈立談所能罄耶……余與君別忽已七載兩載專科兩載練習三載從事於橋梁工程也勃臘台曰君言不謬七載前之狀況由今思之仍若前日事也

萊蒙與父母同居房中布置甚簡室隅一小銅牀式樣不同之椅子數事一書架一方桌室內陳列之器具如是而已從衛生家言室內不設帷幙所懸者惟赭色葛布之兩窗簾耳至室中點綴品則僅有一塑像爲郭裨馬野夫人自童米尼蓋購來者室內書籍充盈與其父之辦事室無異各科學家之專集藝術

講義、橋梁、講義、平三角、術之教科書、皆堆置架上。至郭裨所撰之動力學及馬野所著之物理大全、則另置於桌上。一游歷所用之小鐘、一製作精巧之壓氣表、以雕琢像爲座、其兩旁懸兩木架、架內置兩大偉人之遺像焉。凡此數物、皆火爐上之陳設品也。至火爐懸鏡之兩旁、一則陳列跳舞之器具、一則滿堆攝影片、皆萊蒙三閱月間考驗橋梁所得者。此皆各省各地所建橋梁之影片也。兩人坐定、萊蒙乃答曰、然數年間、余與君已達成人之年、嗣後皆將爲家督、操理家政、求如昔日童年之遊戲、已渺不可得矣。保祿笑曰、家督乎、汝尙不能語此、汝之學固優於吾儕、而年則幼於吾儕也。萊蒙曰、優劣云者、亦比較之詞耳。昔日余似略勝人一籌、今則不如人矣。試觀余之學友輩、未成婚者、幾無其人。畢業而卽婚者、兩人、從軍期滿而婚者、三人、練習橋梁工程一年而婚者、六人。此幾如級數之增進不已。余安可不步其後塵乎……保祿曰、君所欲偶者、爲

何如人。君試以語我。萊蒙仍如向日之習慣。揚其手。以大拇指與食指捲其鬚。而摹其母堅決之詞。以答曰。吾友一橋梁工程師。約值五十萬佛朗。而以郭裨馬野門第之清高。又必定一係數。以乘之。此係數至小。爲二。保祿曰。然則百萬乎。曰。然。此數不能減分毫矣。有頃。又言曰。苟家世與吾家相類。此數尙可酌減。然余萬不願少取分毫而配一……勃臘台續成之曰。而配一門第卑微之女。保祿此語爲萊蒙心中所欲言。故萊蒙聞之。不復致辯。

兩少年默然不語者良久。蓋彼各有所思也。萊蒙意念中。以爲女子之與彼相宜者。惟倍爾柔女士耳。欲於廠主女公子外。更求一人。則實難。其選。茄利蒙達女士耶。狀貌木訥。絕少輕靈之態。容顏枯瘠。無少年豐豔之象。陸馬野女士耶。性情乖張。而年齡又長。西木乃氏之諸姊妹耶。軀幹太長。精神太弱。知識太淺。陋至倍爾柔女士。則道德知識體魄三者皆無遺議。且性情高貴。足徵其家世。

之清華焉。萊蒙繼又思其父母以家世相同好尚相合習慣相類之故而締婚姻故母雖不能分父著作之勞而於父之所爲無不贊助之父偶舉科學一二事以告母必能領略其意旨而於諸子之教育母無不代父之勞盡心力而爲之以吾母之賢豈可娶一不識不知之女子如余表嫂白利徒夫人每談必欠伸一啓口卽謬誤者爲其婦乎凡此皆萊蒙之隱憂耿耿於心而不能忘者

至勃臘台保祿之意見則與萊蒙異以爲締結婚姻不當計奩資之豐嗇婚姻非算術不當以係數及相等式入之兩心相合乃成婚姻所貴乎有婦者同志協力共濟艱難共事生產耳故擇配當視性情及才幹何若不當總計及奩資之多寡與門第之高卑也蓋保祿所夢想者爲一樸素間靜之家庭築之者兩手基之者愛情與苦功點綴之者美婦之摒擋家事兒女之歡笑左右也保祿此時情思繚繞迷離恍惚中若見一人對己微笑貌豔而性利此非他卽保

祿之意。中人倍爾。柔。柔麗愛脫也。夫以彼之才貌。未來之希望。正無涯涘。其肯屬意於龔人子耶。而倍爾。柔以一廠之主。其肯擇一廠中之執事員爲婿耶。今日保祿因夢想家庭。而念及柔麗愛脫。以爲得斯人爲妻。始可以達吾之希望。亦適成保祿之幻想耳。

是時室門忽啓。聞佩劍摩擦聲。一軀幹高大者。衣礮隊士官服。自外至入室。卽呼曰。皮匠。諒汝安好乎。萊蒙不以客爲慢。卽起而答曰。礮工。汝安好乎。語畢。卽介紹兩客相見。指而言曰。此鮑希谷中尉。現已退伍者。曰。此勃臘台保祿。曾畢業於思塔尼思者。鮑希谷君。短鼻而巨目。形若捲毛之犬齒牙。時露恆作笑容。面目開朗。而誠實。與之初見者。無不歡若平生。鮑希谷君爲一退隱旅長之子。曾畢業於藝術大學。惟畢業之種類。爲辣段薄脫。猶言不能爲文官也。蓋當考試時。彼不能答物質解剖學及微積學之問題。不得不去文而就武。然彼不以

此爲恨。天性粗豪。固以武事爲樂也。萊蒙與鮑希谷。性情絕異。一則沉靜好思。慮一則粗暴喜活潑。然萊蒙覺其學友誠實。伉爽。天性亦殊不惡。故樂與之友。彼之交。鮑希谷與其母郭裨馬野夫人之交。米歇爾夫人有同情焉。

少尉坐定。卽張其兩股。而以足蹴其身後之佩劍。鏗然作聲。萊蒙卽詢以近日在萬阿賽葉營中。作何消遣。彼聞之作無聊狀。欠伸答曰。余所作之事。皆非汝之所好。……多邊形陣之操演。……馬上之射擊。……有一事爲余心之所最樂。而欲告汝者。余往來馳驟之所。道途因以平坦。不費工程。而得坦途。豈非幸事耶。……語時。笑聲大振。以身震撼其所坐之椅。揚其臂於空中。作操演時。指揮軍士狀。疾呼曰。向前行。……射擊。……繼復坐下。嘿然不語。有頃。乃復言曰。余頃所作之狀態。必爲汝所厭惡。……余雖武夫。今爲算同跳之員矣。萊蒙譯之曰。今爲算學同志跳舞會會員矣。乃顧謂勃臘台曰。汝觀同學中之入此會。

者蓋甚夥也。保祿曰：余亦擬往。蓋余妹之女友，每歲必於素所善之此會，女經理員處取入場券，恆以此券贈吾儕也。鮑希谷又言曰：會員中有礮隊官三人，橋梁工程師三人，皮郭一人，海工一人，萊蒙解之曰：海工者海軍工程隊官也，皮郭者海軍礮隊也。

勃臘台以來客語言俚俗，不耐久坐，遂起立告辭。萊蒙欲留之，以詢倍爾柔女士之近況，如頃所定之方針，然以鮑希谷在座，難以啓齒。因思勃臘台家居城內，訪之甚易，屆時接膝密談，尙未晚也。於是導之出門，而以親愛之狀語之曰：數日內，余將登門造訪。君住居何處？曰：亞來朗路二十五號。卽余家。萊蒙既送保祿，反身入室，見鮑希谷適燃雪茄而吸之。於是又與之談。曰：頃在座之客，非庸人也。作事奮勉而勤慎，彼年僅十有八，已能瞻其生，并養其妹。其妹雖貧，而貌甚麗。汝今爲跳舞會會員矣。余當爲汝留意於彼妹也。中尉曰：甚善。余聞友

人言。汝爲跳舞會中一組之領袖。此事信有之乎。工程師曰。會中曾以此事相屬。然余已却之。此職今已屬之古利安君矣。曰古利安乎。曰然。古利安無名號可稱。可稱者其修飾耳。……今與名號赫赫之辣碑刺脫君相對。不幾令人失笑耶。中尉曰。汝何爲却此職而弗居乎。萊蒙聞之。嘿然不語。蓋萊蒙知鮑希谷好曉舌。以真情告之。彼必揚其事於外。故遲疑不敢吐實也。鮑希谷以萊蒙久不答。自座躍起。趨而前。以佩劍抵小圓桌而覆之。桌上所陳萊蒙祖宗之遺著。盡仆於地。植立於萊蒙前。又其臂而呼曰。汝不必相蒙。余於古維野家跳舞時。已知汝之所爲矣。余之老友郭裨馬野君。汝乃欲娶一鄙陋廠主之女爲婦乎。萊蒙以手作勢欲爭辯。而鮑希谷又言曰。汝不必辯。就界說言。廠主之女者。卽女子之饒有資財者也。爲橋梁工程師之妻。固亦相宜。汝試告我此事。近日進步若何矣。

第四章

是時萊蒙默不一語舉小圓桌置之原位復俯身拾墮地之兩巨冊仍置之桌上繼思鮑希谷既悉底蘊之亦無益不如傾心告之請其指示一二以釋古維野家跳舞後所懷之疑慮於是震其首作皇遽狀曰當時情形汝既盡觀之則與我對舞之人面色冷淡而無聊汝亦必見之矣余有問彼僅以一二答之問答時且他顧余雖竭力以求親媚而實無術得其歡心吾兩人自始至終談話時之溫度僅以一度也鮑希谷曰汝略得要領乎曰否尙無頭緒也汝試思之余將何以解釋此冷淡之態乎今者余特建設義數條於此鮑希谷曰願聞其略中尉語時作鄭重狀蓋彼於婦人心理學研究頗深而關係婦人之問題彼殊樂聞而不厭也

萊蒙舉其拇指曰設義甲設彼爲愚蠢之人則彼之若是淡漠寡味者當爲知

識寡陋之一表示也。鮑希谷曰：汝得無恐懼之乎？曰：恐懼者，愚魯之化形耳。余將繼續以言，乃舉其食指曰：設義乙，設彼固有情而矯爲淡漠狀，以俟余之先通情款者，則彼亦可謂無知人之明蓋余非他，乃兩著名定理之後裔，而余之聲名價值又足以配余祖而無愧，乃以汝一倍爾柔女士耳。余豈願紆尊降貴，以先通情愫乎？彼之不智，恐不若是之甚，則亦非彼之意矣。爾時鮑希谷於火爐上取一跳舞所用之小鼓，鼓面繪藝術大學歷年畢業生之像，其服裝皆歷年之制服，狀頗瑰異。鮑希谷凝視不釋，有頃，乃自語曰：尙有設義丙，語時仍觀鼓面，萊蒙疾呼曰：此設義丙，汝試言之。鮑希谷曰：此設義丙，設汝非彼之所悅，萊蒙聞之，聳其兩肩，而以譏諷之辭答之曰：余雖不能如阿童尼斯，此爲希美繪漢文，言潘安譯者註斯之美，然亦不若田中驅鵠輩人之醜怪，彼亦何爲而遠我乎？鮑希谷曰：此皆不中肯，當更設一義以補其漏。此設義云：何卽設女郎別

有意中人。或其中表。或其友朋。自幼訂交。誓爲夫婦者。萊蒙怒形於色。厲聲呼曰。汝言是矣。彼之淡漠視余者。必是故也。萊蒙雖憤憤然。以適晤勃臘台保祿爲幸。事蓋柔麗。愛脫與才脫爲摯友。彼必以肺腑之言告才脫。他日訪保祿。因以探索此事。不難得其真相焉。萊蒙思至此。不禁大悅。遂以胸中所蘊。宣之於外。曰。頃在此間之少年。其胞妹卽現所論女士之摯友。而少年又贊助女士之父。辦理廠事者也。鮑希谷聞之。恍然悟萊蒙頃與勃臘台周旋。倍致其殷勤。且約期造訪。爲萊蒙希有事。而今乃施之貧窶之勃臘台家。皆爲此事耳。

室中夜色漸侵。陳列之器皿。皆蒙以黑影。影漸濃厚。幾不能辨。爲何物。黑暗中。惟見鮑希谷所吸捲煙紅光一點。映入玻璃鏡。若天外之晨星。萊蒙起立。轉電流機。括天幔板。下燈光。大明滿室。開朗中尉之佩劍。受電光而反射。煜耀射目。鮑希谷仍跨椅而坐。如乘馬狀。於是兩人復談論。萊蒙捻其疏落之赭色鬚。而

問曰。鮑希谷。君汝試實言。汝觀彼對余作落漠之狀態否。鮑希谷答言。未覩。蓋當時情形。彼未細心體貼。惟見郭裨馬野屢與之舞。而旋舉旋輟。殊無酣暢之態。柔麗愛脫。若不欲與萊蒙舞者。鮑希谷觀此。未免詫異耳。然亦不敢遂決。兩人之不相洽。故萊蒙有問。而以未覩答之也。有頃。萊蒙又言曰。余亦盡心與之周旋矣。……是時。萊蒙發聲甚微。若不能畢其辭。欲他人聞之。索其意於言外也。鮑希谷忽問曰。白利徒夫人爲汝之親戚乎。萊蒙曰。然。渠之夫爲余中表兄弟。亦馬野氏之外孫也。言時。有德色。若自矜其先世者。鮑希谷起立。以吸剩之捲煙。投入火爐。復燃他支。吸之。而問曰。今室中。惟吾與汝兩人。縱談亦無害。汝試告我以白利徒。負當世盛名。而其夫人顧與之不睦。此事信乎。萊蒙聞之。自座躍起。張目視鮑希谷。厲聲答曰。吾友凡人。擬議及此者。皆僅得白利徒夫人之皮相。而未悉其真性情也。彼廣交友朋。長於交際。好

修飾喜賓客樂跳舞彼於跳舞及宴會往往流連忘返其夫屢戒之不能改彼爲娛樂派爲浪費派時嬉遊無度凡此諸過失皆余所承認然謂不安於室則大謬蓋彼固貞潔女子也中尉以和易之色答之曰善…善…汝毋怒…余本不欲傷汝白利徒夫人之名譽…僅以余所聞於他人者述之於汝耳萊蒙曰噫婦人名節爲重汝言烏可不慎…汝言論太率直太顯露太傲慢脫婦人而誠有不貞之行則汝言尙未太過非然者汝之口孽可遣耶事有不可率爾妄談者此類是也中尉欲平萊蒙之怒急答曰余失言之罪望汝恕之余聞汝言余敢下一斷語如下以橋梁工程會之榮光凡入此會者必無不德之婦且并無不愛其婦之人矣此言非汝所樂聞乎鮑希谷語時以手作勢全身盪動致將佩劍抵桌桌覆及椅椅仆及圓桌桌上書籍重復墮地萊蒙呼曰唉鮑希谷君汝何不愼若此是時萊蒙重整其桌椅書籍而鮑希谷心中殊惶惑蓋彼

不知其學友於白利徒夫人。事真無所聞耶。抑僞爲不知耶。夫白利徒夫人與鐸陸柔大尉訂交。此事幾於通國皆知。而萊蒙顧不知耶。卽以此事爲曖昧。不敢深言。然每鐸陸柔談言及白利徒夫人。事彼必默然不語。卽此疑竇已足推其大略。而萊蒙顧毫無所覺耶。此真令鮑希谷百思而不得其解也。鮑希谷繼又思自鐸陸柔受任爲阿維儂工程師後。繼與白利徒夫人訂交者。尙無其人。一時竭力以求親媚者。不知凡幾。當古維野家跳舞時。環繞於衣袂裙角前後者。如黃蜂粉蝶之戀花。此則曰吾愛汝……吾崇拜汝……彼則曰吾愛汝……吾崇拜汝……然白利徒夫人環顧左右。鮮當意者。惟樂與塔司魯。周旋鮑希谷一念及塔司魯。不禁面紅耳熱。蓋以白利徒夫人之美貌。而塔司魯與之爲友。羨妬之心不覺油然而起也。於是又問萊蒙曰。在古維野家時。汝見塔司魯君乎。曰。然。當是時。彼曾趨走於余之左右。余舍之。他顧不與之談。彼卽他去。

此乃詔諛之徒。一俗子耳。鮑希谷曰：否！此實一奸險之徒……有頃鮑希谷忽自語曰：進行……進行……余思余事將得好消息矣……此非如郭裨馬野君之談白利徒夫人事可阻余之進行也。

方談論時，門忽啓，一僕入室，白工程師馬奇君來矣。萊蒙驚呼曰：馬奇君乎？何爲而來此……鮑希谷亦曰：余憶彼方在兜尼齊離溫之鄉，而適寒地以度冬日，彼之謂矣。

馬奇君無父母，無恆產，聰穎過人，好遠遊，樂居新闢之土，以領奇賞，異故受任爲殖民地之橋梁工程師焉。馬奇君短於視行步時，身前俯身與地平線作四十五度角，而其全體之重心當在軀幹之前十五步，頭銳若鳥首，鼻大似東江或甲落希諾山華。此兩者皆鳥名，譯者註。之喙狀，頗怪異，見之者無不失笑，以其狀貌之奇特，思慮之新穎，同學之人無不樂與之戲，肄業時，彼時爲滑稽談，至今校中

猶。往。往。念。及。之。也。

鮑希谷見之卽抗聲曰速與鬼爲禮於是三人握手相見萊蒙問曰吾友汝來此作何事馬奇作驚恐狀曰噫余自極大危險中脫身而出馬奇故作驚人之語以引起兩人好奇之心然後手舞足蹈以演述之其聲音之闋大尤足使演講之歷史生色其言曰余姑母年老矣懼余爲人所弄欲爲娶一兜尼齊女子爲婦顧面色鰲黑而舉止鄙野良非余之所願於是頗留意余之婚事久之余姑母訪得一女士門第清高容貌妍麗而奩資又富吾姑母所以知此女之豐於奩資者以女子之母爲一寡婦耗費少而貯蓄多也於是姑母命余往其家不幸首次交涉卽遭失敗余一入門女子之母卽歎息不已若深憾余貌之癡陋者至女子則對余尤落漠余雖竭力與之周旋曾未一覩玉人絲毫之笑容於是余若芒刺在背不耐久坐卽辭而出余姑母欲玉成之屢往說項仍無効

也是時馬奇君噴其鼻息若犬。初出水狀。繼乃大呼曰：「愚哉！余姑母之與余作伐也。余之婚事當以己意定之。余當自求一美女子而娶之。欲富有嫁資者不鄙薄。余當急謀一優美之位置。以高聲價。吾聞美洲諸共和國以黃金爲橋。吾將往遊焉。吾友明年君輩將見余入黃金國得美任。娶麗婦。馬奇君語至此。以戲謔之詞終之曰：余將與三依克司。」

三又即三依克司也。譯者註。 輩聯姻。

法語往往以平面解析幾何學爲雙。依克司者以立體解析幾何學爲

萊蒙聞馬奇言。不覺感慨係之。蓋馬奇頃所述之歷史。與萊蒙所經歷者。實相似也。倍爾柔女士之父。坐擁厚資。胸中難免無世俗之見。必不肯以佳麗之女配一容貌不揚之婿。倍爾柔女士雖無母。而其姊頗精細。爲妹擇婿。必不能輕易處之。彼見萊蒙。恐亦怪其貌陋而難息。不將如馬奇之所遇耶。至倍爾柔女士之對萊蒙。則如有惡客來訪。惟閉門以絕之耳。萊蒙欲效馬奇。自荐恐見辱。

於倍爾柔家欲遂捨之則又不忍棄柔麗愛脫之巨萬奮資意念紛歧理想錯雜自聞馬奇言萊蒙遲疑惶惑之態非筆墨所能盡也

馬奇曰余之近况已略述之矣未審汝近作何事願有以告我萊蒙答曰余已久不談學問矣惟近日在古維野家研究汽車引擎問題耳馬奇君怒目而嗤之以鼻曰可羞哉郭裨馬野君也汝欲爲邦都弗來

譯人譯者註

耶萊蒙正色

答曰余無意離橋梁工程會余之研究引擎者有余之理由在此理由固與工業不相關涉也余僅欲考察引擎必如何改革乃合於郭裨之定理鮑希谷靜聽兩人言論默不一語至是乃問曰吾友苟汝能改良引擎者汝立可致富汝但當告之政府得一專賣權萊蒙間斷之曰咄余之研究引擎者專爲學理耳曷嘗有絲毫功利之見哉語時傲然自得一若乃祖郭裨在天之靈照臨在上悅其効忠於科學能爲定理救弊補偏也者萊蒙賦性膠固不化既醉心科學

則念茲在茲。幾乎萬變不離其宗。卽其眷倍爾。柔女士亦以科學故也。蓋倍爾柔女士擁有一巨資。萊蒙得之可以溫飽。終身一切外事皆可不問。思慮專而智。慧出則於科學。能發前人所未發。爲祖宗之榮。爲門戶之光。萊蒙得之眷倍爾柔女士。與其研究引擎用意正同。而馬奇不察。妄以萊蒙得爲好利之徒。宜爲萊蒙得所鄙視而痛斥之也。

鮑希谷察其時計。見當歸萬阿賽葉之時刻已至。起而辭別。馬奇亦如之。彼其怨事務之冗繁。於啓行往兜尼齊之前。籌備之事。不可勝計。所謂「十」代數中

不可勝計者。則以「十」式概之。凡代數中

以者不切定之。任一數也。譯者註之。星。每家門首。無不懸燈。以破黑暗。是時。聖米歇爾大路之兩旁。已浸於光浪中。而課畢歸來之學生。闐溢街市。喧聲大作。中尉曰。余與汝同行。至克李尼而分道。余將於此處登電車。往愛乏李特站也。道中往來行人。摩肩接踵。馬奇與鮑

希谷之前。有一婦人。蹇裳以行。不知何故。衆忽至步。兩人遂擦婦人身。婦人反顧。怒謂馬奇曰。汝之鼻將及余面。汝長大矣。而無禮若此乎。然馬奇無怒容。歡笑如恆。蓋馬奇久處寂寞之鄉。一旦蒞此巴黎。車擊人摩。肩市肆林立。百貨充盈。行人錯雜。聲浪喧闐。方顧而樂之。不暇與一婦人爭曲直也。然馬奇亦恆邁兜尼齊。風土之清嘉。蓋兜尼齊氣候溫和。海水蒼碧。每當夕陽西下。淡紅衣皮。白色摩愛脫。皆衣皮與摩愛脫者註載鞞戴翹。嬉於水上。日光映之。翼作金紫色。兜尼齊城市。別饒風味。與他處不同。其房廊屈曲參差。頗饒逸趣。每家門首。必張幔以蔽日。幔之式不一。幔之色亦不一也。大道之旁。緯以狹巷。中設小肆。彼此相毗。不啻千數。一覩此景。宛若見拔開之小影焉。東方市集謂之拔開者註兜尼齊之居民。以二十餘種族合成之。歐洲之文明者。有之。東方之僿野者。有之。混淆之狀。非意所思。大道之旁。森森植立者。棕樹也。層樓傑閣。高干雲霄者。近世式之太。

旅。店。也。遊。於。市。目。所。見。者。阿。刺。伯。人。之。濃。色。外。套。雷。望。丁。人。之。雜。色。絲。衫。猶。太。人。之。尖。頂。高。帽。也。馬。奇。遍。遊。秘。魯。孔。戈。巴。西。加。拿。大。諸。邦。曾。遊。覽。其。風。景。覺。皆。不。若。兜。尼。齊。之。美。以。彼。之。性。好。奇。而。樂。遠。游。宜。其。居。此。不。厭。而。願。任。此。地。之。工。程。師。也。

兩人正前行。忽有人拊馬奇之肩。此卽馬奇君肄業礦產學校時之學友也。此人因病缺課。今方入第三年級。鮑希谷見馬奇君遇其友人。卽舍之而行。至蘇弗陸街。知此卽白利徒夫人所居者。不可不一往探之。乃渡溝。至夫人所居室之前而止步。舉首仰望樓之第三層窗簾內。彷彿若有小綠光一點搖曳不定者。此卽白利徒比愛之辦事室也。是時中尉情緒撩亂。腑葉震顛。漸以手插入外套。若欲制其心之跳躍者。口中作顛聲而微吟曰。玫瑰之花兮。乃裁名都。鮑希谷之父。每日晨起盥沐。必誦此語。鮑希谷自幼習聞之。故其平生每遇困難。

事亦必誦此以自遣焉。徘徊門首。良久不去。以求通其情款。是時適有一女童嬉於此。覩鮑希谷徘徊瞻顧。心竊異之。乃戲以紙裹枯萎草花數朶。而擲於其身。鮑希谷則大悅。以爲是女鍾情於彼。而贈之以花也。受其花而返。其紙癡迷可笑之狀。有若此者。然夜色漸深。鮑希谷受寒而慄。覺此夜飽嘗霜露。亦足以報美麗之香莉矣。且又忖夜色迷蒙。玉人決不憑欄閒眺。雖久立於此。亦不能覩其面矣。於是鮑希谷心中。兔起鶻落。不能自主。設種種計畫。將於星期六見白利徒夫人時。施行之。遂以手按其軍帽。向電車所在處而行。是時鮑希谷行甚速。舉趾甚高。佩劍著地。鏗鏗有聲。

第五章

白利徒有兩子。皆不肖其父。長者名陸培。方九歲。嚴重果敢之象。頗似其外祖甲厓君。而狀貌魁梧。軀幹堅實。膂力強健。亦與外祖相類。陸培賦性聰穎。然於

談。虛。理。之。科。學。無。夙。根。不。甚。明。了。幼。者。名。朗。利。方。七。歲。赭。髮。覆。額。狀。貌。細。膩。秀。潤。恆。作。笑。靨。頗。類。其。母。朗。利。天。性。靈。敏。而。舉。止。活。潑。然。與。其。兄。有。同。病。於。算。學。皆。非。其。好。也。

兩。人。侍。其。父。母。飯。敬。肅。沉。靜。不。敢。作。喧。鬧。聲。恐。擾。其。父。之。思。慮。也。蓋。白。利。徒。與。山。澤。童。異。山。澤。童。君。爲。博。學。士。中。之。最。鹵。莽。者。每。食。往。往。吐。痰。沫。於。酒。盃。中。傾。加。非。於。糖。盃。中。且。時。以。所。用。之。眼。鏡。置。於。盛。食。品。之。器。皿。內。至。白。利。徒。則。否。每。飯。不。作。聲。息。愀。然。穆。然。墮。入。思。想。界。永。不。能。出。惟。彼。有。所。需。揚。其。食。指。招。傭。婦。以。告。所。欲。於。斯。時。其。思。想。乃。少。間。耳。妻。子。環。坐。於。旁。彼。亦。熟。視。而。無。覩。也。偶。離。思。想。而。入。實。際。則。彼。必。與。妻。子。論。學。當。是。時。議。論。風。生。以。食。堂。爲。討。論。場。偶。有。不。洽。惡。聲。起。矣。擊。桌。之。聲。有。若。雷。震。白。利。徒。欲。已。說。之。堅。確。往。往。遣。其。兩。子。遍。取。書。籍。以。證。之。於。是。斥。尊。嬰。之。屬。於。旁。而。置。書。籍。飯。以。中。止。食。堂。又。化。爲。課。堂。

矣。白利徒。夫。人。初。亦。欲。阻。之。以。求。一。飯。之。靜。謐。然。其。夫。膠。固。性。成。不。能。改。也。

一。日。晨。餐。是。日。爲。星。期。六。十。二。月。之。朔。日。也。陸。培。肄。業。之。校。中。適。授。九。數。證。誤。

法。此即除法中以九證演算之誤者譯者註陸培聽講心頗外馳未能領悟今日其父亦語及此陸

培適見僕婦進橘一盤唾涎欲滴欲俟其父語畢告之母而食其一枚白利徒見之斥之曰陸培汝何不聽吾解釋陸培曰吾父兒固已聞之矣童子欲證所語之非妄卽背誦其父解釋之末一語曰等於九之倍數加九……其父復謂之曰然則爾試告我以 $9+2$ 之倍數乘 $9+3$ 之倍數其積數云何……以倍數乘倍數而所得之倍數又爲雙項童子聞之目眩神昏不知所措於是瞠目直視閉吻不語作驚駭狀白利徒則大怒以拳抵桌猛擊數下桌上盃碗盡震大聲呼曰汝不聽講汝不明理繼見童子之視線集於橘實堆成之圓錐體復責之曰汝不用心以聽余之講解者以此耳以手猛曳其盤至僕婦身旁而謂之

曰。汝速取去。然白利徒此時忘力學中之情。力性例橘實不隨盤而俱去。皆墮桌上。四散旋轉。陸培欲乘勢奪取一枚。其父禁之。於是放聲大哭。朗利見此情狀。欲助其兄。忽起身擬拾一墮地之橘。白利徒又厲聲呵之曰。汝亦若此耶。毋許妄動。此可憐之朗利半身。已自倚而下。懾於其父之威而止。怨憤填胸。亦步其兄之後塵而啜泣矣。

白利徒夫人至是默不一語。惟凝視盃盤不釋。愀然若有所思。以爲家人團聚會食。爲一日間最樂之時。且廚役精於烹飪。食品皆能適口。兩子美秀而文。嬉笑於旁。令人歡悅。室內陳設。喬皇雅麗。悉合時尚。桌上以銀器爲點綴。品光彩奪目。豪華之狀。令人心醉神愉。窗外綠樹成蔭。一線明媚之日光。透五色玻璃。而過處此境界。鮮有不樂者。而白利徒顧不使其左右之人。有片刻之歡娛者。何耶。白利徒夫人念至此。不覺恨恨。兩頤飛紅。舉首與白利徒爭辯曰。汝何酷。

虐至此令人難堪。白利徒聞之。又大怒。呼曰。袒童子而欺其父者。是汝之慣技也。……試思彼等有呵護之人在其後。又安肯聽余之教誨耶。……良好哉。汝之教育也。……余將別有法以處此。乃顧謂啜泣之兩童子曰。趣往房中。……汝輩毋妄思盤中之果品矣。……於是兩人怏怏而去。僕婦柔麗亦隨之以出室中。惟夫婦兩人兀然相對。

白利徒又其臂繞室閒行。往來不已。兩唇翕張。若有微聲出於口齒間。作種種含怒狀。蓋懟其子陸培之不慧也。以爲是子毫無智識於算學。無夙慧。此乃理論之至淺顯者。而彼尙不解也。此乃證法步驟之至簡便者。而彼猶不明也。聽講時精神外驚。退習時無心領悟。天資與學力交虧。終爲愚妄人耳。白利徒每行一周身必觸椅。卽此足證其精神之痛苦至深至巨。有非身體之痛苦所能警醒者。卒乃以簡括之詞揭其慍怒之意曰。此子非象數才也。香莉旣聞此語。

復觀其瞻顧咨嗟之態。卽知其用意之所在。蓋白利徒家以算學聞。今陸培顧不好此。足爲門戶之羞。累世科學之清望。將由此而斬。白利徒固以此爲陸培不可赦之罪狀也。夫白利徒之妻父甲厓君。闢一鐵廠。創業巨萬。不可謂庸人矣。然白利徒尙以其科學中無名號。先世無聞。人引爲大辱。矧觀其子之不勤於學。有不赫然大怒者乎。

白利徒復歎息而言曰。凡子女往往甚肖其父。父之所好。彼亦好之。卽以愛巴渡家例之。其子甚幼。前日余往其家。考問彼之所學。以驗其勤惰。彼應答如流。字字清晰。語語的當。與吾亡友無異也。香莉徐詰之曰。得毋已十二歲乎。白利徒聳其兩肩而駁之曰。科學之優劣。與年歲之長幼無異。此根於天性者。愛巴渡君之子。其天資固絕。類離羣者也。聰穎若是。而家貧無力。入專科。并不能入預備科。豈非事之至堪憫歎者耶。余將舍己事而爲之營謀。余將於當道之前。

爲之說。項以求免。費若不得。余將訴之。教育部。語時。白利徒熱度極高。全身貼椅背。椅搖震作聲。向後傾。科學家大愕。幾墮。椅仆地。香莉是時。兩手覆額。閉目兀坐。不覩科學家之形狀。惟深怪其議論風生。何以忽然而止耳。香莉此時思慮叢生。既念其子之肖彼。恍然悟人類之確有遺傳性。復念愛巴渡若瑟成婚之故事。又慨然歎其妻所遭之不幸也。若瑟之妻家貧而年長。爲若瑟之中表姊妹行。柔克傾心愛之。捐棄一切。以求婚姻之成就。一日自校。出訪其妻。狀至匆遽。忘著革履。一時傳爲笑柄。然白利徒專心科學時。此類故實亦時演之。故其述若瑟事。至此必加以案語曰。此細事耳。人之所恆有者。不足怪也。然以熱心婚姻之故。而失儀至此。不亦大可笑耶。愛巴渡夫人美容顏。良德性。非匹一良士。不可此如塗飾黃金之架。必配以名畫也。然佳偶難得。待字閨中。已歷數載。家又貧。囊不足。欣動貴介子之耳目。自意老於閨中。以處女終矣。而若瑟顧

鍾情於彼。卒成婚姻。豈非幸事。然良緣難久。不數年。若瑟旅死。孤子方在懷抱。人生之不幸。孰有逾於愛巴渡夫人耶。故白利徒夫人既自傷不見愛於良人。復悲愛巴渡夫人之身世不覺瞑目。沉思白利徒所演可笑之狀。均無所覩也。女侍柔麗啟門入白曰。主人木工已來矣。香莉聞之驚曰。工人來此何爲。白利徒起立。且行且語曰。房中窗格之啟閉式。余將令工人易之。白利徒夫人聞之。驚愕不知所措。若有大禍將臨者。彼於良人之新發明本視爲無足重輕之事。一任其自作自息。不加禁遏。卽彼之矜爲創獲視爲獨得之秘者。彼亦漠然置之。特白利徒有一惡習。爲香莉所不能堪者。往往香莉選定一日爲接見賓客之期。而白利徒卽於是日施其工作。絕不與之商酌也。賓朋畢集。華堂高會。而伐木丁丁。聲擊釘鎗。鐵器摩擦鏗鏗聲。鬩然雜作。尊俎酬酢間。時見衣服。襪。粉。墨。相間之。工人往來奔走。此豈所以娛嘉賓而助清興耶。白利徒夫人。

今日之所以驚愕。不知所措者。以是故也。

是時火爐上之鐘。已報兩點。香莉呼僕婦柔麗入。問悉兩子撫慰後。已入學校。心中略慰。乃起身入房。裝束脩飾。香莉豫料今日爲平生佳日。郭裨馬野夫人之蒞。至固無疑意。卽講求衛生珍重身軀者。見天色清明風靜氣和。亦必惠然肯來。然賓客中最爲香莉所心賞。非他人所能及者。則塔司魯喬治也。自秋宮晤聚後。香莉時時念之。且以復覩顏色爲幸。香莉覺友朋中親媚者固多。而真能知其性情。達其衷曲。憐其悲苦者。惟彼一人耳。彼對於博士譏諷之辭。足以少報香莉平日所受之嘲罵。彼描摹算學家怪異之狀。以爲笑樂。而香莉乃附而和之。亦述其夫怪僻之性。兩人交誼茂密。一見已若故人。塔司魯之音容。時往來於香莉之腦中。是日對鏡自鑑。見頂髻光澤而端正。足證柔麗之長於裝飾。又見紫玉色之衫。與頭上髮色相輝。妍麗莫可名狀。不覺欣然自得。若忘其

伉儷之不協者。頗羨己貌之美。豔神魂。搖曳不能自主。此時之情緒。正類落葉數片。爲晚風所捲。飄入大湖。隨波震蕩。不能自主也。香莉對鏡畢。卽囑柔麗啓首飾匣。取約指數事。裝束初畢。卽報客來。乃匆遽入會客室。見古維野夫人及茄特利夫人已候於此矣。

茄特利夫人今日早臨。別有用意。彼於數日前。曾訪古維野夫人。以其妹之婚事告之。請其作伐。古維野夫人以爲彼與郭裨馬野家。交誼不密。往談婚事。恐不妥協。不如以介紹事任白利徒夫人。較爲妥善。蓋白利徒夫人與萊蒙爲中表行。且前日於郭裨馬野家。白利徒夫人對柔麗愛脫。頗呈親密狀。今以此事商之。諒必不却。茄特利夫人然其說。故今日與古維野夫人早臨白利徒家也。茄特利夫人知其妹未來之身世。係於此行。心中頗志忒。入室後。覩陳設之美麗。知非風雅婦人爲之。布置不能至。是覺郭裨馬野夫人之室。樸素簡陋。與此

相較不啻天上人間矣。桌上供大花餅。餅內貯安雷花。玫瑰花數枝。紅白相間。色既鮮妍。而花朵又肥碩。可愛旁列花盆。盆內皆種費惡雷花。花氣馥郁。氤氳全室。古維野夫人頗怪。肅特利夫人入室作驚異狀。乃笑而謂之曰。夫人慮令妹婚於科學家。卽當效其姑之樸素耶。此大謬也。彼郭裨馬野夫人者。博學士之女也。故以儉樸自安。若他科學家之夫人。則否。其旨趣皆與其夫絕異。其夫愈沉溺於方。程。彼等愈放心於遊。榷。卽以此室論入之者。第覺華美風雅。如入貴介子之室。不復知其爲藝術大學教員之室矣。且此輩科學家皆專心於奇耦。正負之術。壹志於方圓曲直之理。不復措意於其婦之所爲。一任其載遨載遊。以消永日。無疑慮心。并無妬嫉心也。彼等惟以一事期望其婦。卽不擾彼等演算之清興耳。令妹果能見及此。則後福無量也。

肅特利夫人正欲答之。而白利徒夫人已自內出。謝兩人之久候。賓主道寒暄。

畢。兩人卽以來意告古維野夫人曰。親愛之夫人。吾儕之來。欲求助於夫人也。於是香莉作謙遜狀。答曰。何事欲余相助。余才駑下。恐不足以副夫人等之託。古維野夫人曰。昔日。余家跳舞時。余引數人與倍爾柔女士舞。其一卽令表叔萊蒙也。昔日。郭裨馬野君任省工程長時。曾與大廠主倍爾柔君相好。茄特利夫人急問之曰。我家廠中曾承辦弗來利須山納格來伐爾須亞愛斯肥爾男無三處橋梁之鐵料。香莉初聞此類冗長之名詞。不覺大愕。然佯若素聞其名者。卽答曰。余耳聞久矣。古維野夫人續之曰。然則指揮是類工程者之子。與承辦是類工程者之女。聯爲婚姻。豈非美事。然令表叔似不願與倍爾柔女士舞。……茄特利夫人傲然呼曰。彼固引舍妹至膳桌之旁而對舞也。且跳舞後數日。余與舍妹訪郭裨馬野夫人。夫人與舍妹談論。頗洽。狀至親密。有非尋常賓客所能及者。由是以推萊蒙。旣樂與之舞。其母復樂與之談。郭裨馬野家非屬

意於倍爾柔女士乎。茄特利夫人以此問白利徒夫人者。欲因之以探郭裨馬野夫人之意旨也。香莉初意頗以柔麗愛脫之偶。萊蒙爲非是。蓋兩人性情不同。難期和諧也。故香莉對於此事。頗抱悲觀。始欲阻之。今聞茄特利夫人言。知倍爾柔家。頗望此事之成。於是意念一變。以爲柔麗愛脫性情溫厚。而容貌豔麗。此事若成。余亦獲一佳妙之伴。計亦良得。乃答茄特利夫人曰。余見姨母。余必竭力爲令妹談此事也。

兩人遂起立告辭。白利徒夫人與之握手作別。忽報茄利蒙達夫婦來矣。繼之以陸馬雅夫婦。西木乃夫婦。三家皆挈其子女而來。室爲之滿。西木乃夫人多愁善悲。陳述人家不幸事。爲彼之長技。彼所談。惟疾病禍殃死亡三者耳。彼與其幼女數人。恆服深灰色衣。若爲所述受殃之人。著喪服者。今日彼以悲戚之聲告衆人云。柏來戴維君。又病咳嗽矣。昂維能君。爲甲塔。病名即諺所謂重傷風也。糾

纏矣。沙台夫人爲汽車所撞，仆地受傷矣。悲痛之詞，既終。茄利蒙達倍脫女士，卽建議以爲今日之會，乃以求樂而顧以悲哀之事，亂人心曲，殊失求樂之本意。曷不取跳舞員之肖像攝影片一觀，以資歡笑乎？其言曰：余憶前次跳舞時，攝影片甚多，片上之名，皆以別紙錄之，每名一紙，分給於衆。凡拈得名紙者，卽取肖像，而與其人舞。當時柏來戴維女士所拈者，爲容貌不揚之子，怏怏之色，頓現於面，不亦大可笑耶？茄利蒙達倍脫女士，佯若甚樂，討論影片問題者，其志實不在此。蓋彼之初意，本欲與古利安君對舞，然古利安君無聲望，無算學，同志跳舞會會員之資格，爲郭裨馬野萊蒙所拒，不能入會。倍脫女士之計畫，因以敗壞。倍脫女士既不得志於古利安，卽屬意於萊蒙，以爲己之年齡，已達成婚之期，而身又出於茄利蒙達之清門，其母嵐甲朗台氏，亦國中望族，豈可以身許一毫無聲望之子，惟萊蒙家世清華，與茄利蒙達家相匹敵，而萊蒙學

又卓越。以身許之。庶無遺憾。故今日來白利徒家者。欲晤萊蒙。一通情款。俾萊蒙知己之屬意於彼也。萊蒙外。尙有兩人。其門望足與茄利蒙達相當。卽辣碑刺脫君與萬爾選君也。然辣碑刺脫聞已與其疏遠之表妹定婚。聘禮行之已久。至萬爾選君。其家素與嵐甲朗台氏有嫌隙。昔嵐甲朗台之祖與大萬爾選慧星。即此人於慧星名有所發明。故爭論木星之衛星。遂成仇敵。兩家子孫不通婚。是萊蒙外。雖有此兩人。皆無成婚之望。倍脫不得不專屬意於萊蒙矣。惟有一事。或可爲兩人婚姻之阻力。則倍脫之年齡長於萊蒙也。然兩家以門第相當。而聯姻區區。年齡問題。又何足道乎。

倍脫雖別有所思。然交際間仍揚揚若平常。與西木乃諸女士傳觀影片。評論面貌。笑語大作。忽報郭裨馬野夫人來矣。夫人尙未入。應接室見兩工人肩一玻璃大窗格。經前房而進。怪問柔麗。柔麗趨而答曰。夫人此又主人之新發明。

也。近時彼不欲窗之啟閉如尋常式。啟閉機括本在旁而今則移置於上。夫人試察之。此新式啟閉用於灑掃房屋時其便利爲何如耶。欲入室清理床榻拂拭桌椅當自室旁之小門入取梯拾級以登乃能啟窗通空氣以驅塵埃。郭裨馬野夫人聞之面色蒼白一切悲痛恐懼憂慮之念逼壓其心若螺絲釘之鑽木愈旋而愈進。比愛不欲室中之窗自司其啟閉而必假手於僕人。此何故耶。馬野比愛之幻想竟傳遺於彼耶。豈體魄虛乏不能操啟閉之勞耶。於是郭裨馬野夫人昔日之恐怖又復湧現於腦際。乃問僕婦曰。柔麗汝主欲於書桌之旁置一巨椅而以背椅之乎。柔麗聞之不解所謂愕然答曰。否。主人房中無巨椅。彼不願有此也。馬野比愛自殺之前曾以一巨椅置於旁如郭裨馬野夫人頃所述之狀況。當時左右之人數見不鮮不以爲異亦未嘗考求其故也。迨後日沙飛讀哲學算學大家巴思甲爾 Pascal 之詳細行述知博士患虛乏證軀

幹不能自持。必求一物以倚之。當其伏案作書。亦必有物以護持之。乃恍然悟。馬野比愛之。必置椅於旁者爲此耳。比愛今亦患此耶。郭裨馬野夫人所以以此問柔麗也。繼又囑曰。柔麗。汝主苟再有發明。汝卽告我。柔麗曰。遵夫人命。柔麗私念變易窗戶啓閉。此事之至無謂者。主人愚妄。遊戲作此。而郭裨馬野夫人重視之。若有重大之關係者。面色忽變。屢詢不倦。豈不大可笑耶。故柔麗之出聳其兩肩作鄙夷狀。

是時室中語言嘈雜。笑聲大作。衆賓已齊集矣。郭裨馬野夫人決意久坐。雖遲至。晚間亦所不惜。俟衆賓盡散。然後與甥媳相對長談。以探其甥之近况。又思以愁容對客。殊不雅觀。於是佯作笑容。僂僂而進。衆客起立。與之握手爲禮。郭裨馬野夫人容貌嚴毅而態度莊重。全室之人無不肅然起敬。仰瞻丰采。陸馬野夫人尤樂與之相見。彼欲以一要事詢之。卽製造冰菓。以何家爲最善也。前

日彼大治筵席。以宴客。珍肴佳羞。羅列席間。而冰菓未盡。善引爲憾。事故日內。頗注意於此。遍詢友人。迄未得一製造合宜之家。此物雖微。而關係於衛生。甚大。偶一不慎。足以致病。故今日又欲就詢於郭裨馬野夫人也。然問題未及發端。而香莉已起而宣言云。彼得山澤童夫人書。知胡項將連日大宴。首日軍長爲主人。次日縣令爲主人。香莉詞畢。茆利蒙達夫人卽述山澤童家早離華歇爾之故。於是郭裨馬野夫人告於衆云。李郭亞君壽命不永。忽已逝世。可爲傷歎。橋梁工程。局以李郭亞建橋未竣。而歿。故急求一替人以畢其事。而橋梁工程。又無若山澤童君之練習者。故以此缺與之。茆利蒙達夫人聞之。頗不謂然。不能緘默。起而駁之。以爲彼有親戚在華歇爾。頗知其底蘊。不盡如郭裨馬野夫人所云。茆利蒙達夫人語時。以目睨其女。若有無窮羞愧。事蘊於胸中。不能宣之於外者。卒乃言曰。山澤童君何爲娶一團體以外之女爲婦。此令人百思。

而不得其解也。夫工程師當娶一工程師之女。此定理也。舍工程團體而求偶於他社會中。鮮有不敗其家聲者。茄利蒙達夫人語畢。陸馬雅夫人又欲問郭裨馬野夫人。彼所素識之製造冰菓家。其牌號何名。其地址安在。其擅長者爲何物。正欲發問。而茄利蒙達女士又抗聲以言矣。女士見其母意在言外。隱而不露。欲郭裨馬野夫人知所趨向。以定萊蒙之婚事。深佩其設詞之工。已不可不有以助之。以爲郭裨馬野氏所重者。科學也。當於假定之姑前一逞其科學上之博聞。廣見於是。縱談華嫩。河新築之兩橋。一則以環洞。瑰異聞。一則以雕琢精巧。聞計較。優劣評議。巧拙談論。風起女士興頗豪。然郭裨馬野夫人一若無所聞者。蓋彼方憂白利徒家之禍殃也。夫人頗自咎其過慮。以爲理想過甚。恐非實際。然按之心理學家之理論。考之巴思甲爾之往事。并證之以馬野比愛之慘斃。不能不令人心怖。是時工人方以玻璃架納於框中。并設啓閉機括。

以錘擊釘聲鏘鏘然。郭裨馬野夫人聞之不寒而慄。若聞含斂時覆棺蓋之擊釘聲也。茆利蒙達倍脫語畢。陸馬雅夫人乃趨近郭裨馬野夫人。將與之談冰菓矣。而白利徒夫人又起而言曰。茶已備。請君等淪茗清談。室隅置一三層式之桌。木質堅細。製作精巧。爲香莉之愛物。桌之首層羅列茶蓋。皆薩克司製之。古磁繪以花鳥。塗以寶油茶蓋。皆置台毯上。台毯爲意朗特製而飾以英國繡者。桌之第二層皆置銀製食器。盃碗刀叉之屬。式古而製雅。器上雕飾凹凸玲瓏。莫可名狀。桌之第三層置玻璃盤。數事盤中。滿貯蒸餅。餅式方圓不一。餅色黃白各異。而堆積之式亦錯落有致。或成正方形。或成圓錐體。是時天色已晚。室中漸昏黑。白利徒夫人乃旋其通電機關。屋頂所懸之花式電燈數盞。齊放光明。滿室晃朗。滿座賓客皆浸入光浪中矣。

衆賓會坐後。茆利蒙達女士仍與郭裨馬野夫人談。彼屈指計巴黎城中四隅。

之科學演講會累累若貫珠并謂一切科學會彼皆列座聽講昨日參預藝術演講會主講席者爲班爾萬先生明日參預無線電信演講會主講席者爲北愛甲亥先生陸馬雅愛倫則與西木乃諸女士共譽吾夫人教堂中演講教理者之辭令以爲訓言之末一節理既名雋詞又酣暢固千載不磨之妙文也茄利蒙達夫人則仍與西木乃夫人談山澤童夫人事以爲彼之離華歇爾實因不端之行爲招輿輪之攻擊不得已而致此也至陸馬雅夫人則與白利徒夫人討論帽式以爲冬日冠平頂冠是否最合時尙然兩人之意皆不在此一則時時遊日以視門首塔司魯喬治何以尙未蒞止一則頻睨郭裨馬野夫人欲得間以詢冰菓事也

適茄利蒙達倍脫起立離郭裨馬野夫人而置茶盞忽見一少年入室於是陸馬野夫人遂乘間旁沙飛而坐而香莉卽引塔司魯坐於茶桌之旁蓋此處可

相對靜語也。香莉曰：君何來之晚？曰：公司有事，不能早離。余執役於彼，當聽節制，不能任意行止也。余意蒞止之早晚，亦細事，不足介意。今日，余欲與夫人暢論者，乃跳舞事也。算學同志會之跳舞，爲期已近。余願夫人不鄙薄余，而與余對舞。香莉歎曰：噫，余尙不能與君訂定。蓋余不知屆時，吾夫許我蒞會也。否耶？塔司魯驚呼曰：跳舞之領袖，卽其姨母，而顧不允夫人蒞會耶？香莉曰：君勿怪。彼率性，竟行不顧情誼，以爲否，則竟拒之，不以姨母而有所瞻徇。余意君不如另擇一對舞之人，較爲妥協。是時，塔司魯目光炎炎，若火黃色，之睛注視香莉，旋轉不已，發聲甚細，而銳喉間若有物逼壓之者，作色言曰：夫人當知余心之所屬意者，舍夫人外，余不欲復與他人舞。此言之出，實入香莉之心。坎蓋彼詞氣間，佯若不能與塔司魯對舞者，以試其心。直逼此言之出，吻而今竟得之欣喜。蓋不可名狀，以爲塔司魯君真我之知己也。香莉是時爲狀，頗窘微垂，其目

俯首他顧。不欲塔司魯知其情狀。然眼皮跳舞不已。實無法以掩飾之。是時香莉甚願他日跳舞。時自初迄終。塔司魯不離左右。以頷略美秀之容貌。沉摯之愛情。綿密之情話。溫柔敦厚之狀態也。香莉乃謂塔司魯曰。余將與余夫商議。余苟蒞跳舞會。余必爲君之對舞人也。

是時又有客至。白利徒夫人覺招待賓客。乃女主人之專職。不可戀戀於塔司魯而放棄之。乃舍意中人起立。肅客入內。此爲誰。卽李墨蘭夫人也。軀幹長大。髮作赭色。蓬勃而柔軟。服飾簡素。御一黑絨衫。貂皮頸巾下垂。至足。是人素不齒於會中人。其夫爲法國博學之冠。位置頗優。然是人舉止輕佻。蕩檢踰閑之事。時有所聞。故會中人鄙薄之。不屑與之談。今日之來。不啻取室門而閉之也。入室後。衆賓默然。若有寒氣襲身。噤不能聲者。西木乃夫人起立潛遁。其兩女隨之。兩女容貌極肖。起身之姿勢。又同。射入鏡中人。皆謂此女卽彼女之影也。

茄利蒙達夫人亦如之。而色又加厲。陸馬野夫人亦欲效之。而彼所問於郭裨馬野夫人之冰菓事。尙未見覆。此事蓄之已久。今乃得問以問。不可不稍忍須臾。以詢究竟也。李墨蘭夫人屢受冷淡。已成習慣。見此狀態。殊不介意。坦然旁香莉而坐。是時塔司魯則旁陸馬雅女士而坐。演於白利徒夫人前之戲劇。今重演於女士之前矣。惟是時塔司魯不爲戰慄祈禱之情人。而爲將蒙赦宥之罪人。面容作悔恨憂慮狀。以表彼自古維野家跳舞後時念及女士之訓言也。女士以嚴毅之詞詢之曰。君近日有繁重之原理。以討論乎。塔司魯君謙遜以答曰。鄙人自聞女士高論。恍然悟一切原理。皆不適於人倫日用之間。行將棄之不復道矣。鄙人今日之所求者。惟欲得一真理。而信仰之。奉爲立身行己之圭臬。故鄙人志願之最切者。與女士討論真理耳。塔司魯語時。微觀女士之面。見其對於己之請求。和顏霽色。以聽之。知女士之所好在此。不禁私慰。以爲

吾兩人自此以後。益見親密。非初次跳舞時偶然相值泛泛者比矣。投其所好。而媚之。僞爲信道狀。以親之。彼熱心濟施。見人悔過。必拯之。以巴黎爲彌撒行禮地。以陸馬野家爲悔罪改過處。則吾事濟矣。陸馬野女士曰。君能悔過。自新。堪爲君賀。蓋悔過者入道之初步也。

是時陸馬野夫人已得郭裨馬野夫人之復。知彼家所用之冰菓。其製造者。最爲著名。乃呼其女。愛倫起立。與少年握手作別。往侍其母。其母面露喜色。屢誦製造家之牌號地址。若甚懼其遺忘者。曰。阿甲特街。培濕軒……培濕軒……阿甲特街。郭裨馬野夫人私念。李墨蘭夫人雖不德。而其夫固科學鉅子。不可不略與周旋。於是旁李墨蘭夫人而坐。略作酬應語。當是時。香莉復入堂中。招塔司魯以目。令其與己並坐。然是時。李墨蘭夫人已覺坐久。卽起立告辭。李墨蘭夫人出。而鮑希谷中尉至矣。中尉昂然拾級。以登。膽氣頗壯。欲以武士伉爽之。

氣施於婦人。以爲見白利。徒夫人後。可直告。以愛慕之意。然後訂期會。晤斯已耳。彼意凡人與婦人交際。無不宜如是者。不幸一踰門闕。豪氣頓挫。情感內動。肺腑搖震。身欲前而兩足重逾。縛鉛不聽。使令正躑躅。間而佩劍之柄掛於門。身遂前俯。觸一圓椅。由圓椅而及方椅。未及至白利。徒夫人前。而鮑希谷已坐下矣。是處適對郭裨馬野夫人。於是夫人與之周旋。問渠近日仍在萬阿賽葉乎。時時至巴黎乎。鮑希谷乃盼香莉而答曰。殆日日到。此是時香莉頗感其姨母留鮑希谷而與之周旋。忽見塔司魯起立。將告別。不禁大愕。急坐於其旁。塔司魯何爲而卽行乎。豈中尉之來與彼之欲行。偶然相值。絕無關於其間乎。兩人既同學。而又同班。然察其貌。若不相識者。豈兩人積不相能乎。抑以中尉在此。塔司魯有嫉妬之心乎。香莉是時既不能強之久坐。復不能引之入外室。而求其解釋早行之故。進退維谷。惟以雙眸注視地毯。然香莉強制之態度。仍安。

詳俟塔司魯出門後仍微笑趨近茶桌而謂鮑希谷曰曷不略飲少許是時鮑希谷與郭裨馬野夫人相對凝視若仇敵蓋郭裨馬野夫人欲鮑希谷先行以便彼與香莉獨對一詢比愛之近况鮑希谷則欲郭裨馬野夫人先行以通情款於白利徒夫人也中尉持茶盞而漸飲之自思曰彼何爲久坐於此而不去乎彼非姨母乃殘酷之人耳……余恨不能投之窗外……然郭裨馬野夫人之久坐於此實與彼大有裨益蓋彼與白利徒夫人偶相對坐則勇氣必大消苟郭裨馬野夫人早行令彼與香莉獨對其羞澁之態久不知若何矣彼未嘗不欲鼓勇與香莉一談而竟無術以振之以爲對所愛之婦人而表示其意見此天下事之至難者既不能與香莉暢談不如早行爲愈於是託辭告別并訂後會鮑希谷掉首卽去不作遲回審顧狀既出門胸中頗愉快蓋鮑希谷此次雖不能與香莉訂盟然遂走塔司魯卽外交上之極大勝利頗自悅其才幹之勝

人蓋自慶籠絡婦人之術實堪驚異也。

郭裨馬野夫人見其去長歎一聲若釋重負。今乃可與其甥媳獨對矣。香莉卽作譏諷語笑謂其姨母曰。姨母汝亦聞工人終日作邪許聲。汝聞之乎。余招延賓客。日吾失恒令工人作此。殊不可解。郭裨馬野夫人未答。卽蹙額問曰。比愛曾與汝談及窗戶有未善乎。彼不怨窗縫不密。而有風漏入乎。香莉聳肩答曰。彼所作之事。烏肯與余商議。且余遵姨母之訓。亦自適己事。吾兩人雖同居一室。固不相問聞也。香莉是時覺彼與其夫漠不相關。其夫之所爲。彼已度外置之。卽今晨之盛怒。亦幾忘之。第覺日間賓朋畢集。飽覽塔司魯之丰采。爲無上歡樂耳。塔司魯匆匆卽行。滋人疑慮。今日惟此一節。引爲憾事。餘皆躊躇而滿志也。要之人能自求樂趣。家庭雖苦。未嘗不可優游自得。香莉念至此。不覺喜形於色。笑謂郭裨馬野夫人曰。問變易窗戶啓閉之故於吾夫。非余所敢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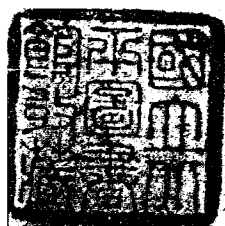
郭裨馬野夫人則大戚。以爲可怖之悲劇將演於香莉之側。而香莉顧茫然不知。仍歡笑若平常乎。欲告之而又遲疑。以爲以比愛將蹈之險事。告少婦令其驚醒。算學家之迷惑。豈余之職任乎。卒乃以希望戰勝。恐怖又曰。彼嘗怒室中空氣之不宣洩乎。香莉曰否。彼時以獐獩之狀施於兩小兒耳。姨母沙飛聞之。略慰自語曰。善……善……比愛苟不成。虛弱證餘皆無足懼。香莉繼述其夫對於故同學家之熱心。曰。彼與我語。當爲愛巴渡。若瑟之子呈請教育部求一免費之肄業。并當爲彼貯蓄銀錢作遊學之資。郭裨馬野夫人聞之。又大慰。呼吸乃舒。於是知向之所憂者。乃其過慮。比愛固未知家有可怖之種性。足以亡其身也。變易窗戶之啓閉式。僅其好奇之僻性耳。郭裨馬野夫人至是。乃決意不作恐怖語。以懼其甥媳矣。

香莉至是。忽憶及茄達利夫人所委之事。乃述昔日訪姨母於家座上。見一女

子年少而貌美。以此玉人爲萊蒙婦。似無遺憾。郭裨馬野夫人贊成之。謂彼與其夫皆以爲然。倍爾柔君爲國中人望。而家資又豐厚也。於是香莉具道茄特利夫人爲妹訂婚之意。郭裨馬野夫人聞之大悅。謂婚事由茄達利夫人既作是言。是倍爾柔家亦有意於萊蒙也。兩家同意。事必諧矣。惟有一端不可研究。者。兩小究相悅也。否耶。然婚事決不因此而阻也。是時夜色漸深。桌上之花式電燈。光芒四射。照耀全室。四圍靜寂。若甚宜於兩人之密議者。兩人移近坐位。語時聲浪甚低。密謀良久。乃得計畫如下。算學同志會跳舞時。令萊蒙與倍爾柔女士舞。而自明日起。白利徒夫人。卽經營婚姻之初步。香莉至是。已全忘身受是類婚姻之痛苦矣。以爲此事若成。乃兩人之幸福。柔麗愛脫容貌。豔麗儼若神仙。以表兄天資聰明貌亦不俗。且可因此久留白利徒於跳舞場矣。第告以沙飛姨母。令其作伐。而與茄特利夫人有所商議。則彼以姨母故。必當從命。

是吾與塔司魯亦能暢叙矣。非一舉而兩得耶。

郭裨馬野夫人與其甥媳握別。中心愉悅。不可名狀。歷階而下。自思曰。固知倍爾柔女士非科學團體中人。然年少而貌美。嫻於禮節。長於交際。惟科學或非所長。然齊哈台夫人不云乎。人之所求於婦者。非贊襄學業。乃消遣悒鬱耳。此理論與郭裨馬野夫人平日所持宗旨。適相徑庭。然夫人顧取之者。溺於倍爾柔家之富厚也。審慎周詳之婦人。往往有所溺而謬妄昏迷。令人失笑。郭裨馬野夫人卽其例也。沙飛溺於利。而忘平日之宗旨。香莉溺於情。而忘身受之痛苦。牽率以談婚姻。婚姻其可成耶。卒之萊蒙與倍爾柔女士訂婚之效果。適與預料者相反。寧不令人浩歎哉。



蔡子民先生著



附

錢靜方紅樓夢考
孟心史董小宛考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繡像

石頭記

洋裝二冊
二元六角

蔡子民先生所著石頭記索隱一書。

知其名者咸欲先觀爲快。茲特

用大號字。精印單行本一冊。此書於清

初掌故敘述極詳。後幅附錢靜

方孟心史兩先生紅樓夢考

董小宛考。典贍翔實。一時無兩。洵不

可多得之傑作也。

◎商務印書館發行

87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唯 一 無 二 之 消 遣 品

清宮二年記

德菱女士原著
冷汰 同譯

此書為前清駐法公使裕庚君之女公子德

菱女士所撰。記清室宮闈事甚詳。蓋女士入宮

侍慈禧太后二年。極為慈禧所寵愛。故凡慈禧性情之

乖僻政見之卑陋以及私蓄之美富遊嬉之

荒縱言之歷歷如繪。原書本為英文。經冷汰二君用京

語譯出。尤饒趣味

洋裝一冊 定價五

7
58)上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五十八編

科

學

家

庭

卷

下

商務印書館印行

813.7
661
207(58)下

81
66
2:

813.4
661
2:3(58)下



3 0619 9313 9

科學家庭卷下

第六章

算學同志會跳舞後數日。萊蒙往亞來朗路訪勃臘台君。當跳舞之夕。萊蒙滿擬與柔麗愛脫藉圖良晤。不幸是日彼姝適患腹疾不能離牀。萊蒙見意中人久不蒞會。數日希望全成泡影。懊恨之狀不可言喻。繼又思之意中人雖未蒞止而勃臘台氏兄妹已聯袂而來。曷不與之談以探柔麗愛脫之意向乎。顧來賓與萊蒙周旋者頗衆。萊蒙尙無餘閒作此密談。久之忽又見長官數人策肥馬駕高車御華服綴肩章轟然而來。賓客無不屬目。萊蒙乘衆人精神外馳時引勃臘台君與其妹入一室。隅此處爲府中僻地。罕有人至者。三人接膝密談。萊蒙初則談昔日與勃臘台君同校肄業時之情狀。并憶及勃臘台君之父。其

教授法高出儕輩。己之科學知識實由彼發其端。卽其父郭裨馬野君亦深致其感激之詞云。吾兒萊蒙之所以能有今日者。勃臘台君教授之力也。繼論魯意。勃臘台保祿之妹名魯意才脫其小名也譯者註之學業并詳詢考入散佛爾大學之試驗成績談

論方酣。忽聞鈴聲。知跳舞已畢。三人遂握手作別。萊蒙私念柔麗愛脫事尙未詢及。則余之事未畢。他日當訪勃臘台君於家也。柔麗愛脫一病經旬。醫家以爲巴黎氣候太寒不宜於腹疾。當往南方溫暖之地以資休靜。柔麗愛脫遂離巴黎而婚。婚事亦擱置不談。俟來年春初再作計議矣。然萊蒙心中固無時不念及此事也。急欲詢之勃臘台君。遂於跳舞後數日卽往訪之。

亞來朗路居民繁盛。街市喧闐。路踞紅山之麓。爲巴黎古城之附郭鎮。勃臘台家所居之屋形式樸質。而建築頗古。蓋唐番華歇陸礮臺之遺構也。門外蹲一大石獅子。以鐵柵若鳥籠狀柵門。則有人司其啓閉也。勃臘台君之家事一老

嫗主之。此老嫗卽撫養保祿與魯意者。當萊蒙來訪時。老嫗適外出。保祿亦未歸。家中惟魯意在是時。魯意適於黑板上解一習問。黑板卽懸於膳堂之窗前。居室狹隘。彼等卽以膳堂爲脩業室也。習問解決畢。忽聞鈴聲。知有客至。遂啓門。延萊蒙入膳堂。并爲其兄謝晚歸慢客之罪。且請萊蒙少坐以待之。萊蒙入室。見屋雖不廣。而陳設頗清潔。油漆器具潤澤。有光。几案無雜物。陳列銅器數事。明亮若鏡。窗格玻璃皎潔。無塵埃。雖至微之物。無不位置得宜。洗去垢穢。萊蒙行至黑板前。卽止步。蓋科學家見滿書號目之黑板。若美人之見鏡。巧匠之見雕琢品。未有不屬目者。萊蒙趨近黑板。凝神以察之。魯意頃所解者。爲代數習問。校中所授之日課也。題雖不甚艱深。然解之亦頗繁重。黑板滿列單項式。及多項式。由此演算。事倍而功半。非簡術也。萊蒙正其目鏡。靜觀良久。欣然若有所悟。呼曰。得之矣。得之矣。得之矣。得之矣。乃顧謂女郎曰。女士。此法太累贅。不易畢事。

且易誤魯意趨而前兩頰微頰以所演習問爲算學家所見殊愧惡也答曰此法乃校中教員所授故以此演之耳萊蒙曰此題以台甲脫法台甲脫爲法國大算學家譯者註馭之卽簡易直截鄙人試爲女士演之女士願聞之乎魯意曰固所願也特不知能領悟也否耶萊蒙曰此最淺顯女士聞之未有不明者何謂台甲脫法卽以形像表方程之法也今世習用之圖解法其要義不外以線表數目以形表方程卽台甲脫法之苗裔耳萊蒙語畢卽取布拭板置布於暖爐擇一粉筆畫線於板而解釋之魯意凝眸以觀不敢聲息覺幾何製圖之法神奇不可思議數忽成線線又爲數令人目眩魯意是時若有一新世界湧現於目前山河城郭皆呈怪狀歡樂不可言喻至萊蒙則頗驚魯意天資之聰穎遂任性講解滔滔不竭久之覺所語太深不合魯意程度戛然中止然魯意已領會其大畧矣卽從而畢其說又爲之立一結論焉由是可見魯意於算學有夙慧可不

勞思索而得。萊蒙爲之讚歎不置。曰：女士眞算學才也。

兩人討論已畢。默坐片時。以舒呼吸。鈴聲大振。保祿自公司中返矣。保祿進見萊蒙。魯意卽退。萊蒙曰：頃者與令妹談。渠天資聰穎。長於算術。君父有知亦當含笑於九原也。保祿笑而答曰：君毋謬譽舍妹。之略知一二者。爲貧所逼。不得不力學。爲異日餬口計耳。保祿以舊同學之光臨。爲無上之榮幸。且彼於科學素致其崇敬。平日有以此事見告者。彼無不悉心聽受。幼年時志頗壯。彼固以科學家自期許者。今見萊蒙學成名立。負一時之望。談論間深致其欽敬之意焉。而萊蒙見其學友譽之不置。且見其科學知識遠不如已。侈然自大。覺科學家之尊榮。浩無涯涘也。然談論僅數語。保祿已知其命意之所在。心中大震。若有物擊之。以爲柔麗愛脫之婚事。彼絕未措意。彼視柔麗愛脫。恆若服短裳。跳躍歡笑之童孩。待之若同胞之弱妹。不敢存一非分之念。蓋兩家貧富判若霄。

壤婚。事。必。不。能。成。也。今。聞。萊。蒙。欲。求。婚。於。倍。爾。柔。家。對。於。柔。麗。愛。脫。之。愛。情。蘊。釀。於。胸。中。而。不。敢。發。者。不。覺。曝。露。嫉。妬。之。心。油。然。而。起。仇。視。萊。蒙。之。念。不。能。自。制。遂。自。思。曰。嫁。一。傲。慢。寡。情。不。明。世。務。之。子。如。萊。蒙。者。豈。柔。麗。愛。脫。之。幸。福。耶。保。祿。與。萊。蒙。同。學。相。識。時。萊。蒙。之。年。已。屆。性。情。顯。露。之。期。終。身。之。品。行。皆。可。於。此。時。決。之。萊。蒙。在。校。離。羣。獨。立。絕。不。與。同。學。諸。人。相。往。還。若。不。屑。與。之。爲。友。者。偶。有。人。涉。其。室。明。日。卽。不。敢。復。往。意。念。中。彷彿。見。門。限。增。高。幾。許。也。彼。於。他。人。之。問。未。嘗。不。爲。之。解。釋。未。嘗。不。爲。之。討。論。指。示。然。其。講。論。時。每。露。驕。矜。之。色。其。本。意。不。在。誘。掖。其。友。生。而。在。表。示。其。博。學。故。講。解。雖。勤。而。人。不。以。爲。德。萊。蒙。之。不。見。悅。於。衆。人。有。若。此。者。然。萊。蒙。娛。樂。時。則。情。形。又。大。異。冷。淡。傲。慢。顧。瞻。深。沉。之。博。學。家。頓。變。爲。活。潑。嬉。戲。之。童。子。見。者。無。不。驚。愕。以。爲。今。所。見。者。非。昔。日。之。萊。蒙。得。無。誤。乎。萊。蒙。性。情。之。善。變。有。若。此。者。然。保。祿。深。知。之。當。出。李。克。幢。部。園。

而遇是人。猶憶及之。是時萊蒙則握手爲禮。頗致殷勤。且邀保祿至家。促膝暢談。若深以七載契闊之故友。爲至樂者。保祿私自念曰。萊蒙固篤於友誼者。此余昔日所未知也。及此次來訪。聆其言論。恍然悟萊蒙之致殷勤於彼者。爲利益之相關耳。欲探倍爾柔女士之消息於彼耳。握手爲禮。登門訪謁者。爲婚姻耳。鄙薄萊蒙之念。不能自己。復私計曰。此人烏可爲柔麗愛脫之偶乎。夫萊蒙門第清華。名號顯赫。以此炫於廠主之前。倍爾柔君爲所惑而訂婚焉。亦事之未可知者。然於萊蒙之問。僅以謹嚴之詞答之。以爲魯意。處事慎密。柔麗愛脫雖以祕密事相告。決不肯宣之於外。卽已於主人女之婚姻事。亦不敢有所參預也。萊蒙尙未知其友蘊蓄之意。惟怪其答語之淡漠。大缺所望。遂畧談數語。匆匆作別。出門取道阿薩司街。自思自語曰。余教導其妹。不遺餘力。其妹得此新術。考試時不患不出人頭地。而保祿顧不以友道處。余豈非事之至不平耶。

快怏若所失。

萊蒙雖時憶及此久之亦於保祿落漠之情態逐漸遺忘而所存於腦際者惟與女郎小立板前討論算學之一段佳况耳彼頗憾散佛爾教員之失教以魯意之才當授以高深之算術而惟授絕無興味之考試問題魯意天資卓絕尤長於算善教之所造當不至是也萊蒙因此幻想遂牽連致念於魯意之身世以爲三載後彼畢業於散佛爾大學可望得一位置然以彼家世僅能偶一教員則將棄其家室子女而肩任教務竭畢生之力謀薪水以贍其生不暇任撫養之職享天倫之樂豈不大可悲耶以魯意之美麗聰穎偶叨天幸得一快婿使彼無衣食憂專心教子以其餘間復與當世之名媛淑女上下其議論則詎非彼之幸福乎萊蒙念至此不覺侈然自得曰魯意得婿若余想可以無憾矣繼又思兩家門第懸殊此事必不能成亦遂捐棄不道然死灰復燃數日後又

念及之。

女郎立黑板前。演習問時。無婦人羞怯態。而萊蒙則適於是時。賞其美麗也。始則見其兩眸子黝黑而光明。射於己之兩目。繼則見五官位置之得宜。兩頰顏色之嬌麗。而軀幹又相稱。服百色衣。萊蒙每一憶及神情搖曳。不能自持。萊蒙屢欲驅此幻想。而勢有所不能久之。此幻想遂大書深刻於萊蒙之腦中。幾於頃刻不忘。當是時。萊蒙念茲在茲。對李克幢部之大廈。不復致念於末婁思之光學。而過甲巴之雕像。亦不復追思昔日所習之天文矣。

萊蒙僅有一策。足以排悶。卽復致其愛情於柔麗。愛脫而促其母速往議也。郭神馬野夫人甚悅其子之妙於擇婦。故卽發一書致茄特利夫人。詢問柔麗愛脫之近况。茄特麗夫人見其妹之婚事。漸相接近。不勝欣悅。卽郵覆一書云。妹病已愈。下星期卽返巴黎。自後兩家遂訂於教皇誕節之次日。兩少年赴陸馬

雅家跳舞會。因以相見。此議甫定。忽遭一意外事。預定計畫。仍復破壞矣。此不幸事維何。卽陸馬雅夫人之伯父。忽暴卒也。彼爲台格落氏。國中望族。而逝者。又爲科學聞人。故科學院中。爲之制喪服。以誌哀悼。陸馬雅家之跳舞會。不得不中止矣。

屆期。萊蒙往陸馬雅家。聞此惡耗。不禁廢然若失。退時。且行且思。曰。機緣不湊。卽婚姻不成。兆不如捨柔麗愛。脫而別求一相當之人。擁柔麗愛。脫之。匿資者。頗不乏人。設法求之。亦非難事。且余胸中。尙有一女郎。篤好科學。其天資學力。皆足。使余欽佩此人。蓋最合余意者。萊蒙思念至此。勃臘台魯。意美麗之容貌。又湧現於腦際。繼又自悔。曰。余雖鍾情於彼。未知彼亦鍾情於余耶。且余家與勃臘台家。門第太相懸殊。卽我兩人情投意合。亦豈能違父母之意。招旁人之訕笑。而締婚耶。以余家之門第。非擁豐厚之匿資。及具清華之族望者。烏足

與。余。家。偶。乎。輾。轉。思。維。將。成。癡。疾。當。是。時。春。光。晴。麗。明。媚。之。韶。光。照。耀。大。地。而。萊。蒙。若。未。覩。也。游。女。如。雲。御。春。服。以。逍。遙。而。童。穉。欣。忭。恣。嬉。笑。於。道。左。歡。樂。之。態。有。若。羣。雀。而。萊。蒙。若。未。審。也。彼。行。則。垂。首。攢。眉。蹙。額。若。重。有。憂。者。所。憂。維。何。不。能。自。解。第。覺。傍。徨。瞻。顧。胸。中。懷。疑。不。能。解。決。之。事。時。往。來。於。心。曲。耳。萊。蒙。百。無。聊。賴。乃。誦。其。昔。日。所。著。名。句。以。排。遣。此。數。語。卽。萊。蒙。自。鳴。其。得。意。而。作。者。自。彼。視。之。此。數。語。聲。之。宏。若。黃。鐘。大。呂。光。之。耀。若。北。極。曙。色。萊。蒙。一。生。之。價。值。皆。以。此。數。語。表。之。其。辭。曰。科。學。家。者。一。國。之。選。也。藝。術。大。學。畢。業。生。者。科。學。家。之。選。也。工。程。師。者。藝。術。大。學。畢。業。生。之。選。也。層。累。而。上。萊。蒙。誠。選。中。之。選。矣。然。此。猶。未。足。以。盡。萊。蒙。也。蓋。萊。蒙。爲。科。學。名。家。之。後。裔。而。科。學。名。家。中。郭。裨。馬。野。與。馬。野。爲。之。最。故。可。益。以。二。語。曰。以。科。學。世。其。家。者。工。程。師。之。選。也。郭。裨。馬。野。氏。者。科。學。世。家。之。選。也。

當是時塔司魯喬治亦自陸馬雅家出與萊蒙相去僅數武萊蒙方神思暫亂未見也塔司魯則固見之然不欲與之接談駐足書肆前翹首以望佯若觀陳列之書籍者以俟萊蒙之過萊蒙既過喬治乃行

塔司魯亦頗致憾於台格落氏之暴卒蓋彼滿擬於是夕與愛倫定婚也前日已傾吐肝膈與之暢談矣第於是夕請女郎告以維持道德禁阻惡孽之道愛倫必悅其信道之堅樂而親之事即諧矣凡此計畫皆因台格落氏之喪而毀塔司魯又烏能不怏怏乎且自塔司魯觀之此次不見愛倫春季中將無見面之望人生聚散不常自是以後假期將至或因他事而旅居別處或因位置之更動而遠適異國或因城市囂塵而避居鄉間無由覩愛倫之玉容歲月荏苒愛倫其將不我屬乎

塔司魯又覺彼與白利徒夫人之交情亦將中斷彼滿擬於算學同志會每次

跳舞時。與白利徒夫人作恆久之周旋。蓋鮑希谷墮馬身傷。杜門養疴。萊蒙方
鍾情勃臘台家。無暇念及於此。至白利徒。則以其妻方與茄特利夫人。共談柔
麗愛脫與萊蒙之婚事。絕不干預其行止。不幸跳舞會因喪中止。且是時白利
徒夫人有一子病痘。染及其他。白利徒夫人專意調治。不見客者六閱星期矣。
塔司魯無由見夫人之面。不禁大戚。以爲彼與夫人之情誼。行將疏闊。且夫人
於深居不出時。必將其昔日之言論。反覆推勘。則其謬誤之點。行將發現。而誘
惑之功。將毀於一旦。譬之戰事。昔日夫人已陷重圍。今將潰圍而出矣。

塔司魯且行且思。舉步甚緩。偶仰首一望。忽見香莉。揆其所行之向。似亦從陸
馬雅家來者。蓋香莉與陸馬雅家爲親戚。今陸馬雅夫人喪其伯父。不得不
往吊焉。塔司魯見香莉而大悅。卽趨前禮。并乞香莉許其同行數步。以舒渴想
之忱。香莉於無意中。晤彼亦深。自欣幸。遂許喬治之請。於是兩人渡溝。往蒙沙

園塔司魯卽談及台格落之卒。深致其悼惜之詞曰：是人天資絕異，不幸早卒。測地學家又弱一个矣。科學界失一健將矣。塔司魯語至此，卽繼以譏諷之辭曰：台格落君崇奉真理，不遺餘力，試以一事證之。每逢賽馬之期，彼恆不願其子女往觀，蓋恐童子見衆馬狂奔疾馳時，高舉其兩後蹄，將誤會馬之行走，由於兩後蹄也。此可笑之故事，誠屬之台格落君乎？恐亦未能確定也。然塔司魯不暇審其確否，彼於博學家若有夙根，每次談及，未有不加以揶揄之詞者。今述台格落君之故事，卽以彰科學家之愚妄，欲香莉聞之，愈不滿於其夫也。此如車行淖中，輪旋而泥濘四射，因台格落而譏及白利徒喬治，誠工於鬼蜮含沙之術哉。

兩人至蒙沙公園，卽取小徑以入。池邊小立，見池中，叅白鵝數頭，隨波上下，容與中流，怡然自得。池濱特立損壞之古石柱數千，影落水中，倍見脩偉。池水清

碧望之見底晴麗之日光穿樹葉之漏隙而下射池底作淡金色塔司魯曰良辰美景令人心醉余至此地覺呼吸爲之大舒神志爲之清明脈絡間皆若有靈秀之氣充塞之噫可憐之台格落竟不得領畧此春光之明媚耶試觀園中樹木舒其綠掌葡萄架上茁其紅芽當春而發逢冬而萎循環往復之理至爲奇異彼博學之士於是類近在目前之理顧不之考而惟勞其志慮以算月球之縱橫線抑又何耶香莉曰君言誠然科學中亦豈無美麗之觀哉卽以天文學論此朗然之日月爛然之星辰使無天文學將何以盡仰觀之功將何以升其靈魂於大地以外塔司魯搖其首曰靈魂乎……惟科學家信之耳……自科學家論之人體之最貴者莫如腦蓋腦者載靈魂之器也……此說創於公脫華巨師丹因彼爲科學家之魁故研究科學者無不翕然宗之香莉未審公脫華巨師丹爲何如人然亦曾聞之似爲其友所居之街名也故聞塔司魯言不甚

明曉塔司魯面作笑容以杖端擊草地上之小白石塊而挑去之徐言以解之曰公脫華巨師丹者古之大算學家也天地間之形形色色彼無不以公式馭之卽眞宰之尊嚴彼亦以方程視之云此方程之根爲幻數也香莉聞之作驚愕狀蓋彼自幼至長視科學若天經地義之不可違社會習慣之不可離今聞塔司魯言覺科學家之學說亦荒誕絕倫輕視之心不覺油然而起矣

兩人遊玩已畢卽登一小石橋橋踞小川上此卽池水旁流而成者橋畔適有園丁數人蹲草地上植玫瑰花數叢花雖含蕊未吐然色已外露紅鮮可愛映以日光之金色襯以芳草之碧陰倍增妍麗香莉見之歎美不置爲之止步塔司魯曰余所愛者惟玫瑰花此花中之名稱其實者此花中之花也自余觀之玫瑰花者草木世界中之美婦人也香氣馥郁色澤鮮麗而枝葉苗條足以與之相稱且枝葉皆綴芒刺所以拒強暴之采擷足徵其品節之貞潔故余每見

玫瑰。花。點。綴。之。玩。物。如。讀。古。詩。人。之。香。豔。篇。什。未。有。不。油。然。生。感。者。香。莉。曰。君。言。是。也。塔。司。魯。又。益。之。曰。聞。近。日。有。玩。物。陳。列。所。游。覽。者。皆。稱。其。美。鄙。人。欲。訂。定。一。日。與。夫。人。偕。遊。於。此。夫。人。其。許。之。乎。香。莉。私。自。駭。異。以。爲。彼。忽。與。吾。訂。期。會。晤。其。意。何。居。於。是。笑。而。駁。之。曰。於。二。三。百。人。中。吾。與。君。攜。手。偕。游。其。不。爲。人。所。訕。笑。乎。

於是兩人自橋頂拾級而下。循一小徑而行。此徑在小川之旁。通一環洞者。兩人行至洞口。見洞中黝黑。香莉怯懼退縮。繼卽自慰曰。洞雖昏黑。固不害人。吾何爲懼怯哉。且出入此洞者。亦不僅吾兩人。一婦人挈其女。方向洞中來。諒亦入此洞者。於是兩人相將入洞。初進時。目前昏暗。不見一物。有頃。目光漸明。見一線流水。自足邊過。斜趨而下。作瀑布狀。汨汨有聲。當是時。溪水阻路。越之。乃能前行。於是塔司魯伸一掌。香莉卽置其纖指於掌中。喬治緊握之。而兩目復

注視不釋。以柔媚之聲懇之曰。夫人其許我同遊玩物。陳列所乎。香莉聞之。全身震顫。欲答以此事必不能行。而一縷柔情。梗於胸中。四體百骸。皆爲所禁止。無抗拒之能力。於是答之曰。君旣必欲與余游。余亦不能堅拒矣。香莉得喬治之助。一躍過溪。兩人相將出洞。行數武。卽達劉思道愛爾大道。自是以往。皆繁盛街市。兩人同行。殊不雅觀。不得不分道矣。

塔司魯問曰。明日夫人有暇乎。香莉聞之。遽然警覺。蓋憶及明日當辦之事也。卽作沉思狀。自語曰。明日乎。塔司魯復曰。明日八點半鐘。余候夫人於公主門。夫人來此。必經叢林。旭日初升。晨景清淒。行萬木森森中。聽鳥語。蔭喬柯。至樂也。香莉狐疑不能決。然覺塔司魯有所籲請。已卽失其抵抗之能力。無術以拒之。於是勉允之曰。敬遵君命。

兩人遂分道。塔司魯視香莉行稍遠後。乃返身行。自語曰。明日余將竭力以動

之。至偏僻無人處。余將告以余之愛彼也。……香莉歸家。夜不成寐。輾轉思維曰。明日之事。吾能料其究竟。玩物陳列所之游。不如背約弗往之爲愈也。香莉此時覺已首頓增重量。枕不能勝而下陷。蓋有互相矛盾之意。念數端激戰於腦際。而香莉無術以解決之也。香莉愀然以思。以爲明日之事。揆之於禮。雖有所不合。然尙不得謂之大過。且約友參觀陳列所。貞潔婦人所恆有者。尙不足爲盛德之累。所可慮者。塔司魯巧於設計。工於呈媚。恐一至陳列所。又將別有要挾。余將何術以處置乎。香莉輾轉枕席間。旣無術以決明日之事。復致念其良人是時。方專心壹志於乾枯無味之科學。終日禁錮於書室中。家庭間無絲毫樂趣。香莉念及此。不禁愀然悲也。

香莉輾轉反側於無可奈何中。忽得一策。足以平此憂思。解此困難。此策維何。卽以明日之事。嫁其責於白利徒也。香萊預定於明日晨殮時。直告白利徒以

往遊玩物陳列所之事。使彼聞之而不悅。則不必出使彼而不拒。則可踐約。如是。則明日出遊之事。歸其責於白利徒矣。

黎明香莉卽醒。因思山澤童夫人有言。凡與博學家爲偶者。非終日徜徉於外。以遣愁悶。必不能久與之居。引此說以解今日之困難。可不繁言而決矣。香莉起身呼僕婦。僕婦入室。卽謝曰。夫人。余未聞鈴響。故尙未知夫人已起身也。室中之鈴。殆不稱其職矣。香莉曰。汝何不告之主人。曰。夫人。余曾言之。主人以爲紛更亦無益。電鈴之不靈。由於電餅中電流稀淡之故。香莉曰。電流稀淡乎。曰。然。此由夫人平日按鈴時用力太猛太久之故也。香莉曰。是誠吾過。然曷不雇工脩整。曰。主人不許。云。但俟……香莉不耐久候。卽代爲之畢。其說曰。但俟電餅中電流濃厚。卽可使電鈴靈通矣。淵淵乎學理之深沉也。蓋白利徒於家中之細事。皆以學理規定之。電鈴其一端也。彼於晚間之燈火。

有定則廚中之羹沸有定例室內之灑掃有定規僕婦拂除塵埃有不合其程格者彼必責之庖丁煮水有不從其條例者彼必詰之彼時飭其僕婦焚香於室中云所用之醋不甚純潔醋酸之外尙含他酸質非香氣氤氳不足以驅除之也僕婦言及水彼必斥之曰此輕養二耳水者俗名也言及鹹彼必呵之曰此沙定綠養耳鹹者寡學之徒所稱也白利徒之拘迂可笑有若此者

是晨白利徒心緒甚惡目凝額蹙沉默不作一語晨殮已畢僕婦進菓兩子急出不復顧戀桌上之食物矣蓋深以其父不問九數證誤法及相等三角形爲幸事也香莉是時御新制之淡紅繡花衫滿擬白利徒見之必詰其何爲然後以實情告之然白利徒絕不問及若未覩其婦之新裝束者起身向窗前小立玩園中陳設之盆景花卉微歎曰僕人不注意於花木久不灌溉盆花行將枯萎蓋考其實白利徒心地尙不惡今見草木乏水而枯惻隱之心油然而起卽

趨往觀之。是時之白利徒似已脫離仙界而墮入塵境矣。於是香莉乘機進言曰：余不知今日而御春服稱乎否耶？蓋今日氣候較寒於昨日也。白利徒疾揚其首凝視其婦抗聲言曰：余欲知汝之斷語以何者爲依據乎？香莉曰：亦依據余所感覺者而言耳。白利徒重述是語作譏諷狀曰：依據余所感覺者……此不得謂之憑證也。此……婦人所感覺者往往適與實事相反。

白利徒語畢，卽植立於香莉之前，揚其右手，緊駢其食指與大拇指，蓋博士宣告一定理時恆作是態也。徐言曰：欲謂今日寒於昨日，當於昨日之某時觀溫度表誌其氣候之度數，復於今日之是時察溫度表而誌其氣候，兩相比較，然後能定兩日之寒暖，然是區區簡略之條例，豈足以定氣候乎？白利徒是時雙眸逸出目鏡，以視婦婦不答，乃大失望，垂其臂，聳其肩，繼前說而言曰：此余之所疑也。夫合法之考察，非婦人之所能，而吾妻爲尤甚。白利徒語至是，乃加以

結論曰。凡論一事。非據合法之考察。必不能妄下斷語也。

香莉曰。雖然。余之肌膚。非麻木不仁。竟不能覺今日之寒較甚於昨日。耶君之譏。吾無乃太甚。白利徒曰。夫人幸恕我夫人之問題。今已變其性質矣。夫吾身較寒與天氣較寒爲兩事。不可併爲一談。天氣較寒者。絕對之考察。衆人之所同也。吾身較寒者。個人之感覺。一人之所私也。博學士語時。以手作勢。一語一逗。若甚快。其辯論之雄偉者。至香莉則默不一語。惟於桌上覓一水餅。用以灌溉花木。然白利徒與人論事。必窮其究竟。不肯中止。遂仍前說。以言曰。今當求兩日間。汝身寒暖不同之故。夫一身之寒暖。或因他事。不盡關於氣候之變。更換衣服。亦能致寒。卽其例也。香莉曰。此言是矣。昨日余服藍色袍。今日則易以淺紅色。此固顯然易見者。白利徒曰。否。顏色與寒暖無關。今日之衣所用之料。其質爲何。曰。愛夏綾。曰。何物所成。曰。麻與絲之混合織品也。曰。昨日之衣所用。

之料其質爲何曰龐幢綾曰試爲我譯之曰絲與麻所織成也

白利徒撫然以思者良久繼乃以頃所問答之辭重述之兩種衣料既皆由絲麻混合而成則問題之最要關鍵在知兩物多寡之比例然欲知其比例當知調和此兩物之法是否相同夫布帛之屬不外經緯二事今二種衣料用一縷絲與其一縷麻相間相和而成乎抑純以一物爲經而純以他物爲緯乎此不可不詳細推勘也香莉見其夫苦心勞慮紛擾不休乃勸告之以爲研究此事不必如是之繁碎第取兩衣料各截一方即可得其究竟矣白利徒答曰然捨是別無良策言時狀至鄭重若舉行一物理試驗者

香莉卽笑而言曰販夫俗子無絲毫算學之知識者幾無不知龐幢綾之厚三倍於愛夏綾故昨日余所服者爲冬令之裝束而今日所御者爲春季之衣服也此事之至簡而算學家顧昧之耶言已大笑白利徒見己之言論爲婦所摧

卽怏怏不悅。蹙其眉額。憤憤曰。由是言之。頃所討論者。亦贅疣耳。無益於實事也。第言汝今日之衣較輕於昨日。故覺今日之寒較甚於昨日。如是於義已足。奚必洋洋灑灑。討論不已耶。白利徒語至此。聲漸銳。乃卒其辭曰。吾與汝意氣不投。不相爲謀。汝欲有爲。則徑爲之。此等事與余無關。余將返書室。以究余之學問。汝亦自適其適。可不必就商於余也。

白利徒語畢。起立。將出膳堂門矣。忽見小桌上。陳黃色封面之裨乘一冊。蓋殮前香莉方讀是書。迨入席而置於此者。白利徒每見書籍。必加翻閱。故見此書。卽止步。首讀篇目。良久不釋。若未識此數字者。其目曰。

愛情之休息所。

繼開卷。至香莉作記號處。此爲一章之首。白利徒卽誦其首數行曰。是日也。賓朋畢集。皆延入堂中。堂廣八邁。當平方。高大宏敞之巨構也。白利徒誦至此。聲

卽止。蓋彼意中方演算八之方根也。夫八之平方根等于 $\sqrt[2]{8}$ 卽略近值 2.828 也。然則濟濟賓朋乃羣萃於寬廣各得二邁當又八之堂中無乃太迨隘乎。且堂之面積僅此區區安得謂高大宏敞之巨構乎。卽此足徵是書之絕無價值也。白利徒頗怪其婦何以取是不足徵信之書而讀之。博學士是時搖曳其身若欲與其婦有所討論乃迴首顧婦。婦方漑花力持水甌而俯灌之。軀幹微彎柔軟若線。香莉對日而立。此苗條秀雅之影適射於窗玻璃上。而白利徒未見也。方念書中之謬誤其婦必不能明告之亦無益於是默不作聲移步出膳室門而去。

白利徒方閉戶。香莉卽自語曰。余不能復請命於彼矣。余將往玩物陳列所矣。然香莉是時尙未計及其子。兩童子俟其父出卽奔而入。白利徒夫人呼曰。汝兩人尙未入校乎。曰。今日爲星期四。香莉因塔司魯之約。遂忘是日之舊。

例。蓋每逢星期四日。香莉必挈兩子以遊。遊必盡歡。童子以此爲大樂。今日香莉將何以處此兩童子乎。塔司魯已候於陳列所矣。已允其會晤矣。若遊玩既畢。然後赴約。未免太晚矣。於是謂之曰。吾親愛之兒。今日柔麗代余之職。挈汝輩出遊矣。朗利哀聲以問曰。母乎何爲如是乎。香莉聞之。凄然以悲。蓋香莉生平不作謊語。今其爲第一次。未免傷心耳。於是急求一說以掩飾之。并以慰童子。乃告之曰。汝輩前日非言及欲蕩舟乎。今日余所往之地。適無池沼。不如從柔麗往遊。李克幢部園。此處池水寬廣。汝輩儘可蕩舟。以嬉。苟汝輩今日不惡作劇。後星期余必與汝輩同遊也。童子聞之。歡欣以去。香莉心乃定。于是入室。御冠對鏡。自鑑見己冠絡頸之纓。拳曲不中繩墨。殊不雅觀。乃取火酒燈炙制纓之鐵鈕。而引伸之。俾纓增其長度。柔其性質。二分鐘後。布置已畢。乃啓行。過外房。復諄囑柔麗曰。不可令童子嬉水。彼等儻身以玩遊。魚則阻之。兩人相毆。

則排解之歸來不可太晚。

香莉啓門出至扶梯旁復停步結其手套之鈕扣當是時香莉雖強爲鎮定而心實紛擾蓋彼一人獨出而託子於僕終嫌疏漏惟願竟日無意外事卽爲大幸然烏能決其必無乎幸柔麗爲僕婦中最堪信託者彼任監察之責或不至有意外之虞也香莉正下扶梯之首一級忽聞哀呼聲似發於其房陡然止步血潮上湧慈母于子神經之靈敏有如是者彼卽回身返走忽趨裝飾室見朗利全身皆火燄柔麗驚惶失措方灌水以熄火也朗利自其母出戲以火柴燃酒精燈而忘將火索旋下聞柔麗自外來急欲熄之不意倉皇間燈覆於身火遂著衣裳而焚矣白利徒夫人入室卽取被褥裹朗利火燄卽熄朗利乃慶無恙是時白利徒亦聞聲而至痛責僕婦并及香莉香莉啜泣以撫其子以爲今日之禍彼實兆之。

有頃醫生至。徐徐去朗利之衣。飢膚幸皆無恙。惟恐怖特甚。神經未免錯亂。耳於是醫生戒家人。童子當休養數週。可望痊愈。香莉卸服裝。坐病榻之側。護視其子。是時塔司魯正候于公主門。屢視時計。方恨恨。詈婦人之爽約也。

第七章

良久朗利呼吸漸平。床上之白呢被時起時落。若應呼吸之節奏者。朗利已漸入睡鄉矣。香莉乃取小杌坐於床側。曲其肱肘抵膝。手支頤。凝神以思。若有無窮悲感蘊於胸中。以爲今日之禍。烏知非天之所以警覺余乎。天之降罰于余。子烏知非懲余之蕩遊乎。蓋婦人之恒性。凡遇意外事。必推其故於天。而以悔罪懺惡爲挽回天怒之良策。故白利徒夫人沉思良久。卽私自設誓曰。苟朗利能速愈而不留絲毫之傷痕者。余永不願見塔司魯之面。然塔司魯豈肯如香莉之願。避匿不見乎。渠之性至爲執拗。已屢登白利徒家之門。探聽消息矣。香

莉皆未接見。然香莉能保永不與塔司魯相遇乎。既遇矣。見面後作何狀態。且將何辭以謝之乎。凡此困難。香莉皆計及之。并一一籌對付之策。渠此時一心一意。正所以求其子之速愈也。

香莉勇於改過。毅力苦心。固可欽敬。然香莉深于情。彼與塔司魯之交誼。未能盡忘。而昔日遊蒙沙園洞中。攜手偕行。尤覺震魂蕩魄。凡此情狀。皆時往來於香莉之心目中。香莉雖欲驅而遠之。一時尙未得其術也。繼又思之。塔司魯雖儀表甚偉。長於交際。然其心術實不堪問。彼之言論。謬誤實多。終日以誘惑婦人爲事。與之交者。往往美其丰采。眩其議論。而傾心悅之。失防禦之力。墮入陷阱者。不知凡幾。要之塔司魯果爲正人。當求一位置以務正業。奚爲終日遊蕩。作此鄙態。且香莉不知塔司魯家世。而其談論時。又往往作戲笑滑稽狀。未易探其職業家資。及已往之事實也。香莉念及數端。覺塔司魯品格甚卑。昔與之。

友未免不智。以是羞惡之心。油然而起。兩頰頓紅。慚恨不已。

於是香莉注視朗利所臥之病榻。目不轉瞬。其殷勤懇摯之狀。頗似黑夜舟行。驚濤險浪中。恐觸礁而引領。以望燈塔。蓋惟見此愛子慚愧之念。乃稍釋也。是時香莉已脫離情網。而復爲慈母矣。覺塔司魯及時行樂之語。及山澤童夫人自求幸福之說。皆謬妄不足道。以爲及時行樂。及自求幸福。無益於臥此小榻中。不識不知之童子。且或因行樂之故而損及孩穉。如余今日之事。是也。是時香莉慄慄危懼。若臨深淵。私自計念。此時萬不可無人任引導。擁衛之責。護彼出險。然此引導擁衛之責。不屬於良人。將誰屬耶。吾兩人之不洽。究何爲耶。往往因細故而詬誶大起。至於今日。而各不相謀。惟以爭鬩爲事。吾兩人何相仇。若是耶。脫於童子之病。兩人同其憂樂。均其勞苦。則以共歷患難之故。而生愛情。仇儷重諧。或可有望。然白利徒初。雖痛責僕婦。不能先事預防。及聞醫生言。

卽泰然自適。仍入書室。求彼學問。不復視其子之病矣。於是香莉私自計曰。吾兩人之接近。豈余當首發其端乎。香莉是時不復計及良人之責言。并不憶夙昔之怨恨矣。惟欲伺一機緣。以進言於良人。令其猛省。使彼憐愛其子。篤好其婦。使彼知家庭之間。長此乖戾。不特傷天倫之樂。并足傾覆其家。故今日要務。在捨虛遠之學理。而急求和協家庭之策。以維持家政也。

香莉思慮方酣。僕婦忽入室告曰。古維野夫人來訪。已候於廳事中矣。香莉私念此人不可不接見。乃答曰。余卽出見。語畢。起立對鏡。自鑑見頂髮撩亂。面容悲戚。乃入房。御頃所服之玫瑰綢衫。整理其髮。復以輕淡之粉。傅其面。淡紅之色。點其唇。蓋婦人以修飾爲生命。雖時至匆促。心緒至煩惱。脩飾容貌之事。不因而廢之。兩人相見後。古維野夫人卽道清晨來擾之慊忱。繼陳造訪之宗旨。云頃見茄特利夫人。知其妹婚事。尙須緩議。今日之來。欲詢夫人。郭裨馬野。

萊蒙已離巴黎而作汗漫遊。此事信乎。前所談之婚事將因此遠遊而罷議乎。白利徒夫人卽爲萊蒙剖白云。萊蒙誠往美洲。然此行專爲考察新大陸橋工而往。其最注意者爲尼阿茄哈及勃魯格靈兩橋也。此數日萊蒙方在加拿大海濱。愛利閣湖濱之伏浪城。參觀法國工程師布置之製造廠。彼不久卽返國。且余可決萊蒙雖當旅行必思念倍爾。柔女士不置也。

古維野夫人聞之大慰。然今日之來。不僅爲萊蒙婚姻尙有一事。彼詫爲異聞。急欲述之於白利徒夫人者。故俟香莉語畢。卽羞澀而言曰。今日晨起。余與童子游林中。遙望林外。忽見兩人循僻徑行。審視之。乃李墨蘭夫人與一軍人也。余曾設誓不揚人過失。然覩此情狀。令余胸中作惡。時時欲嘔。故急吐於夫人之前也。……夫人其爲我祕之。……噫。李墨蘭夫人而卑污若是。夫人其信之耶。……彼之醜聲。余於橋梁工程會中曾略聞之。然當時尙以爲告者之過。今乃深信。

不疑矣。古維野夫人語至此。卽歷述彼所聞之穢史。累累若貫珠。蓋彼於失節之婦人。深惡而痛疾。故不爲之諱也。香莉聞之不寒而慄。古維野夫人所述。頗與已事相類。苟踐塔司魯之約。而爲人所見。則已之名譽一落千丈。不將步李墨蘭夫人之後塵耶。香莉念至此。頗悔己之放蕩。而深以脫此險事爲欣幸也。是時古維野夫人忽起立。視時計而呼曰。已七點半鐘矣。余急欲返家午膳矣。夫人之午膳。因余之來而延遲。余心殊抱不安也。香莉曰。否。告以良人恆至僕人進菓時。而始入膳堂也。然是日。白利徒之狀態。卽異於他日。香莉送古維野夫人出門。返身入室。見良人已在膳堂矣。

白利徒見婦入室。搖其眼鏡。若不甚措意者。是日也。狀至歡樂。足徵其大著述。進行頗佳。今日之樂。足徵其效績。頗可觀也。白利徒坐於桌旁。屢摩其掌。若甚樂者。陸培是時已奉命伴其弟午殮。故室內僅夫婦兩人。此非香莉所候之機。

會欲用以進言於良人者乎。香莉之意雖早決於其子病榻之旁。然恐擾良人。怒終憚發言。今見其夫歡樂異於平常。知可乘此發言矣。然今日白利徒非若平日之緘默無言。柔麗取出湯。其婦未啓齒。卽和顏問曰。古維野夫人所談者何事。香莉曰。彼云。李墨蘭夫人出游時。其夫當與之偕以監之。香莉語時作滑稽狀。白利徒聞之。瞠目視婦。態至驚愕。脫彼聞古維野夫人所談爲車馬玩飾。則必默然不語。以此等事爲學者所不屑道也。今聞談及其素所崇拜之摯友。烏能令其不怒。然心動乎。彼尙未明其婦語氣中所含譏諷之微意。急爲其友辯護曰。李墨蘭者不自有其身者也。彼盡捨其體魄與靈魂以從事於偉大之著作。此著作蓋非人力所能成者。白利徒語至此。少間又歎息而言曰。噫。李墨蘭求學太猛。余亦屢屢勸其暫止戒其稍休矣。夫求學亦有以間斷爲功者。時聞寬則思慮匝收效必鉅。此事余蓋屢試而屢驗矣。然香莉意不在李墨蘭而

其夫顧誤之不已。知其夫尙未明語中微意。於是知非徑直其詞。其夫永不能得其意於言外矣。乃柔聲和色。以古維野。夫人所述於彼者。述之。白利徒聞之。蹙額貌若甚戚者。嚴詞詰之曰。此事乃可哂若此耶。是時柔麗入室進肴。白利徒語卽止。不欲以此事聞於僕輩也。香莉俯首視案幕。亦不作聲。柔麗出。白利徒復問曰。此可哂事。何爲乎來。香莉鎮靜以答曰。余意凡人。惟知於依克司法按

文工讀若依克司代數中恆以工代未知數解析幾何學中恆以工代橫線算學中此字之用最廣故言依克司猶言算學也譯者註

中討求生

活而不垂念其左右之人家。庭間往往生意外事。傳爲笑柄。故爲李墨蘭計。當暫捨算學而監察其婦也。白利徒曰。監察其婦乎。此余所大惑不解也。夫旣相信而締婚。豈可恆存猜疑乎。香莉曰。君言固合理。然按之實事。余說亦烏可廢乎。是日算學家雖與婦辯。而貌藹詞和。不作平時猙獰狀。今聞香莉不甚以己說爲然。卽平心靜氣以解之。曰。疑忌者仇儷之賊也。夫男子懼爲婦欺。時加監

察猶婦人。監良人。博坐於桌旁。目不轉瞬。恐其被騙。不亦大可笑耶。香莉急起。駁之曰。君之比擬。無乃不倫。脫伉儷中有一人焉。行卑品陋。無可解釋。則一人之疑慮。監察乃其本分。不得訾爲多事。如君之所譏也。白利徒聞而躍起。正其眼鏡曰。伉儷之不和。亦當分數端以論之乎。願聞其詳。祈夫人有以告我。香莉曰。然卽以李墨蘭家庭論之。婦雖不德。夫亦不能不分任其咎。今日爲治標治末之計。固當令李墨蘭任監察之責。故平心論之。李墨蘭夫人之罪。尙可原宥。而致夫人於罪者。實李墨蘭之過也。何以言之。使彼不以算學爲生命。稍捨其飄渺之虛理。而垂念其婦。則其婦亦何必終日閑游求樂趣於家庭以外乎。亦奚必捐棄名譽。喪失節操。以求片時之歡娛乎。

香莉所布李墨蘭之罪狀。實卽白利徒之罪狀也。然彼未注意。肘著桌。手撐額。憂愁以思。曰。李墨蘭者何人耶。乃科學家之泰斗也。並世博學士。無能出其

右者……余所欽佩者兩人……一爲蒙德龍。遂於科學……一卽李墨蘭。長於理想……就兩人以論優劣。李墨蘭似勝。蓋彼之理想不泥於科學之形跡。於科學外尚能有所圖也。是時香莉則大放厥詞。蓋借李墨蘭事以發揮己之悒鬱也。卒乃自達其志云。彼極願其良人每當日暮歸來。以日間所作所聞所得者告之於婦。有所欲則宣示之。有所計畫則斟酌之。而於婦人日用之事物亦留意考察。不厭求詳。今乃大異。於是所得於良人者。非嚴厲之責言。卽輕慢之狀態。爲排遣愁悶計。行將別求一人與之爲友矣。此人也。其性情必與良人相逕庭。必不尙杳冥之虛理者也。必精於服飾工於媚術者也。是時白利徒充耳不聞。仍沉凝以思曰。李墨蘭之理想誠不可及。然微嫌太高。未免迂遠。而不切於事情……卽蒙德龍亦不足爲學者之楷模。蓋彼於一切事與科學無關係者。皆捐棄不道。且彼之談科學也。惟求最初之原理。而不及其詳細節目。學者效之。易

蹈虛僞之病。白利徒思至此。如夢初覺。朗聲以言曰。李墨蘭。以求學。故不惜犧牲寶貴之精神。生命。豈能顧念其婦。此可憐之李墨蘭夫人。遂爲浮浪少年所誘。落於情慾之陷阱矣。

僕婦入室。置菓盤於桌。白利徒卽起立。步行膳堂中。往來數匝。此白利徒飯後之習慣也。嘿然不語者良久。繼忽憶及其婦之言。乃徐告曰。憐汝身軀怯弱。故不欲汝預聞我儕之學業。此等事。最足損人腦力。而汝於此事。又非所素習。故欲汝遠之者。正所以保汝精神也。科學之理。至爲奧衍。雖我儕媚學不倦。而所得亦甚微渺。其中尙有數端。吾儕僅知其相關之理。而未窮其究竟也。汝一弱女子。豈堪耐此紛紜繁曠之思索耶。科學之理。又至變動。吾儕雖竭力以求真理。然亦旋得旋失。無一定之成績。今日矜爲創獲。明日視爲糟粕者。有之。今歲銜爲奇異。明年卽棄爲陳腐者。亦有之。當其得也。歡欣莫名。及其失也。愁恨無

地。汝。豈。堪。受。此。僂。得。僂。失。之。擾。攘。耶。吾。儕。當。求。學。時。若。有。鐵。圈。以。箍。腦。若。有。鐵。錘。以。擊。心。汝。豈。堪。受。此。痛。苦。耶。負。此。重。大。之。責。而。與。可。驚。可。怖。之。習。問。相。戰。者。男子。惟。一。之。天。職。而。非。婦。人。所。當。預。也。

白利徒且行且語灰色眸子中時露異光面容陡變兩頰忽青忽紫白利徒此時情狀頗似傳教殉難者之身罹酷刑香莉覩此驚愕失措蓋彼素未見此情狀也使郭裨馬野夫人而告以馬野家傳遺之癡狂種性則彼必大怖幸姨母沙飛懼驚駭其甥媳未嘗以此事告之也香莉見良人舉止錯謬形若癡狂心中大亂不知所爲然白利徒未悟也仍抗聲以言曰爲男子者對於妖魔當任攻擊防禦之責遇黑暗時當主監察指揮之事……白利徒語畢緊閉其目心旌搖曳全身幾覆兩股不能植立恐仆於地急倚其身於暖爐側香莉見良人不能自持其身乃急起扶之然白利徒靜息片時卽能自立復言曰兩日前余曾

訪李墨蘭見其往來於書室中舉動乖謬似已失其知覺者彼正在困難之際欲遁則無所欲匿則無地欲排脫愁悶則無術爲之耦者覩此慘狀豈可不設法拯之乎分良人之勞苦其良策不外測其意向而慰解之助其休養息其愁悶阻其妄慮如是乃不曠婦職矣今李墨蘭夫人不此之圖而惟徜徉於外以求樂趣不盡力以慰夫而惟與泛泛者相周旋以招喪名失節之譏其亦不值甚矣香莉聞而感之卽趨前呼曰比愛蓋香莉今乃恍然悟良人心中隱微之痛苦歷久不釋且變易性情令人難堪者其故乃在此也此乃疾病之一種當以愛情醫之以溫言藥之聆其聲察其色知良人用意之所在矣今者白利徒酣談李墨蘭夫人其意蓋注射香莉猶頃者香莉盛譏李墨蘭其意恆指白利徒也香莉念及良人痛苦感動於中不能自己遂躍起趨前張其兩臂縱身於良人之懷而誓曰自是之後余爲君忠信之伴余爲君同甘共戚之耦君意有

不快。余必有以慰之。有渝此誓。上帝鑒之。

然白利徒不俟誓言之畢。卽憶今晚當訪馬底野。因蒙德龍約今晚往彼家。當與之會晤也。於是取時計以觀。香莉遂釋手。白利徒先察暖爐上之鐘。自語曰。十點尙少十分。然是時忽聞丁當聲起於外室中之鐘。已報十下矣。白利徒聞之。震慄閉口。作怒狀。兩目呈異色。平日之惡習。又見矣。憤憤言曰。乃相去十分鐘之久耶。此非異事耶。此地究以何時爲準乎。卽此足徵吾家庶務之不整理也。吾家所居之屋。旁近車站。站旁有大鐘。乃全城視爲準表者也。苟留意此鐘之時刻。不難校正吾家之謬誤矣。此區區者。亦懶於從事耶。婦人而精神外馳於此等事。往往不甚措意也。語畢。轉身向外。旣出門。復返身閉之。香莉是時第覺閉戶甚厲。震撼牆壁。卽已一身之肌肉。髮膚亦若因以動搖。自受責言。香莉之堅毅憐愛心。又復毀壞。頃視白利徒若以身殉學之志士。博聞強

記之學。者。今。皆。消。滅。無。痕。影。像。之。留。於。腦。際。者。惟。一。酷。待。其。婦。之。猙。獰。狀。耳。香。莉。以。手。扶。首。沉。思。良。久。是。時。身。世。之。痛。苦。又。擾。動。於。胸。中。矣。惟。覺。己。之。言。論。用。以。消。嫌。釋。隙。重。諧。伉。儷。者。投。之。尙。非。其。時。頗。自。咎。己。之。鹵。莽。也。正。凝。思。時。柔。麗。入。室。收。捨。殘。肴。香。莉。遽。然。驚。覺。乃。起。立。於。未。入。朗。利。臥。房。時。先。往。書。室。作。一。短。簡。致。茄。特。利。夫。人。問。渠。何。日。可。與。己。相。見。且。告。以。己。之。計。畫。焉。

數日後。兩人遂相見於古維野夫人家。是日倍爾柔麗愛脫亦從一侍兒。急行穿唐番陸施甫街而過。香莉固望見之。適道上工人彙集。甚囂塵上。工程局於獅塔之旁。鳩工建柵。工人方邪許運木。木皆塗油。氣味甚惡。故倍爾柔女士急趨以過。香莉不能與之接談也。是時正四月杪。巴黎城中滿佈晴麗之日光。氣象融和。萬物欣欣。皆有生趣。每晨微雨。滴瀝。空氣於以洗濯塵埃。因以蕩滌四郊花木。受此微雨之滋潤。色愈鮮妍。香愈馥郁矣。柔麗愛脫行至勃臘台家。

門首卽捨階而登。魯意見其至，卽歡呼曰：「今日女士乃辱臨蓬門耶。」柔麗愛脫見其學友而大悅，抱其頸而答曰：「余恐汝不念吾故，急來一見魯意。」又呼曰：「余已久不見吾親愛之柔麗愛脫矣。」兩人攜手相視而笑。有頃，柔麗愛脫乃答曰：「吾親愛之學友願汝恕我遲來之罪。」余自南方歸到家，僅數日。此數日中，吾姊又奔走各處，挈余同往。良覺困憊，故未能早日造府也。魯意安頓僕婦於膳堂，卽引柔麗愛脫至己之臥室中，以便暢談。

室小而潔，器皿雖少而陳列有致。一切布置無綺麗習懸鏡之旁，無跳舞器具。無美術畫片，并無玩物，以爲點綴也。架上書籍按冊幅之大小而排列之。桌上簿冊分類相從，疊成相似之尖垛。鉛筆、水筆按序成列。卽此足徵主人辦事之有條不紊也。室中點綴品僅有一黑盒，此盒爲魯意亡父所遺，乃彼教授二十五年學生感其熱心教育，共醵資購此贈之，以誌紀念者也。此盒之外郭碩大。

而方正以紅色大理石爲之。其內層乃青銅質。琢一女神之首。空其中。以涵墨水。魯意見此。如見其父。故每日晨起。必拂拭摩挲。供於暖爐上。而兩旁則以古銀所製兩蠟臺翼之。

兩女郎交情至深。當柔麗愛脫喪母時。哀悼悲戚中。幸賴其學友勃腦台魯意百端慰解。未成疾病。自柔麗愛脫介紹保祿入其父之廠中。兩人交誼更進一層矣。然以家世不同之故。兩人不得不分離。此則置身於交際中以習禮儀。而彼則力學以求未來之位置也。兩人未坐定。忽聞扣門聲。魯意啓門。一老嫗。御白帽蹣跚而進。曰。陸馬野女士求與女士會話。三女郎皆疇昔之學友。皆聽伯萊齊女士之講解者。伯萊齊循循善教。故三人皆深感之。此老教員近已逝世。其葬禮定明日在聖米歇爾舉行。愛倫欲邀集昔時同學共會於教堂中。公進一花圈於柩上。并讀一祭文以誌哀悼。愛倫今日訪魯意者。卽爲此也。於是三

人共論明日應行之禮節。又商定祭文之草稿。討論已畢。遂談他事。是時愛倫見柔麗愛脫之侍女。坐於別室。卽感觸其昔日之事。述之於兩人云。彼於二十五歲時。卽請其母許彼不挈侍兒以出遊。其母初不應允。以爲貴家女子一人獨遊。將爲人訕笑也。彼堅持之。卒邀其母之允。今日之遊行無礙者。皆當日堅持之效也。然路程稍遠。或初到之地。其母仍飭僕婦相隨。卽此次假期內。往遊海濱。仍有僕婦尾之以行。殊累贅也。愛倫語至此。又述此次海濱之遊况。以爲旅行中酬應頗繁。終日宴會跳舞。殊煩惱死人也。愛倫語至此。面作笑容。繼卽述此次旅行遇險實多。趨避有方。幸能得免。蓋浮薄少年皆慕陸馬野君之資財。位置爭欲得愛倫爲妻。故當旅行時。此輩均欲誘惑愛倫。羣趨其旁。若蠅之附羶。愛倫不爲所擾。志節皎然。故樂而述之也。愛倫述畢。卽言其志云。據彼意見。女子一生當以宣布教理爲事業。婚姻者不啻宣教之試驗所也。夫信道女。

子之最大宗旨爲拯救靈魂故彼極願得一人焉聽其訓而回心向道以如是之人而作彼良人則足以分彼宣教之職於願足矣愛倫語時目光泛射遠處蓋意念中若見秀美之塔司魯喬治捻其鬚髻立於旁側耳以聽彼之訓言也蓋愛倫既悅塔司魯之容貌復嘉其勇於改過不覺傾心向之矣

柔麗愛脫俟愛倫語畢徐言曰余意凡談婚姻而計及資財最爲卑陋脫非余心之所悅余必不願與之爲偶於是兩人且笑且語譏俗子之熱心婚姻曰僅以泛泛不關痛癢之數語卽欲聽之者以身許之何其不自量耶愛倫曰余有一策足以止此輩之紛擾苟彼等妄致殷勤於吾者余首告以余願終日置身醫院中及教堂中則彼儕必聞而却走此消除彼儕狂熱之一服清涼散也魯意聽兩人談論嘿然不語悄然以思以爲婚姻固子女一生之要事然以己家世欲得快婿殊非易事今之世專以才德娶婦者能有幾人哉稍有資財之家

則惟貪。資。局。廠。之。執。事。人。則。僅。欲。得。一。專。司。中。饋。婦。掃。灑。庭。除。者。皆。不。宜。於。已。且。非。已。之。所。願。至。學。校。之。教。師。宜。若。堪。爲。彼。之。相。當。配。偶。矣。然。試。一。思。教。員。之。苦。况。不。得。不。令。魯。意。爽。然。若。失。者。終。日。勤。勤。所。獲。甚。微。無。偉。大。之。志。願。無。未。來。之。希。望。面。蒼。而。容。戚。爲。之。婦。者。試。思。有。何。興。趣。耶。由。是。以。觀。不。如。獨。居。無。偶。尙。能。逍。遙。自。由。少。愁。寡。悶。也。……

魯意方凝思。柔麗愛脫陡問曰。魯意。何。不。發。一。言。乎。言。畢。大。笑。微。闔。其。目。魯。意。抗。聲。以。答。曰。余。尙。未。注。意。及。此。蓋。此。非。畢。業。試。驗。條。目。上。所。列。也。是。時。陸。馬。野。愛。倫。起。立。告。別。云。今。當。至。蒙。德。馬。脫。街。訪。柏。萊。西。女。士。之。他。弟。子。以。議。葬。禮。也。柔。麗。愛。脫。俟。其。出。卽。歎。息。而。言。曰。欲。嫁。一。意。中。人。豈。較。不。欲。嫁。一。非。意。中。人。爲。尤。難。耶。語。時。聲。浪。甚。高。魯。意。送。愛。倫。出。返。身。入。內。適。聞。此。言。愕。然。不。知。所。謂。繼。而。思。之。柔。麗。愛。脫。豈。有。隱。微。之。痛。苦。耶。微。察。其。面。見。色。之。紅。者。變。而。爲。白。矣。於。

是急求其歎息之故。是時柔麗愛脫嘿然不語。惟凝眸視桌下之日影搖曳。蕩漾而已。魯意遂至柔麗愛脫座旁。攜其手而撫之。遇其學友憂愁時。魯意恆作此態以慰之也。今日視其懊惱之狀。知非有以慰解而溫存之。必不足以平其氣。乃問曰。吾親愛之學友。汝試告我。汝究以何事憤憤若此乎。柔麗愛脫蹙額低聲曰。我今告我愛友。去年冬初。家中人欲以余許配一少年。而此少年非余心之所悅。乃設計避之。以至于今。柔麗愛脫語至此。狀若甚怒者。又憤憤言曰。余避匿之術亦頗巧妙。汝知余以何法能使此人不與我相見乎。家中人強欲余與彼對舞於算學同志會。余不願也。於是私計非設計遁逃。必不能避此違心之跳舞。乃於跳舞大會之前一日。盡啓臥室之窗。寒風凜冽。中余徘徊于其間。蓋欲中寒而病。避此跳舞也。不料此計成績大著。晚間即發咳嗽。明日腹中甚痛。醫者以爲受寒甚深。非適氣候溫和之地不能速痊。於是余遂往南方。

婚事因以緩議。余心因以少安。

當柔麗愛脫演述時。魯意卽驚疑曰。汝乃爲此乎。俟其述畢。遂抗聲以問曰。彼何人乎。而令汝恐懼。若此。柔麗愛脫曰。彼名郭裨。馬野萊。蒙余僅見一次。第覺其貌陋而面色灰白。必非性情和易之士。魯意起而辯之曰。汝乃謂彼貌陋耶。汝何所據而云然。以余觀之。此人儀表不俗。發言時字字清晰。瀏亮而活潑。魯意語至此忽止。蓋彼於萊蒙護之太力。譽之太甚。柔麗愛脫聞之。將怪而疑焉。顧柔麗愛脫不甚措意。方伏案取書翻閱之。惟時聳其肩作輕慢狀。兩人嘿不語者久之。有頃。魯意起立。植立於其友前。撫其肩視其面曰。吾友柔麗愛脫。細玩汝語。汝胸中必有隱而不露之意。未以告我。蓋心中苟無屬意之人。必不冒死以避婚事也。汝所屬意者誰乎。柔麗愛脫俯首不語。魯意呼曰。甚矣汝之慧也。汝曷不以己意告汝姊。而顧自戕其生命乎。柔麗愛脫曰。吾之愛友。余

素怯弱。安敢以意中人告吾姊。余病當沉篤時。余亦自危。私計曰。設我不諱。上天必宥我。蓋余本無意於自殺也。繼而思曰。否。余捐棄人世。顧可使余愛悅者。漠然無動耶。思至此。貪生之念。又來於是一意治病。不復作厭世想矣。今病幸告痊。而余之意中人。尙未知余病中相念之微忱也。寧非可喟事耶。

柔麗愛脫語時。雜以歎息聲。魯意愈疑。急欲知其究竟。乃俟柔麗愛脫述畢。卽歷猜其意。中人名氏曰。茄特利喬治乎。此爲柔麗愛脫胞姊之夫兄。一翩翩美少年。其衣服恆合時尙者。曰。倍爾柔氏之中表兄弟乎。曰。素相往來之某某乎。然柔麗愛脫每聞一名。必搖其首以否之。魯意不能耐。乃懇曰。祈汝勿難我。汝之意中人。究爲誰氏。柔麗愛脫仍不語。斜其目以睨之。全身震顫。若甚欲魯意之猜。得此人者。而又若甚懼魯意之猜。得者。狀至忸怩。魯意覩之。愈益疑。沉思良久。忽恍然悟。私謂今所猜者。必中肯矣。乃顫聲呼曰。汝所愛者。得毋保祿。

乎。柔麗愛脫仍不答。然羞愧不能自持。卽起立。投身於魯意懷中。而以紅暈之面覆於魯意頸際。魯意是時既驚且喜。乃抱其友而呼曰。然則汝所屬意者。乃余兄也。…乃余兄也。…語至此聲忽止。面作憂色。蓋魯意憶兩家門第懸殊。婚姻殆難成就。繼乃歎息以言曰。噫。可憐之摯友。余恐此事終幻。君之堂上必不允汝嫁。余兄汝試思之。我家之寒微。烏足與高門埒乎。柔麗愛脫答曰。此非余之所懼。余於家中頗占勢力。余必堅求吾父。允余之請。彼必無術以却吾語。至此忽愁然曰。彼…彼…亦愛余乎。彼所愛者。僅余一人乎。…曾於汝前表彼有愛吾之心乎。魯意答曰。吾兄以門第相懸之故。恐未敢妄想。柔麗愛脫歎曰。使彼不愛吾。則我惟自戕耳。是時柔麗愛脫悲痛欲泣。勉力制之。氣息鬱結。胸際時起時落。暖爐上大懸鐘。受日光映射。益增明朗。而柔麗愛脫影落鏡中。兩眸盈盈。欲淚目眶中。淚珠如露。精瑩欲滴。

於是魯意以兩手環抱之。低聲曰：吾之愛友，汝勿泣。保祿必不拂汝意。俟其來，余必問之。明日，余必以好消息告汝。明日，當拍萊西女士行葬禮時，汝必得佳音矣。此事，余必盡力爲之。今日，以汝故，余忘作日課矣。柔麗愛脫遂起立告辭，將出門，歎曰：噫，消息必待明日乎？古人云：度日如年。余將何以遣此竟日愁悶？耶魯意起立送之。其友長裙繚繚，啓門出矣。乃返書室，援筆作課，然構思良久，竟不能得一字。目前之字畫行格，皆若搖曳不定。蓋思慮恆在保祿及柔麗愛脫兩人也。私念彼兩人各償素願，幸福無量，而彼則獨居寂寥，無人憐愛，輾轉思維，不覺悄然以悲。乃伏案以手拄首，喟然歎曰：噫，若余者，真可憐人也。

願魯意之怨恨，殊未確當。當彼怏怏失望時，正有人念之。此人維何？卽郭裨馬野萊蒙也。萊蒙游歷美洲之前，時往聖愛下段蒙教堂中，行祈禱禮。萊蒙幼時

初爲學生時。卽喜瞻謁教堂。堂前石陛。幾同于校舍門首之石階。日日受萊蒙之踐履也。每值星期四及星期日。彼必至吾夫人田街。徘徊於教堂之前。及肄業於斯塔尼斯學校時。年齒漸長。時入堂中。嘿禱而於考試祈禱。尤勤。蓋求上帝庇佑。以保此第一之位置也。萊蒙信仰之心。歷久不渝。偶逢困難。必赴教堂。祝曰。上帝相我久之。彼與教堂。若有深感。凡所憑之桌椅。所跪之褥墊。所啓之戶牖。皆若爲彼之摯友。摩挲拂拭。不忍。愒置。每次禱畢。不忍遽去。徘徊瞻顧。追思昔日之情狀。末次畢業之勝利。叨天之幸。橋梁班中。竟列榜首。每一追思。尙有餘榮。然繼思未來之事業。正多。則又惓然以憂。曰。余竟得以第一人畢業矣。然此何足道。國中橋梁工程師。不知凡幾。授彼等之榮光。惟此工程師之名號耳。亦未有他事業。足以超越庸衆也。余苟效之。而惟以工程師自娛。不稍立著作。以垂後世。則余亦庸俗人耳。萊蒙以此自勵。并以此求佑於上帝。當柔麗愛。

脫與魯意暢談衷曲之晨。萊蒙獨居美洲旅館中。覺平日著書立說垂諸不朽之意。念忽逃逸無踪。而別有他念起而代。之何爲。今日靈臺中不能驅勃臘台魯意之影像乎。此巨目深眶垂髮覆額。天姿穎異。容貌溫麗之姝。何爲往來於心目間乎。何爲意念中時欲得此人爲眷屬乎。念之不已。從而禱之曰。上帝余願爲彼之意中人。

自是以後。萊蒙念魯意不釋。雖游覽中時作游記以資考核。然每一執筆。卽見此美麗之女。耶立於前。游鈕約克以觀美洲之繁富。然車塵馬跡間。又若得此嬌膩之伴也。觀尼阿甲哈瀑布。以攬山川之壯麗。然當可驚可愕處。必憶曰。苟魯意見此。不知作何狀態也。及倦遊歸來。返所寓之製造廠中。雖人語聲機械聲紛然雜作。而魯意面目仍隱約可見。且身體稍定。神志稍寧。求婚於勃臘台氏之念。又來矣。於是萊蒙爲驅遣幻想計。坐書室中。欲作一書與友人。以解愁

悶。迨握管則又沉思曰。此函將致之於誰耶。致之勃臘台。保祿乎。此人待我殊落。寔得我書。亦不寶貴。致之於馬奇乎。此人有狂疾。得我書。恐棄而不讀。輾轉思維。惟鮑希谷坦。白無城府。且爲我摯友。必樂聞我近况。得我書。必貺我復音也。

於是染筆於墨瓶中。而以兩指捻其黃鬚。畧思索。卽書曰。

愛友惠鑿。余今登新大陸。挹自由之空氣矣。余居此。殊無離鄉去國之悲。蓋所見所聞。與故鄉無絲毫之異也。日報則印以法蘭西文字。余所寓之廠主。亦一法蘭西人。其妻則加拿大土著。而能作法語者。余之寓此。似仍居於法蘭西邦域之中也……

書至此。忽止幻想。又來自語曰。以勃臘台魯意之才貌。而終身不嫁。作枯瘠無味之教師。生涯豈非事之至不幸耶。繼卽自解曰。脫彼立志不嫁。余必有以規

勸之久。之。覺。已。又。入。夢。想。遂。收。其。放。心。而。自。懟。曰。不。可。作。如。是。想。不。願。作。如。是。想。是。時。萊。蒙。之。面。又。作。嚴。厲。色。其。靈。魂。又。返。軀。殼。中。矣。遂。染。墨。振。筆。疾。書。述。彼。遊。覽。所。得。足。資。工。程。家。之。攷。證。者。以。告。鮑。希。谷。其。詞。曰。

余啓行時。所乘之舟。名郭思島（重九千噸馬力二萬匹）中途易舟。名撲房斯（重萬四千噸馬力二萬匹）舟主待余頗殷勤。余於此舟。得遇巨二十四小時之永晝焉。舟行海中。除停泊時間不計外。共閱八日。又六小時。歷二十餘過紐約克。登岸游覽。僅歷四十八小時。未盡其勝。擬於返國時。再往遊焉。余寓此間。已閱八日。廠中布置合法。本部引擎之馬力。達五萬匹。此廠所轄各部分引擎之馬力。合之亦得四萬五千匹。不可謂非規模宏大之工廠矣。

萊蒙書至此。筆又停頓。疑慮又起。魯意兩字。又欲自筆。端躍出矣。今請鮑希谷。

往亞來朗街探魯意之近况。并代達相思之忱。彼必允我。然此種婚姻。必不能成。留此痕跡。亦殊無謂。於是署名於下。折箋加封。將投郵筒矣。忽思美洲瀑布全球名勝。而未贊一辭。未免疏漏。乃於封面上注曰。

尼阿甲塔之瀑布誠足使觀者目眩神駭。

第八章

以山澤童辦事之勤奮。胡項橋工。不久即成。於是擇日舉行落成盛典。落成之日。工部總長當親臨督禮。并持玫瑰花寶星贈工程師焉。城中官署。盛備供張。以俟其至。山澤童則居府尹署。以備進見。至山澤童夫人。則往范阿脫街車站。迎白利徒夫婦。蓋彼等亦約於是日來此。以觀盛禮焉。夫人久候。不見其來。徘徊于車站側。游人摩肩接踵。令人煩悶。頻頻仰首。視懸鐘之針。約其時。踰車到之定刻者。已數分鐘矣。有頃。車自山洞中出。若一偉大猛獸。奔躍而來。既出洞。

引擎之速度漸減。至站旁遂停輪。白利徒夫婦遂冉冉自客車中歷級而下。與山澤童夫人相見矣。

白利徒夫人自離巴黎。恆作愁容。所坐之處。在車之一隅。取一說部書。佯作瀏覽。狀然心中別有所思。怏怏不釋。蓋怨其夫性情乖戾。令人難堪也。初。朗利全愈後。卽入校肄業。且身上無絲毫火烙痕。於是白利徒夫人遵守誓言。杜門不出。盡心操治家事。以遣寂寞。心殊寬泰。惟時時念夫婦不睦。終非幸福。時欲進言。以消嫌隙。然言不得當。適逢其怒。將蹈前日午餐之覆轍。故欲言輒止。思得一絕好機緣。與之解釋焉。迨有胡項觀禮之行。心卽大慰。以爲夫婦同車從容進言之時。機至矣。故雖以兩子託之姨母。沙飛未免依戀。而準備行裝。殊踴躍也。沙飛每歲必至聖日耳曼鎮避暑。故香莉以愛子託之。而白利徒君則以著述爲生命。故於啓行前。將紅封面之一巨冊。囑香莉代爲收藏。家事付託已畢。

然後訂定行期。白利徒謂當以行落成禮之前一日往。而以後一日歸。俾可從容預山澤童家之盛宴。香莉然之。行期定矣。不謂事至臨時而變。夫婦裝束已畢。將往登車。忽接科學大家馬底野函。邀白利徒。今日晚宴。白利徒寧變行期。不忍却其友之請。遂以電話告其友曰。今晚準來。胡項之行。已改明日。余將乘首次快車。前赴胡項。也是時香莉方整冠服。聞白利徒電話。大驚。急欲與辯。然辯亦無益。以白利徒性剛愎。決不肯改。且香莉未及啓齒。白利徒已入書室矣。於是香莉進房。投身榻上。作惱恨狀。以爲因此變更。將生許多不便事。首次快車於八點三十五分鐘啓行。蘇弗陸街距聖辣闌車站又甚遠。而其夫又須於開車之前。提早三刻鐘。往赴車站。有此數端。明晨奚暇整容。飾髮。布置冠服乎。處事不度情理。未有踰於此者。然白利徒不受規諫。今雖以困難告之。彼必不聽。必曰。當此夏季。午前四點鐘。日輪已出地平線。而車行須八點半。四小時之

久。尙不能整備裝束乎。香莉又擬任白利徒一人獨往而已。留巴黎則無以報山澤童家殷殷延請之盛意。輾轉思維夜不成寐。故此晨登車後兩人雖同行。默默不交一言也。

山澤童夫人與白利徒夫婦出車站。卽雇馬車同載以歸。路上石板鋪砌未均。每一轉輪。車身搖震。磔磔有聲。山澤童佛籃欣然道。連日籌備落成典禮之粟。碌且云。今日府署邀宴。彼已却之。不耐受此煩喧也。總長現應府尹之宴。宴畢卽赴橋畔。行落成禮。禮成卽往嵐哈佛菴行農會閉幕禮。論者謂總長禮畢卽行。不肯少駐旌於胡項者。因胡項市民辦理前屆選舉事。政府頗不滿意。不欲長官久停旌以寵斯邑也。山澤童夫人談論方酣。車已至蒙利蒲萊路。卽山澤童家所居之處也。三人下車入門。見山澤童已自府署出候於家中矣。欣然大悅。山澤童夫人遂挈香莉登樓。樓前平臺。滿列桌椅。作宴會狀。楣楹間皆

綴鮮花間以綠葉憑欄閒眺山嫩河蜿蜒目前河中舳舻銜接帆檣櫓比幾疑叢林植於碧波中焉極目瞭望遠山隱現麗日映之冥冥翠黛中時露金色臺前山水香莉詫爲勝境者自白利徒視之殊無足異惟欲俟其友稍暇兀然靜對以談學業耳兩人交誼甚深蓋此兩人固同校之學友也然肄業時情誼反不甚殷何者兩人同級而不同科也及畢業後三年實習兩工程師既同省而兩家眷屬又同居於是交誼始密矣性情不同之人往往訂交至密幾成公例卽以兩工程師論白利徒工愁善怒山澤童溫 and 舒泰性情背馳然兩人交誼之深幾如古之比辣特與亞來斯脫茲非公例之不可逃歟白利徒本不知馬野之慘死及其家種性之可怖迨其母病瘡將歿臨終時忽以其祖慘斃之始末告之白利徒既痛其母復恐可怖之種性傳之於彼憂懼不知所爲神魂失守舉止違度居恆時作愁容促促不可終日若有大禍之將至者是時山澤

童輒以理論之。溫言慰之。白利徒神志因以少寧。并從其友之勸。盡捨其祖。因以致命之著述。不復爲之。賡續精神。漸復軀幹。漸健。白利徒之得保其生命。以至今日者。皆其友勸慰調護之功。故白利徒感德不忘。而於巨工告竣。日不得不賀其友之功成名立。

山澤童家所賃之屋。爲舊式建築。外容雖高大。而不便於實用。山澤童君於第二層樓中。備兩臥室。以居白利徒夫婦。香莉所居者。爲一廣室。幔板皆塗彩色。暖爐懸鏡之木架。雕鏤人物花卉。凹凸玲瓏。工緻絕倫。惟鏡則以年代久遠之故。背面之襯錫已剝落矣。卽此一物已足徵是室之古。室中滿列椅杌。皆覆以布墊。圓桌上雜物盈積。至白利徒君所居者。則爲其旁之一小室。室中所貯。皆山澤童君之書籍。此類箸述。翻閱已久。破爛污損。旣不可入之藏。書室以備瀏覽。復不能置之辦事室。以供參考。故貯於此室焉。山澤童飭僕竭力掃除。始能

爲其友置一書桌。書桌外惟一鐵牀。室中器具如是而已。室內用以通日光者。惟一狹窗。窗外猶蔽以鐵樞。故室小而暗。

晨餐後。兩工程師卽入小室。一則坐於牀上。一則坐於室隅之桌旁。山澤童君首先發言。詢其學業之狀況。相問答者數次。覺白利徒之答。頗不明晰。且多遁詞。於是急欲知其直際。乃問曰。汝非恆習圓錐割線乎。白利徒目他顧而答曰。近日余不習此。曰。然則汝已畢業乎。曰。否。余知茄利蒙達君亦從事於此。余不欲兩人著述相重複。故已捨之矣。山澤童君凝眸視之。作驚異狀。蓋怪其何以退讓若此也。然未及再詢。而白利徒卽續言曰。茄利蒙達已讀米歇爾却獅兒之大著作。以彼年齡。以彼勤奮。胸中不患其不博。惟少一巨著以立後世之名。余故以圓錐割線之事業讓之。令其出一頭地也。山澤童君聞而疑焉。蓋前日白利徒曾告彼云。茄利蒙達君所著之書。失其綱領。且有冗長之病。何以今日。

譽之。不置。而以不朽之盛業讓之於彼。耶問題愈逼愈緊。白利徒無可掩飾。不得已。遂告實情於其友曰。近日方據馬野原理著一算術哲學書。山澤童君驚而呼曰。不幸哉。吾友也。汝尙不知此事。足引人於危道耶。博士銳聲抗音而答曰。余非不知之。然非余莫能爲是書。且非余莫宜爲是書也。意念已熟。計畫已定。事之至艱者。皆已解決矣。凡著一書。其困難處在籌備之時。蓋書之最要者。爲體例。體例已定。其餘皆迎刃而解矣。凡處事不可多疑。疑則無成。若作一事而必徵意見於衆人。將永無成功之望。余著此書。昔亦惶惑。今則堅定矣。山澤童君愀然言曰。汝將因是怯弱矣。白利徒泰然答曰。余已變易窗牖之啓閉式。此事殊不足慮。

白利徒語畢起立。往來小室中。舉趾甚高。屢搖其目鏡。蓋博士當辯論時。恆作是態也。繼乃言曰。使吾祖所創之學說永垂不朽者。余之責也。馬野原理昔有

人爲之證明。今日余將別取一式發揮而光大之變易其節目增損其字句而原理之根本則仍而不革。此余所持之宗旨也。白利徒語至是忽止立於友前默然有問乃復言曰余之志更有進於此者。余書告成不特馬野之名理復現於今世若日星之垂天壤且可使人類不勞力而得直理。此余書之大義亦卽余著書所持之首要宗旨也。此事余曾商之馬底野溟溟以爲然勸余速成之。山澤童聞馬底野二字遽然以驚蓋馬底野爲兩工程師之師力學甚病癱瘓自腰以下不能行動然腦經未損雖不能據案作書尙可坐而論學。今白利徒敬其師而以著作事商之將蹈其覆轍故其友聞而驚也。山澤童知其友剛愎不受規勸乃將順其意而問曰汝將以一人之力成此大著作乎。白利徒喟然答曰余誓必成。此博士語畢忽若不快於窗戶之洞開者疾趨而前舒其掌意欲闔之而爲鐵柵所格急縮而退。

是時兩夫人亦在房中相對暢談。山澤童夫人以冬間寂寞之狀況告其友曰。胡項居民。齷陋與華。歇爾人有同病。彼則嚴厲。若中右之路德。教徒此則迷信。若天主教徒。見略事修飾之婦人。卽訾爲不貞。故居是邑者。態度須嚴毅。衣服須樸素。殊令人悶損。此事談畢。卽述其夫可笑之歷史。以爲山澤童心。易外馳。令人難堪。當時時監察之。如管理童子狀。然其劣性。仍不能改。山澤童夫人且笑且述曰。汝不能料。前次府署跳舞時。彼所持之狀態。將蒞會。吾兩人登樓各入己房。更換衣服。余入室著外衫。訖意渠性躁急。當卽來此。乃久候不至。於是置身桌旁。徐徐整理髮髻。良久仍不至。心竊訝之。陡聞鐺鐺聲。外室自鳴鐘已報十一點矣。乃疾趨其室。將告以余整備已訖。候渠同行。噫。汝試思之。此時渠作何事乎。方以手握拳。酣睡榻上。蓋以更換衣服。故卸却裝束。是時渠已忘府署之跳舞。以爲去衣而睡。仍如平日之所爲也。於是余大聲呼之。急搖其身。渠

乃醒而赴宴。豈非事之至可笑者耶。言已大笑。

香莉則懟白利徒之乖戾。并述游歷胡項時之狀況。以證之。卒乃歎息曰。如此乖戾。將何術以制之乎。山澤童夫人答之。以爲據彼意見。與此輩相處。面折其短。亦殊無益。蓋性情乖戾者。決不能虛心以受忠告也。當知婦人兵器。用以制服男子者。有二。曰矯飾。曰狡猾。當平居時。絕不露悻悻之色。及機會當前。則急起直追。蹈間抵隙。以赴之。如是。則可出險巇而入平夷。此一席話。足亂香莉之心。曲香莉私念。自初婚至今。所以規觀其良人者。屢矣。折之以理。喻之以情。而卒不能收尺寸之効。豈制服男子不得其道歟。抑規勸性情乖戾之夫。不宜首先發難。批其逆鱗。當俟其來就時。相機婉諷以導之歟。凡此法術。皆香莉所未知。今聞山澤童夫人言。而頓開茅塞者也。然香莉性懦怯。鮮閱歷。仍不敢全信。山澤童夫人之言。蓋恐此術施於他人而効者。施於白利徒而未必効也。

兩人閒談畢。行禮之時已至。於是出房觀禮。煌煌鉅典。觀者如堵。然自香莉視之。亦不措意。第見落成禮節。首尾相接。一幕畢。一幕復現。若活動影片之疾展於目前而已。首爲長官入席。威儀甚盛。繼以市民之軍樂隊。樂止。長官及來賓相繼致祝詞。祝畢。長官以玫瑰寶星。絡於工程師之制服上。於是羣唱馬賽。間思歌。以慶成功。觀者皆鼓掌以和之。聲震原野。禮成賓退。觀者亦散。是時日輪西匿。蒼蒼茫茫中。惟見遠峯受斜陽反射。呈金碧色。亂鴉振翼歸巢矣。於是香莉回房。卸其裝束。覺頭昏目眩。困疲不可言喻。觀禮終日。所留於腦際者。惟喧鬧之狀。及繁碎之儀文而已。

香莉休息未久。忽僕婦入報。堂中開宴矣。於是又整裝入席。山澤童家所賃之屋。爲古式。故膳堂廣大而崇嚴。不幸年久失修。壁板昔甚華美。今呈凹凸破壞。剝落垂垂。欲倒。高大暖爐亦已毀壞。懸掛之畫。閱歲久遠。迷離暗淡。無從辨其

景物牆壁間發蒸酸氣透入腦間令人難堪衆賓入席後山澤童夫人恐來賓見此盛筵將必憶渠爲食肆之女故布置筵席能若是之周密急欲掩之乃起而宣言曰凡此筵席彼絕未預聞此乃胡項城中某菜館所承辦凡大至桌椅細至刀叉桌上之花卉席間之菓品夜間所需之電燈皆由彼家包辦余絕不干預之

女主人宣言已畢僕人相繼進肴席間肅靜無喧但聞匕叉著磁盤鏘然作響及進酒進肴之僕人往來地上步履之聲而已山澤童之右爲發司夫人卽府尹之細君軀幹魁碩之婦人也而氣象嚴容貌復香腴可愛望而知爲貴婦人也彼伺察其夫甚嚴目不轉瞬以視之隣座之人與之昵語彼若未聞惟偶見府尹與其旁坐山澤童夫人有所談則必傾耳以聽凝神以思若蘊無窮之疑慮必欲猜度兩人語言之意義而後止者蓋近數日屢有人以工程師夫人

之。放。誕。密。告。發。司。夫。人。者。故。今。日。嚴。察。之。將。證。流。言。之。確。否。也。府。尹。夫。人。詞。察。良。久。覺。困。疲。乃。自。慰。曰。府。尹。平。日。之。起。居。閫。以。內。余。伴。之。閫。以。外。祕。書。伴。之。外。遇。將。何。自。而。來。今。日。之。防。堵。得。無。余。之。過。慮。乎。繼。又。自。疑。曰。府。尹。每。出。必。與。祕。書。偕。得。毋。兩。人。狼。狽。故。令。其。作。伴。以。祛。余。之。疑。乎。凡。此。疑。慮。蘊。於。中。卽。發。於。外。府。尹。察。其。聲。觀。其。色。頗。覺。之。卽。凝。持。其。態。度。不。敢。妄。動。亂。語。惟。以。手。徐。捋。其。鬢。并。微。皤。其。腹。以。示。尊。嚴。而。已。山。澤。童。夫。人。與。之。言。則。頰。首。作。矜。持。狀。旋。卽。他。顧。不。敢。凝。視。白。利。徒。夫。人。有。所。問。則。正。色。以。答。狀。亦。如。之。

山澤童之左爲軍統聖郭思末之夫人。性嚴厲而狀落寞。殊不以此類宴飲爲樂事。惟無術以却山澤童家殷殷延請之盛意。不得不赴筵耳。然怏怏不懌之色不能祕也。蓋軍統夫人一貞介女子。疾惡若仇。今山澤童夫人風流放誕之聲播於全城。彼亦時有所聞。殊不欲與之接也。時時與其夫談欲往母家以避。

落成禮。其夫不之許。故牽率至此也。軍統則坐於山澤童夫人之左側。出身騎士。善超乘射擊。故雖致身通顯。武士粗暴傲慢氣習仍未消除。軀幹修偉儀容甚壯。灰色鬚髯上捲若鈎。頗饒逸致也。軍統之左爲工程營長之妻勃留濃夫人。嬌小羞怯。無所表見之女子也。其左爲稅務官陸摩。又其左爲府置祕書長薄提愛君。身肥而面赤。貌愉而神和。座中人無不樂與之談。蓋交際場中之健將也。又其左爲昂斯萊夫人。面微紅如初放玫瑰。無以喻其嬌。初望之不知其爲三十餘人也。爲狀至樂。議論噴湧。唾沫飛舞。濺其隣座而笑聲時作。能使座客生歡。又其左則爲白利徒矣。

至桌之他半圓。則坐於軍統夫人之側者。爲營長勃婁濃。其次爲陸摩夫人。又其次爲烟草技師嵐甲朗君。面削而身修。容色灰白。眉目間隱隱露愁悶狀。又其次爲工程師昂斯萊。恒作笑容。與其妻有同調者也。又其次則爲香莉矣。

營長勃婁濃者。山澤童君之勁敵也。兩人絕不相讓。當其肄業於藝術大學也。彼爲紅色班。而山澤童爲黃色。及山澤童効力於橋梁工程也。彼任營長。又時以工程不便於軍事計。畫爲言。與山澤童相爭執。公牘往來。兩人各以銳利之筆墨。演文字之戰爭。自是後。兩人仇怨。遂日益深矣。然勃婁濃席間。絕不露悻悻之色。惟頰目其婦。若不能釋然於懷者。蓋知席間。不乏齒牙伶俐之子。而其婦怯懦。不諳詞令。恐發言不當。爲人所笑。將遭舌戰之蹂躪也。繼又愀然以思。曰。吁。可畏哉。陸摩夫人之詼諧也。彼在席。余婦其將不免矣。然陸摩夫人此時。絕無播弄勃婁濃夫人之意。惟將十六人之坐位。一一察之。怪山澤童家布置之不善。意謂其夫之官階。與旅長相當。則其坐位。應居府尹之右。而以年齒論己之位次。亦當在府尹之側。較前於勃婁濃與白利徒兩家也。陸摩夫人頻睨山澤童夫人。似甚不滿意者。惟覺席間肅靜。不便以此事。首先發問。失主人歡。

故忍而不發。至烟草技師。則悄然穆然。身在座而神不屬。若有無窮之隱憂。踞其腦間者。私念曰。自此以往。製造廠之前途。將不堪問。工人久蓄破壞之念。近數日內。浮動之象。已萌芽矣。今晨接一工黨公函云。工廠若不於數日內。刪除苛待條例。彼等必有以報之。將大不利於廠主。又聞工黨之主謀者。爲一家世清貴之婦。名寶梅。西頗具才略。前數日亦有書致余。設詞甚巧。余尙未答。今日不可不以此事。乘間一告府尹。請其嚴爲警備。以虞暴動。

是時席間漸聞人語聲。惟音細幾不能辨。蓋衆賓見僕人進湯。而席間仍寂無聲息。殊乏生趣。故各與其隣座。附耳密談。以暢胸膈。山澤童初入席。卽求一妙語。與其隣座談。久思不獲。至今乃得之。顧謂府尹夫人曰。今日天氣清朗。日光晴麗。實吾儕之幸也。夫人以爲然乎。府尹夫人聞之。若不甚措意者。率爾而答曰。誠然。其雙眸恆盼其良人也。是時軍統方頰首。與山澤童夫人談。發揮平日

所持之理論。其言曰。今之議者。每訾騎兵爲不適用等之。於角技鬥力。賣藝之流。以爲是國家用以威敵之飾物耳。此乃大謬。以余觀之。騎兵善超乘。精射擊。進若迅風。退如疾電。屯則山湧。行爲川流。其武藝戰術。遠在步兵。上數年前。余隨日耳曼皇帝大閱。見騎兵一隊與步兵一團戰。衆寡懸殊。然騎兵卒能以少擊衆。衝其中堅。步兵不能禦而潰。此騎勝於步之明證也。

山澤童夫人聽此。殊不措意。蓋彼方喜怒交集。喜府尹軍統稅務官之枉駕蒞宴。而怒審判長財政司測量局長之却請不至。延客三十人而僅來其半也。今日之宴。一以慶鉅工之成。一以顯寶星之榮。故山澤童夫人平日雖待其夫。殊落窳視爲無足重輕之輩。今日亦若倚日月之末光。驥青雲而上。騰趾高氣揚。辭色之間。深以得此夫婿爲幸事也。軍統不悟與談之人。神不相屬。仍抗論不已。於是山澤童夫人倚身於椅背。微作斜勢。以羽扇掩半面。睨香莉而微笑。香

莉之左右隣一爲府尹穆然靜毅示其山嶽巍峩之概一爲工程師昂斯萊狀若童孩對其婦吃吃憨笑不已香莉居其間殊乏興趣也乃詳察座客裝束以排悶見女賓服飾皆平庸而已之服獨麗足以傲全座之人不禁栩栩然自得繼見其夫適得其反冠履不整衣服汚陋望之堪笑則又爽然自失昂斯萊夫人者陸軍礮隊官之女海軍礮隊官之姨工程師之妻諳練學校掌故者也是時方娓娓述學校瑣碎事不意適中白利徒之所好遂傾耳以聽覺津津有至味及其描摹盡致時恍若置身講堂觀教師之口授指畫而與同學者相周旋然此非香莉之所好急欲求一同調者與之談

軍統見山澤童夫人於行軍用兵之術非其素習無意聽此遂捨之顧而之勃婁濃夫人正欲有言而祕書長適以胡項新選國會議員之名氏告軍統遂以詢勃婁濃夫人曰夫人識此人乎曰余深識之蓋余曾與彼同預婚宴也胡項

士語同預婚宴者卽與人結婚之謂勃婁濃夫人本欲言某家行婚禮已往賀之此人亦在與之同席而宴也不善措詞遂貽此大笑柄此語一出合座嘿然惟見各人力合其唇不令笑聲震爆營長大窘面頓赤是時烟草技師見發言之時機已至於是遂以胸中所鬱結者陳之府尹聲懷而容戚陳述之語冗長無倫次心有所怖而然也其大要言此次烟草工人之擾動頗似前次繅工之亂近數日內彼等結盟立社朋行往來反端已見地方有司不以武力懾之製造家將受蹂躪之慘并誦才亞米報之紀事以證所言之非妄府尹聞之殊不震驚仍以紫膚之手徐捋長髯長官發言最宜審慎偶有偏倚卽生弊病府尹雅不欲其言稍落涯岸遂以模稜兩可之詞答之曰此事最複雜容余徐思之語畢寂然嵐甲朗君見所請不應更申前說曰事急矣工人聲言每日工資本得兩佛郎者今當增至三佛郎本得一佛郎者今當增至四佛郎苟不允卽罷

工事變在卽安有府君徐思之餘地乎

嵐甲朗語時聲調激越合座懍然輟談傾聽白利徒夫人首呼曰同盟罷工乎此事之至慘者也香莉性慈悲聞同盟罷工武士馳馬蹂躪之慘狀婦孺啼飢號寒之苦况恍現於目前不覺失聲而呼也香莉詞畢軍統踵言曰以余觀之同盟罷工不特無損而且有益何以故有此暴動足寒工廠之膽而遏其欺抑工人之狂燄若余者固表同情於工黨者凡人不惜死以報仇雪恥者皆余之所欽仰者也軍統二十五歲時率兵平鑛工之亂力戰克之流彈中股以勇烈聞遂受上賞彼今日之榮顯皆同盟罷工之賜故其言若此於是山澤童側其身面軍統夫人而問曰夫人之意得毋與軍統同耶然聖郭思末夫人未聞也方瞳目視盤中美利堅龍蝦夫人於此肴有狂嗜今見僕人進此心卽躍然動欲急取食之恐遭饕餮之譏捨而置之則無以饜其慾且此物不耐久置今日

不食。明日卽腐朽。殊失珍惜。佳肴之意。中情惶惑。耳聰遂塞。久之乃能克其口腹之慾。而山澤童重申前問矣。於是夫人匆遽答曰。拯斯民之困厄而導之於善者。婦人之職務也。他非所聞。

營長勃婁濃亦雅不以工廠苛待工人爲然。故繼軍統夫人而抗聲言曰。余所痛恨者。武力服人之四字耳。語畢。瞋目盼其婦。禁不發言。恐更貽笑柄。是時稅務官方以匕又割龍蝦而食之。且啖且語曰。以武力待工人。殊不得當。蓋彼輩非與國家爲敵。特以終日勤動所入不足以養父母。贍妻子。饑寒逼迫不得已。而出此以求工資之略。高耳。山澤童夫人乃微搖其扇曰。除武力外。豈無他法足以平此難乎。於是烟草技師喟然歎曰。夫人尙未深悉罷工之情狀乎。此非人類乃猛獸也。軍統聞之疾轉其身。掉首顧之。厲色冷笑。嗤之以鼻曰。今世曷嘗有猛獸哉。以余所聞社會中。惟存一種動物。以資財爲爪牙。以長官爲皮革。

專吮工人之脂血以自肥。吾儕今日尙未確知其族類。其陰狡凶惡。殆較猛獸爲尤甚也。工人豈嘗搏噬君等。而君等顧屏之於人類之外。以猛獸待之乎。君以猛獸詈工人。恐工人亦此詈君。此如窺望遠鏡者所見景物之大小遐邇。悉隨所持之兩端而定。不可執一論也。昂斯萊夫人曰。軍統試告我。我與虎孰猛。苟如君論。以望遠鏡之兩端例之。則虎不將謂我乃猛於彼耶。昂斯萊聞而大笑。願謂香莉曰。余妻恆作滑稽談。令人發噱。

是時陸摩夫人急欲破其沉嘿。蓋彼自入席至今尙未發言也。於是述一軼事云。富豪某美利堅人也。厭薄人世之浮華。慨然有隱身巖穴之志。製一大鐵籠。裹糧入非洲深林中。置籠於麋鹿羣集處。身居其中。而與之爲友焉。軍統曰。諸君聽之。若此人者。真與禽獸爲伍矣。言已大笑。席間談論遂漸轉移。不羣集於同盟罷工之一事矣。然嵐甲朗君。缺而不舍。仍向此點以進行。屢詢府尹意見。

曰。速。以。兵。力。弭。此。叛。亂。者。是。否。爲。長。官。所。持。之。宗。旨。也。府。尹。頻。掎。其。髻。因。同。盟。罷。工。一。事。而。府。尹。靜。穆。之。態。少。間。矣。蓋。渠。深。悉。此。中。困。難。處。以。武。力。懾。之。策。亦。良。是。然。兵。力。一。動。國。中。清。議。將。羣。起。而。譏。其。殘。暴。且。同。盟。罷。工。事。理。至。輿。疇。頭。緒。至。紛。繁。鮮。有。能。審。其。曲。折。者。處。置。偶。不。審。慎。卽。足。召。地。方。之。騷。動。而。於。宦。途。之。前。程。亦。大。生。阻。力。故。遲。回。審。顧。不。敢。徑。答。然。嵐。甲。朗。君。屢。問。不。已。終。不。能。嘿。爾。而。息。而。座。客。之。耳。目。羣。集。於。長。官。之。一。身。以。聽。話。言。之。出。於。是。府。尹。整。襟。危。坐。抗。聲。以。答。曰。鄙。意。數。日。間。決。不。至。有。意。外。之。虞。工。廠。無。庸。過。慮。且。余。可。保。工。黨。決。不。懷。破。壞。之。意。辦。理。此。事。首。當。召。集。工。人。而。勸。諭。解。之。諭。之。不。聽。然。後。徐。議。處。置。之。法。蓋。當。今。民。國。政。府。優。待。勞。動。之。人。恆。宜。以。恩。德。消。其。嫌。隙。不。當。以。壓。力。深。其。讎。恨。也。座。客。聞。之。穆。然。不。動。嘿。然。不。語。惟。府。署。祕。書。長。每。長。官。一。言。之。出。彼。必。頷。其。首。若。深。以。此。論。爲。然。者。

白日冉冉西匿。桌上供花落英。繽紛集於案幕。窗扉洞開。撲火之蛾飛躍而入。朋聚於電燈罩環繞。跳踴若以映此光明爲幸事者。窗外夜氣清澄。涼風拂拂。中微聞鼓吹。悠揚遠處。方跳舞作樂也。河面薄霧徐起。籠罩兩岸。月色映之不。啻銀色羅縠。張於原野。座客談論重起。然一問一答。聲輕而意泛。蓋久坐神疲。不復能作切實之討論矣。適僕人進香冰酒。府尹遂起立。俟衆人語聲息寂。卽僂身曲肱微笑而進。頌詞於主人曰。都邑之興盛。端賴交通之便利。今幸巨工告成。旅行無跋涉之虞。熙攘往來。工商有振興之望。則異日者。此邑之駿昌。駿熾。皆此橋之賜。卽吾工程大師之賜也。大師以勇毅之力。靈敏之術。建茲豐功。上承國家殊榮之賜。下受人民歡忭之忱。鄙人忝長斯邑。躬逢盛典。烏能不於吾工程大師山澤童先生之前。一申其慶祝乎。府尹祝畢。衆賓皆舉樽以屬山澤童君。

山澤童君起立致答辭。然辭令之才不及府尹遠甚。首發一語。卽不能清晰。繼則身愈搖而辭愈蔓。聲嘶意雜。聽者幾不能辨其指歸。其大要言橋梁建築之功。當歸之於前任工程師李郭亞君。彼僅承李郭亞之遺規。酌斟損益。以竟餘緒。不敢攘他人之功。以爲己有。其結語曰。李郭亞之所以不竟其功者。不幸短命故也。合座之人聞而竊笑。山澤童覺之。知已言呆滯失靈。動之趣。遂愧赧無地。嘿然僵立。口張目瞋。兩手力據膳桌之邊。若恐己身之下陷者。當窘急時。府尹起而救之。告於衆曰。吾儕當公進一觴。爲新得寶星者壽。於是座客皆舉觴屬主人。山澤童遂歸座。暢飲而昂。斯萊夫人復述學校中兒童嬉戲之狀。以爲笑樂。座客精神因以復振。有頃。山澤童夫人忽起立出。席挾府尹臂步出膳堂。歛身向之曰。君何日至巴黎。曰。星期一。府尹答語時。聲顫而形匆遽。恐其婦見之也。

宴畢。衆賓皆入吸烟室。軍統曲肱。以肘著暖爐面。一手持酒盃。且飲且語。述軍中遺聞軼事。數則於昂斯萊及薄提愛。每遇城中公宴。畢統恆以此數則爲談助。兩人厭聞之矣。然今日爲周旋軍統計。仍含笑傾耳以聽之。若聞所未聞者。稅務官與營長。則植立於府尹之前。討論軍官之階級。府尹是時方踞胡床。以坐。交其兩股。手持大雪茄。吸之。烟氣氤氳。火光閃爍。映射幔板。作小圓形。傾耳以聽。首漸前俯。若深有味乎兩人之言者。室隅小圓桌上。滿列筆墨及繪圖器。山澤童方伏案。作新橋之草圖。白利徒旁立。凝眸以視。意殊身得也。是時惟嵐甲朗。君仍在膳堂中。彼惡烟味不入此室。踞椅獨坐。方寸撩亂。蓋彼所懷之憂慮。訖未解釋也。至衆夫人則羣集於吸烟室之前軒。環列而坐。成一圓形。談家庭瑣碎事。某地食肆烹飪合度。某處縫工手指靈活。某家僕役伺候殷勤。與會頗淋漓久之。談資漸竭。興亦漸衰。語聲零落。睡魔乘之。欠呻時作。於是彼儕力

振精神以盡餘興。目欲闔而強張之。聲本低而故抗之。語本無謂而亦矜張以聽之。忽聞鐘鳴十下。於是府尹首起告辭。衆賓繼之。白利徒夫婦亦返寢室。煌煌落成大典。遂以告終。

白利徒入室。面呈歡容。覺今日典禮既盛。飲饌又豐。來賓皆一時俊乂。而胡項復山水清妍。今日之會。幾無一不愜人意。惟有一事不能不引爲缺憾者。卽山澤童對府尹之答辭是也。以彼之才藝。顧膽小如鼠。當衆不能宣一詞。甯非怪事。雖自古著作家好思慮而精學術者。往往無應對肆辯之才。然山澤童既預知有今日之宴。曷不預撰數語。反覆熟讀。以免臨時之局促乎。白利徒思至此。柔聲以語曰。要之今日之會。極一時之盛。山澤童君足以自豪矣。香莉詰之曰。汝以今日之宴爲樂耶。先是香莉入室。踞胡牀以坐。縱目視良人。見其游行室中。往來不已。心卽煩悶。而革履著地板。聲磴磴然。聞之頭痛欲止之。恐觸其怒。

遂緊齧其牙以防惡聲之出。當衆賓散出時。香莉本欲與其友山澤童夫獨對。暢談近况。乃渠以困倦告。不敢強摟。遂怏怏歸臥室。香莉於今晨動身時。白利徒之乖戾。心本不平。又益以此不如意事。怒鬱於中。有觸卽發。若大潮之扼於隄。蓄積澎湃。一有隙漏。無不潰決而泛濫者。故聞白利徒言。卽復詰之。殊不詳所語意義之若何也。白利徒聞其婦有言。卽揚目以視之。於是香莉復申言之。曰。汝以今日之宴爲樂耶……噫。吾友今日之會。君以爲樂。余以爲苦。君知之耶……語時色厲而聲威。白利徒聞而訝之。乃徐謂之曰。汝今日倦乎。曰。安得不倦。黎明卽起。君又百端催促。曰。速整爾裝。速理爾髮。曰。汝曷不早爲之。備致令匆遽。若此。又云。首班車將行。再遲卽無及矣。余與汝乃匆匆赴車站。及蒞是間。而酬酢終日。無片刻休。君試思之。余不憊甚耶。白利徒君慰之曰。香莉。汝勿戚。今晨余之促汝者。固令人難堪。然此乃家庭恆有之細微事。至不足道。而汝顧

置之胸。膈戀戀不捨耶。汝今雖憊。苟能安眠。精神卽復。明日余與汝乘一點鐘之車。以行儘汝酣睡不汝擾也。

於是白利徒移其椅。旁香莉而坐。含笑以對之。貌和而神靜。所以慰勞其婦者。甚摯。且解釋。今晨催促之故。措辭和平。絕不矜尙。意氣香莉覺之。猛憶山澤童夫人降伏男子之訓言。乃思曰。或者報復之時。機至乎。今晨所受之憤懣。當可稍洩矣。乃起立。向暖爐行。暖爐者。香莉置紅色封面巨冊之所也。徐舉手指。謂白利徒曰。君試察之。是卽昨日君所鄭重託付於余之物也。白利徒仰首蹙額。靜觀其婦。良久不釋。蓋覺辭色有異。潛心玩索。急欲得其命意之所在也。然香莉穆然不動。不語。惟兩目頻轉。白利徒覺之。知是語有爲而發。所以報今晨催促之讎。顧不欲與之爭辨。乃自語曰。甚善甚善。語畢。反身出門去。香莉目送之。仍兀立不動。面有得色。蓋香萊自覺今日勇氣倍於昔時。白利徒素以傲慢聞。

今以片語折之。使之逃遁。不覺欣然自得。香菴謂白利徒。今雖去。必復來。狂燄已熄。當必就範。然後從而規勸之。諒無不聽。立候良久。不見其來。覺頗無聊。乃去。席間所御之盛服。折而疊之。置之篋中。并取行裝置之。牀側以備明日之用。料理已畢。仍不見白利徒之影踪。漸不能耐。乃啓門向良人之臥室。以行見室門虛掩。門隙露縫。乃側身以入。香菴驚愕。幾失聲。以呼蓋香菴以爲頃所發之言。足以殺其狂燄。折其傲氣。入室後。必露輾側不安之狀。今乃反是。彼方伏小桌上。手持一卷書。就燈下讀之。殊怡然自樂也。

第九章

藝術大學同學會。定期開學期懇親會。於博士研究社中。會式絕簡。主持會務者。意崇樸儉。而斥浮華。故來賓服式。皆有定程。有華美溢度者。概擯之。門外至開會節目。歲有常例。無大更動。首演一劇。繼以會友一人之演說。如有閒暇。則

會期可延長。延長之時。謂之餘興。會友之年幼者。恆於堂中。滿鋪細沙。作跳躍戲。來賓列座。以觀之。以盡餘興之樂。此開會節目之大概也。定例非藝術大學之畢業生及其家屬。不能參預此會。故會中人皆通儒碩學。或以著作名。或以功業聞。負一時重望者。會式雖簡。節目雖畧。而國中士大夫皆欣羨之。以爲一入此會。不啻有榮譽也。會中人操業各殊。有工程師。有實業家。有官吏。有學士。迨開會日。皆萃於一堂。握手言笑。恍若少年肄業時之狀況。其富於記憶力者。則追述昔年嬉戲事。描寫盡致。聞其說者。不啻置身學校。觀學生之跳躍浮動。歡笑聲。震盪屋梁也。

白利徒君反自胡頊。囚身書室。絕不見外人。面今聞同學懇親會。定於春節前一日舉行。而演說者爲蒙德龍君。亦欣然願往。香莉雖甚不樂蒞此。枯寂無味之會場。然爲周旋白利徒君計。亦絕無反抗之色。屆期白利徒夫婦同行。蒞會。

既入博士研究社之門。香莉卽運眸以眺座客。見相識者頗不乏人。座之首行。爲茄利蒙達君。及其眷屬。茄氏夫婦。頗欲爲其女擇婿。故每會必臨。以便物色。妙才也。次行爲西木乃氏之三女。其側則其父在焉。貌嚴厲而眉濃厚。望之儼然。遠處羽冠搖曳而嗽聲時。作沙台夫人也。其夫伴之軀幹脩細。面容瘦削。柳絲之柔。蘆幹之瘠。沙台君殆兼有之矣。有一人據堂之深處。貌癯容瘠。狀若鬻。者。拍來戴維君也。其女旁坐。面亦扁削。酷肖其父。褐色之髮。錯雜不整。頗似修道院中教士。歷久未修之長髯。白利徒夫人入座後。神志稍定。見相識者。又有軍統米歇龍夫人。鮑希谷。馬奇。萊蒙數人。而姨母沙飛亦在座。萊蒙方自美洲歸。昨日始登岸。身雖蒞會。而神不貫屬。方默念游歷之情況。新大陸之橋。工座客中孰相識。孰不相識。皆非所注意。而沙飛則固見白利徒夫婦之來。招之以手。令其近前。兩人乃旁沙飛而坐。沙飛見甥之蒞止。欣然大悅。并盛讚今日。

因蒞會而散步。足消挹鬱而解愁悶。爲甚有合於衛生術也。沙飛之側。郭裨馬野君在焉。容貌嚴毅。鬚髯脩美。色白若銀絲。胸間寶星燦然。此科學家之泰斗也。卽以彼新著之石灰製造說論已足爲實業家拓一新地。學者稱爲費甲之流。亞費甲者名工程師。而以製煉石灰聞於世者也。郭裨馬野世以算術聞。其名已上達科學院矣。彼顧不以門第自負。欲於實際科學有所發明。遂著此說識者榮之。

香莉坐未久。面色忽變。蓋瞥見塔司魯。喬治目光灼灼。睨彼不釋。狀類飛鷹之覓食。塔司魯何爲而在此。渠蒞同學會。此其首次。其爲會晤香莉而來。絕無疑異。然則渠之不能忘情於香莉。可知矣。渠曾竭力以覓香莉。而香莉多方以避之。今旣實逼處此。香莉之心大震。處此廣座之中。固不虞塔司魯之侮辱。然天理人欲之戰。又熾然起於靈臺。故是時香莉之魂魄震蕩者。非畏塔司魯。乃懼

情慾之復熾也。旋見蒙德龍已登臺演講。光浪震動之原理。名理超超。耐人尋玩。聽者皆凝神一志。香莉獨充耳不聞。惟急求一術解塔司魯之逼。香莉深知此事非空言所能解釋。彼心地已爲情慾所汨沒。不復聽命於天理。以理喻之。適招其譏耳。且疏之太甚。彼必生疑而急求親密。其逼迫將愈甚也。香莉心緒紛擾。久之。若有所悟。忽得一排解之策。曰。曷不移塔司魯之情於他人乎。己苟爲之介紹。一好女子作彼佳偶。則彼必鍾愛於新人。而對於己之情懷。不將因之稍疏乎。少年人聞談婚姻事。往往樂之。塔司魯必不拒我。此誠救治情癡之良劑也。

是時蒙德龍演講已畢。座客皆鼓掌稱善。茄利蒙達拍來戴維郭裨。馬野白徒利。皆起立疾趨向演說大家。致其欽佩之辭。忽聞鈴聲三響。警衆歸坐。蓋亞台翁劇院所編之滑稽短劇將開幕也。香莉仍若一無所聞者。惟自語曰。能配塔

司魯者誰耶。將以誰氏之女介紹於彼耶。乃凝眸偏視四隅。求之座客中。自問而自答曰。拍來戴維女士耶。曰否。茄利蒙達倍爾脫耶。曰否。西木乃諸女中擇其一耶。曰否。久之忽得一人。其名氏躍現目前。枯索得此不啻陣雨欲來天際。烏雲中電火閃爍。倍增明亮。其人非他。卽陸馬雅愛倫也。當古維野家跳舞時。渠曾與塔司魯對貌美麗而家富厚。其父又踞顯位。塔司魯得此勢力之家。爲親戚不難致身通顯。事之無欠缺。無咎悔。能成功者。無有逾乎此矣。香莉悒鬱頓舒長歎一聲。若釋重負。是時短劇已畢。將從事跳舞矣。

塔司魯頻顧左右。見無人監其行動。卽疾趨香莉。至萊蒙則與其父並肩旁蒙德龍而立。鮑希谷則踞室隅。與米歇龍軍統暢談。近日藝術大學監督出缺。尙無替人。米歇龍頗屬意。故來巴黎以謀此事。今日與鮑希谷密談者。殆爲是歟。馮奇君則潛入小室。吸雪茄。臨窗吞吐。殊自得也。塔司魯自於蒲羅尼叢林中。

徒勞佇候後。欲晤白利徒夫人之心頗切。故今日見之。首欲問者。前日爽約之故。次當釋其疑慮。蓋香莉多疑寡斷。往往事將成而忽敗。約既定而復叛。今當有以固結之。使之永不反覆。苟仍不得要領。則彼與香莉從此宜無事戀戀矣。塔司魯趨近香莉。僂身爲禮。卽邀之對舞。香莉却之。且曰。座中不乏妙齡美女。子而必欲與己舞。君意安在。語時。香莉仍坐椅上。絕不爲禮。容厲而聲顫。聞之駭然。塔司魯急與之辯。香莉不爲屈。徐解之曰。君於余之情。慊捐棄爲佳。蓋余爲貞潔婦人。必不受。人蠱惑。雖余與君意氣甚投。昔日之情。款余亦感。不能忘。然余與君之交。誼自此而止。不願引而伸之。自今以往。余不欲與君談論矣。塔司魯閉目靜聽。以兩指頻捲其鬢。絕不露驚駭色。心殊泰然。以爲是乃婦人之恆態。今雖盛怒。難侵。然苟馭之以柔情。餌之以甘言。則將雲消冰釋。仍暱就我矣。今之嚴威不足畏也。

香。莉。雖。仍。抗。論。不。已。然。色。稍。霽。語。漸。和。規。之。者。半。慰。之。者。亦。半。不。復。如。初。發。言。時。之。盛。氣。難。親。矣。其。意。若。曰。當。此。盛。年。曷。不。締。昏。都。中。多。美。女。郎。擇。其。一。以。求。婚。媾。則。室。家。克。構。異。日。子。女。繁。衍。門。庭。昌。熾。非。人。生。之。幸。福。耶。香。莉。語。至。此。稍。間。復。言。曰。余。識。一。人。性。情。既。慈。和。而。賦。秉。又。敏。慧。逸。羣。彼。與。余。爲。姻。戚。：。此。卽。陸。馬。野。愛。倫。也。以。此。配。君。諒。亦。君。所。樂。聞。矣。塔。司。魯。聞。之。竊。喜。蓋。愛。倫。者。亦。塔。司。魯。之。意。中。人。也。屢。欲。求。婚。而。不。得。其。便。欲。求。助。於。香。莉。又。恐。香。莉。見。拒。今。旣。自。言。之。則。事。之。成。可。預。卜。矣。歡。忭。之。餘。益。欽。香。莉。之。貞。潔。而。深。以。向。日。之。所。爲。不。無。冒。昧。也。

塔。司。魯。於。是。敦。囑。香。莉。往。陸。馬。雅。家。談。婚。事。當。審。慎。出。之。以。爲。陸。馬。雅。家。世。顯。赫。今。某。以。窶。人。子。欲。配。其。女。必。所。不。願。且。將。疑。其。附。聲。光。有。所。請。託。故。往。與。家。長。談。必。不。得。當。不。如。徑。與。愛。倫。商。或。可。有。成。愛。倫。性。忠。直。聞。悔。惡。從。善。者。求。與。

訂婚彼必不拒前日某告以悔過彼卽握手致殷勤是其證也故今日談婚事當審愛倫之性情從其勸人信道之一念以入則事無不濟愛倫允其父母無不勉從之矣香莉深然其說且亦大悅蓋樂塔司魯之愛情有所消納不復侵及已也乃低聲謂塔司魯曰君今可與女士舞矣…塔司魯未及答忽見鮑希谷向彼二人而來遂捨香莉掉首徑去鮑希谷與軍統暢談藝術大學近日之變遷談畢卽急赴白利徒夫人疾趨而前若風雨之驟至彼悅香莉者久矣今日見之不可不急吐胸膈以通情懷然香莉今日殊大幸竟未爲僮父所纏繞以鮑希谷行近香莉未及發言而馬奇忽來握手且告以彼近得一位置於西甲哈茄省爲彼所夢想不到者一月以後彼時離兜尼齊而赴美洲矣語至此鮑希谷急斷之曰君久居兜尼齊能作阿拉伯語乎言時狀頗不悅蓋私怪馬奇橫斷其好事也馬奇答曰能阿拉伯殺皮意大利三地之人源皆出於末爾

脫島故語言相類。此歷史築橋之工人及公司之執役皆能言之。語至此狀若甚樂有間。乃復言曰。余又欲習西班牙語及葡萄牙語。余更擬學白哲人種之流民語。非洲之黑人語及各島之蠻族語。馬奇每發一言必軒其鼻。鼻高而端銳狀若樹幹之巔。置一鐵刺焉。香莉笑而呼曰。無乃太勞乎。馬奇曰。願夫人謂余太樂。蓋余苟能爲一切語。則余於殊荒異族之方言。鳥音。鳩舌之土語及盜賊乞丐之隱辭。皆可領其意而抉其微。其愉快爲何如耶。馬奇見聞其語者皆呈驚愕狀。於是從而釋之曰。既受天地之靈氣而爲人。則當求所以不虛此一生者。不虛此生。奈何。建立事業是事業者。何爲人所不爲。發人所未發者。是人。不立業終不光。大此如算術中之一。不以係數倍之終不能化成鉅數也。故人之職務首在不辭勞瘁。博聞強記。以一人之身作數人之用。考一切物。析一切理。識一切奇狀。異態。凡一切殊荒異族之地。皆當冒險以赴之。索其幽隱。察

其風俗考其氣候較其異同定其關係考察所得詳載於冊綴以論斷勒成一書非爲人所不爲發人所未發千載不朽之盛業耶若是乃可謂不虛所生矣馬奇語時屈其肱作圓勢左揮右拂上指下畫舞動於空際若鷗之振翼又若蠅集其鼻端急欲撲去之者卒乃斷之曰生命者一實積體也一多面體也十面者有之百面者有之千面萬面者亦有之庸俗之子僅覩一面未及其他故遂覺人世碌碌無奇若有人焉取多面體而轉側之詳觀各面則天地間奇狀異態無不呈露矣其爲樂較裏足不出里巷見聞局於一隅者相去奚啻萬倍耶。

鮑希谷曰汝恆好發狂言至今積習仍未消耶馬奇傲然答曰然余將以狂終其身矣然余辭未畢尙有他事欲述於君鮑希谷曰得毋汝之婚事乎曰鮑希谷汝神經靈敏抑何類犬余所欲述者正余之婚事也曰與汝結婚者爲誰香

莉憊於久立。乃招兩人坐。馬奇踞椅而言曰。此乃實事。非余之臆說也。馬奇恐聽者以彼爲戲言。故先發此語以警之。繼乃正色述之曰。昨日余爲醫院捐款事。往謁海軍總長。至則僕役紛擾。方運行李。詢之。知總長刻須他往。現入公署。摒擋公事。事畢。卽行。無暇見客。余與總長交頗久。素稔其眷屬。於是直入內堂。見夫人與女公子。方匆促整行裝。余亦從而助焉。有頃。忽覩一妙齡女郎。冉冉自房中出。余不識之。然豔絕令魂魄震蕩。此女不特貌麗。舉止亦端莊。而合禮聆其言論。又知其得力於科學者甚深。是蓋風神絕世之女學士也。余心怦然動。渴欲娶之。詢之旁人。知是女名勃臘。台魯意。少孤。今偕其兄居亞來朗街。鮑希谷欲告以此女。卽曾與彼見之。於郭裨馬野萊蒙處。而萊蒙所極口稱譽者。然言未及發。馬奇之議論。又滔滔出矣。曰。昨晚歸寓。冥想終夜。今晨余發一懇摯之求婚書。諒勃臘台家將竟今日之長商。定此事。夕陽西下時。必有以答。

我。此。間。閉。會。歸。寓。必。得。報。書。矣。報。書。之。詞。余。可。推。而。得。之。其。詞。維。何。曰。敬。如。尊。命。而。已。語。時。狀。頗。自。得。有。問。復。言。曰。明。日。余。招。綴。花。匠。及。飾。物。匠。囑。其。籌。備。聘。禮。至。遞。婚。狀。於。市。董。耗。一。日。之。功。已。足。竣。事。下。次。日。曜。日。即。可。頒。發。婚。姻。布。告。十五。日。後。吾。兩。人。可。舉。行。婚。禮。矣。於。是。美。洲。之。行。偕。婦。同。遊。長。途。跋。涉。中。得。佳。偶。以。消。岑。寂。工。程。擾。攘。中。得。賢。婦。以。資。臂。助。豈。非。人。生。之。幸。福。耶。是。時。軍。統。夫。人。來。告。云。兩。少。年。對。舞。之。女。郎。已。爲。擇。定。鮑。希。谷。與。馬。奇。不。便。違。命。遂。允。之。於。是。兩。人。起。立。別。白。利。徒。夫。人。隨。軍。統。夫。人。而。去。

香。莉。默。念。曰。今。日。之。事。余。亦。爲。所。當。爲。耳。少。選。復。自。言。曰。速。去。久。立。於。此。殊。無。益。時。已。晚。可。歸。矣。香。莉。今。日。竊。怪。其。良。人。何。以。大。異。於。平。時。久。稽。此。間。而。不。作。歸。計。乎。正。欲。覓。之。適。遇。郭。裨。馬。野。萊。蒙。於。門。中。橋。梁。同。志。社。及。算。學。同。志。社。開。跳。舞。會。萊。蒙。必。蒞。止。而。不。舞。蹈。蓋。此。兩。社。成。立。最。古。名。流。畢。集。會。友。之。負。重。望。

者皆任監督指揮之責。不屑復作跳舞戲矣。其視跳舞也。會中應行之禮節。耳無足輕重也。今跳舞已畢。萊蒙監察之責已盡。故出。雖餘興方始。諸少年羣集堂中。布沙跳躍。然自萊蒙視之。此直兒戲耳。不足措意。故出而散步。往來諸室中。面有蹙容。狀頗無聊。適爲香莉所見。乃前致殷勤曰。萊蒙弟。今晚有何事故乎。弟之面。奚爲有憂色也。聞吾弟將與倍爾柔女士訂婚。此莫大之快事。將喜之不遑。何爲憂耶。萊蒙嘿然。香莉繼言曰。我今將與君作片刻談。此次婚事中。必有一端爲君所不愜。故怏怏若此。我所猜度者信乎。萊蒙遁其辭以答曰。上帝吾親愛之嫂。以人所欲之。一切美德。而求備於一女郎。此豈能有之事。實耶。嫂明達諒能鑒此。

白利徒夫人正色謂之曰。萊蒙弟。汝非由衷之言也。君胸中之隱微。我將代抉之乎。此次婚姻。就利害相關言。君固甚愜意。而就嗜好相當論。尙未逞志。蓋君

嗜科學若生命而方圓奇偶之術非倍爾柔女士之所好也君之隱憂殆爲是歟然余勸君釋此憂慮舉世滔滔繁華是尙女郎願擇算學家爲夫壻者能有幾人耶男子願娶篤嗜科學之女子爲妻者能有幾人耶願君降格以就也萊蒙曰余曾以此端告之父母彼意不謂然云此類婚姻殊滿人意奚必多所指摘香莉曰幸福哉汝之同學輩也彼儕訂婚與汝異術選擇之權操之於己而不謀於父母我頃聞一事足以例之曰結婚者誰曰馬奇萊蒙躍而起若不勝其驚異者大呼曰馬奇乎誰家薄命女郎嫁此儻父曰此女郎君殆識之卽勃臙台女士也曰勃臙台魯意乎萊蒙面色頓白額上汗出如珠兩手震顫無度香莉問曰君得無有所不適乎何踧踖若此萊蒙知己態有異乃亟改之竭力自制佯爲嬉笑滑稽狀以掩之曰一見馬奇之面鮮有不令人失笑者頭銳若鳥…腦經恆錯亂若水之沸於鼎…又若汽鍋之迫於壓力而欲爆裂…是蓋

瘋人院中人物是蓋失其自治力之妄人也。嫂試思之以勃臘台女士之聰明和厚德容兼備而顧可使之伴此僮父與之偕老乎。

萊蒙數語胸中之微意已漸露且辭色間又足令香莉窺見一斑默思曰萊蒙得毋屬意於此女郎乎不然何洵洵若此今探之亦無益不如以巧辭誘之或可發其覆而得其情乃言曰馬奇理想固不高尙其所撰述亦不足當科學院之選且腦經不甚明晰時發狂態原不能曲爲之諱然勃臘台女士之見地得無與君同欲得一長於科學之子爲之佳偶今見馬奇旣爲藝術大學畢業生復爲橋梁工程師又不嫌勃臘台家之貧窶屈意求親感其盛意而慨然以身許之亦事理之所恆有者不能悍然斷勃臘台女士之必不允也萊蒙曰吾意必不如嫂所料曰君何以知之曰余以理想推得之白利徒夫人凝眸而視曰吾弟得毋眷此女郎乎萊蒙雖辯其非然不甚力云彼之悻悻者不直馬奇之

所爲耳。以彼儉父，安能妄冀賢姝。以勃臘台女士之才，德必可得一勝。此狂徒者，萊蒙語至此，又抗聲以繼之曰：余於勃臘台女士景仰殊深，渠敏於事而達於理，頗類吾母。以吾所知，女郎中此其最矣。是蓋智慧逸羣，識度勝人，道德高尚之女郎也。香莉曰：萊蒙弟，恕我狂言。君知此女郎既若是之詳，審曷不娶之乎？萊蒙俯首答曰：奈父母不允。何曰：弟曾以此事告之乎？曰：告亦無益。父母於余婚事，每與余異趣。是殆別有肺腸。萊蒙是時忽悄然以思，有問乃歎息曰：曠余苟略有私蓄，足供一婦人裝飾之用，則余之娶婦當問品學之何若，而不計奩資之豐嗇矣。香莉曰：曷不效汝同學輩遠遊異地，謀一位，置以藝術大學畢業生之資格，奚患不得多金？曰：郭禪馬野氏而覓食，他鄉豈不遭人齒冷？曰：然則汝可入工藝界。前日余與古維野夫人長談，渠云：彼家引擎將爲博李愛寶蒙家新式引擎，所奪貿易，將因以衰落。其夫甚憂之。余思君此事頗有所發。

明古維野君近已知之且欲一試君若以所立之說所製之圖供彼改良則彼必報君以重金是亦理財之一策也曰以郭裨馬野氏而銜學求售可羞孰甚焉香莉冷笑曰君何迂拘若此我以術往彼以金來此乃應得之酬報非屈己以求人何羞恥之有萊蒙聞之嘿然有間面作怒容繼乃切齒曰願嫂慎勿以我所不能爲者相強

香莉尙欲與萊蒙辯忽聞風琴停奏知跳舞畢矣遊目遠矚忽見一軀幹短小者立於室中揚其肱於空際時以巾拭其額汗若方任一勞劇事而來者喘息而言衆人皆環立聽之於是萊蒙亦捨香莉趨而前至近處方見立於室中者卽嵐甲郎台君而所言者爲李墨蘭事也云昨夜李墨蘭赴友人家跳舞會勞乏過度今晨遂發狂疾其家欲送渠入醫院而無術以制之余與彼同巷其僕遂來呼余相助余往拉其登車而彼不從相持頗久旣登車復咆哮不止余竭

力制之。今幸安然入瘋人室。而余亦勞甚矣。此消息頃刻傳遍。卽居斗室中。與二三知己。討論衛星之蒙德龍。亦聞之矣。諸科學家聞此惡耗。皆大戚。蓋彼儕力學太甚。易罹狂疾。今聞李墨蘭事。未免生兔死狐悲之慨。旣悼其友。復悲其身。一聞此耗。無不怒然以驚。曰。明日余安知不爲李墨蘭之續耶。科學界以外之人。雖亦有吁歎而悼惜者。然其多數皆視若恒。有事鮑希谷謂萊蒙曰。某雖不才。然癡狂之疾。某知免矣。此足以自豪者。某相君面癩。意已得百之十七。君其慎之。萊蒙冷語答之曰。百之十六耳。鮑希谷申言曰。百之十七。馬奇排解之曰。言十七者。非言十六者。亦非以余斷之。其殆十六有半歟。依數學之法。書此當先書十六。繼之以撇。然後繼之以五也。君等亦奚必斤斤焉。爭此半分之癡狂耶。

會事告終。衆賓闐然去。惟聞人語喧闐。聲佩劍鏗。鏘聲。椅杌顛覆。傾倒聲。一時

雜然並作。是時姨母沙飛胸襟。爲李墨蘭惡耗所擾。對於其甥所懷之恐怖。復躍然動。乃趨香莉身旁而囑之曰。比愛回家。汝當勸其早臥。明晨當晏起。明日應竟日作遊息。不可伏案勤讀。亦不可閉門苦思。香莉諾之。然心竊非笑。以爲凡此訓言。皆爲詞費。白利徒蓋永不受勸戒者也。

白利徒夫婦旋登車而去。途中兩人。不交一語。白利徒仍持恆態。穆然端坐。渺渺作深遠之思。既至蘇弗陸街。白利徒信步入己室。香莉亦歸臥房。絕不喧譁。柔麗聞女主人已歸。卽來房中。助其卸裝解髻。事畢歸室。伴兩兒以臥。香莉夜不成寐。心中怏怏。若有所不快。屢轉其身。仍不入睡。鄉是時夜色已深。萬籟絕響。惟聞良人革履著地。橐聲破此岑寂而已。白利徒攻算學。恆至子夜一點鐘後。每有聲息。香莉亦習聞之。不以爲異。惟私訝己今宵何以心煩慮亂。豈遇塔司魯而中情。因以激動歟。抑己爲塔司魯介紹之婚事。美滿無憾。欣羨之餘。

妬心生耶。香莉竭力驅妄念而妄念愈叢集愈猛進愈堅韌。香莉正煩悶忽隱隱聞歎息聲甚微莫辯其所來。香莉急支其肘而起側耳以聽知聲自比愛房中出。香莉駭異自語曰：豈彼病乎？於是自牀躍起急披衣按電燈方啓扉斗見白利徒踐門限而出且行且作手勢。膚革牽動兩目直視枕墊被褥之屬狼藉委地。若盛怒無所洩而擲之者。白利徒初出房尙遲疑繼忽急趨若有強不可抗之吸力者。直向廊之極端而行。此處臨窗月色映之黑暗中露一片明光。地既至窗側卽斷續而言曰：馬野……馬野……余將從汝於地下。余將墮淵死矣……聲淒切可怖。香莉馳往持之。彼仍未覺。惟植立瞋目若對強敵。有頃復呼曰：否否。余尙能抵抗……疲勞之鬼。余誓不讓汝……良久力疲卽委身於窗邊之雕木長檯上。兩手支首歎聲時作。香莉跪於其旁。中情激蕩不知所措。惟柔聲屢問曰：比愛汝何爲若此……汝胸中作何景象。然白利徒君仍若罔聞。是時柔

廳聞之亦啓扉出觀趨而前蹙額問曰主人其病乎香莉疾解之曰一時神經錯亂昏不知人事…今晚彼聞其友之不幸事心卽大震…是殆恐怖而然也…汝速呼閤人囑其來此佐吾儕扶主人於牀…

柔麗方奔而出白利徒又作聲聲浪微弱氣息僅屬徐言曰一…二…三…四…至十八聲忽止猛張其口長歎一聲有問復計曰一…二…三…四…是時閤人已至渠爲比雷納之山民家世業獵故軀幹雄偉壯碩立門限上戶爲之塞恪候命令以行事香莉囑曰蓋度士汝速以臂挾主人起抱往房中柔麗爭曰女主此非善策主人方夢囈而驚之足以賊其生命蓋度士低聲以贊之曰柔麗殊有識見白利徒君仍計數曰十六…十七…十八…至十八忽少頓繼縱聲呼曰忽忽已十八年矣…此十八年中余受茲苦楚…余遭此酷虐…言畢以手覆胸作痛苦狀若有物擊其心而欲擺脫之者少選復微聲以語曰痛

苦。恆。纏。余。不。釋。…。不。停。息。…。不。赦。宥。…。三。人。嘿。不。作。聲。趨。近。察。之。是。時。柔。麗。已。悉。燃。廊。中。電。燈。激。烈。之。白。光。照。此。悲。劇。尤。覺。悽。愴。淡。三。人。意。念。中。皆。知。白。利。徒。君。得。狂。疾。矣。惟。無。人。敢。昌。言。之。耳。而。患。狂。疾。者。當。如。李。墨。蘭。之。例。送。入。瘋。人。院。香。莉。念。及。此。尤。覺。悲。痛。欲。絕。白。利。徒。沉。靜。片。時。忽。起。立。縱。身。猛。躍。口。鼻。妄。動。睜。張。欲。裂。兩。睛。突。出。炯。然。發。光。望。之。恐。怖。跳。而。呼。曰。無。處。非。電。光。矣。…。電。流。已。混。合。於。空。氣。矣。…。將。射。人。矣。…。將。擊。人。矣。…。馬。克。司。偉。解。說。之。功。用。將。發。現。矣。…。浪。…。浪。…。電。浪。逐。余。…。電。浪。圍。余。…。呼。時。兩。手。亂。動。以。指。畫。空。際。香。莉。驚。而。呼。曰。噫。上。帝。其。相。我。上。帝。其。相。我。然。白。利。徒。聲。忽。止。環。顧。左。右。作。驚。駭。狀。若。覩。鬼。物。紛。來。圍。繞。悲。聲。而。呼。曰。汝。乃。梅。褚。著。述。未。就。而。辭。世。非。汝。也。耶。…。汝。爲。可。憐。之。阿。培。爾。…。汝。名。萊。農。勞。而。無。功。汝。之。著。述。燬。於。火。汝。子。又。轟。於。普。魯。士。之。礮。…。白。利。徒。退。後。數。步。若。爲。鬼。物。

所。追。而。欲。遁。者。復。呼。曰。君。輩。亦。在。此。乎。君。等。皆。建。偉。大。之。問。題。而。告。成。者。也。……
昂。班。汝。獨。居。習。算。竟。愁。悶。而。致。癡。狂。乎。……弗。萊。納。爾。班。邱。王。得。才。爾。君。等。思。索。
太。甚。卒。戕。生。命。……公。脫。汝。何。爲。隱。於。山。嫩。河。旁。杜。門。謝。世。卒。窮。死。於。茅。屋。中。耶。
……噫。汝。亦。來。此。汝。乃。李。墨。蘭。……可。憐。哉。吾。友。李。墨。蘭。……余。見。汝。……汝。奚。爲。作。手。
勢。……汝。招。余。往。欲。何。爲。……

白。利。徒。是。時。狀。若。不。勝。哀。痛。者。身。搖。曳。全。體。震。顛。以。手。握。拳。揮。之。空。際。繼。乃。切。
齒。曰。噫。祕。密。之。神。余。力。足。以。隨。汝。智。足。以。識。汝。……余。將。與。汝。爲。友。矣。……深。不。可。
測。廣。漠。無。垠。之。所。乃。余。藏。身。地。也。余。將。墮。淵。從。汝。遊。矣。……香。莉。是。時。以。身。當。路。
扼。其。前。進。白。利。徒。以。手。格。之。向。窗。前。躍。持。窗。上。握。手。處。而。力。闢。之。然。是。時。蓋。度。
士。已。堅。壓。窗。沿。窗。不。可。關。白。利。徒。盛。怒。決。欲。裂。之。而。勇。不。敵。屢。進。屢。退。其。爲。狀。
頗。似。兩。勇。士。爭。一。險。要。相。持。不。下。時。闖。人。忽。得。一。計。急。蹲。其。身。舉。兩。手。抱。主。人。

腰。挾。之。而。趨。其。房。將。及。門。植。之。於。地。而。謂。之。曰。主。人。頃。所。見。者。非。窗。窗。乃。在。此。間。白。利。徒。君。大。吼。攘。臂。直。入。足。踐。枕。褥。而。踣。於。地。是。時。香。莉。力。竭。不。復。能。有。所。爲。惟。瞠。目。直。視。立。於。其。旁。然。有。此。一。跌。而。白。利。徒。漸。醒。矣。狂。疾。愈。矣。微。仰。其。身。意。欲。豎。立。蓋。度。士。扶。之。以。起。白。利。徒。屢。以。兩。手。摩。其。額。默。念。頃。所。爲。者。何。事。環。顧。左。右。竊。自。驚。異。兩。婦。人。何。以。僅。衣。半。體。香。莉。何。以。玉。容。無。色。而。有。淚。容。闔。人。何。爲。扶。余。蓋。度。士。曰。主。人。得。惡。夢。身。轉。側。而。墜。於。地。也。白。利。君。信。其。說。卽。答。謝。曰。因。此。細。故。驚。擾。衆。人。心。殊。不。安。今。惡。夢。已。醒。不。必。護。視。矣。

於是三人皆出。香莉亦入室以臥。然仍不釋然於懷。屢次起身潛往。白利徒臥室門旁側耳聽之。屢聽而不聞聲息。心漸安帖。今夜香莉勞倦實甚。心一寧靜。卽恬然入睡鄉矣。酣睡至次日日晡時始覺。追溯昨夜事。歷歷在目。芳心跳躍。急疾趨至白利徒寢室。自鎖隙中窺之。見彼危坐於書案旁。案上亂紙成堆。如

青。山。之。亂。疊。斜。其。身。以。倚。之。聞。鎖。寶。作。響。卽。疾。轉。其。首。厲。聲。呼。叱。其。乖。戾。之。狀。仍。未。滅。於。昔。時。曰。速。去。毋。溷。乃。公。

第十章

八。日。後。晨。餐。已。畢。白。利。徒。夫。人。整。裝。往。吾。夫。人。田。街。香。莉。出。門。後。悠。然。若。有。所。思。舉。步。甚。蹇。徐。徐。過。聖。米。歇。爾。路。再。再。入。於。林。薄。驕。陽。酷。烈。木。葉。憔悴。故。蔭。不。濃。厚。既。出。林。一。望。皆。大。道。是。日。適。晴。明。天。際。不。翳。纖。雲。陽。光。閃。爍。可。畏。路。上。皆。鋪。以。青。色。大。石。板。淨。潔。無。塵。人。影。射。地。益。見。明。顯。香。莉。御。輕。羅。衫。舉。步。微。顫。軀。幹。脩。美。體。態。閑。雅。顧。影。輒。自。憐。也。

往。姨。母。家。而。告。以。夫。事。香。莉。心。殊。怏。怏。蓋。以。此。告。老。人。必。不。悅。也。然。茲。事。無。可。諱。飾。不。能。不。徑。直。告。之。今。晨。古。維。野。夫。人。來。訪。香。莉。則。又。以。一。意。外。消。息。相。告。云。此。耗。昨。日。得。之。茄。特。利。夫。人。消。息。維。何。卽。萊。蒙。與。倍。爾。柔。女。士。之。中。變。也。柔。

麗愛脫近於父前。布其志願云。彼眷一少年。爲彼之總角交。而執役於吾家。公
司中者。願與之訂終身約。其姊聞而痛斥之。其父初亦駭怪。繼思之事亦近理。
彼既願意。我何反抗。爲亦知此少年聰穎而勤勉。能耐勞苦。而老人之尤愜意。
者。則以彼處置公司中事。無不得當。曲得老人意也。老人雖微嫌勃臘台家貧。
窶然。女既欲之。己亦不得不曲從之。由是襄理廠務者。卽己之女壻。倍爾柔公。
司當日益振興矣。香莉聞此消息。既佩女郎之識。復欽其勇。一弱女子耳。而能
力持己意。以訂婚絕不隨人俯仰。其處事明決。萊蒙之依違。寡斷奚啻霄壤。
香莉因此念及昔讀稗乘中有數語。實爲名論。足與倍爾柔女士事相發明者。
其詞曰。人苟愛汝。而是人亦爲汝所愛。則汝宜率性徑行。爲所當爲。不必計貧。
富與家世。以是二者。非性情中物也。

又有一事。足擾香莉之心曲。今日獨行無聊。復念及之。此事維何。卽古維野夫

人所談山澤童夫人事也。古維野夫人曾言山澤童夫人不檢名節。香莉初不信。而今則竟驗矣。數日前香莉曾訪茄利蒙達夫人。聞工程師領袖山澤童君。又已調任。今往離爾矣。香莉異而問之。茄利蒙達夫人遂告此事之顛末。且曰。山澤童君之不能久於其任者。皆佛籃不貞之故。既於華歇爾墮其家風。而又於胡項播其醜聲。辱亦甚矣。香莉聞之。尙爲其友辯護云。胡項陋邑其人民。皆目光如豆。小有不慎。卽足貽譏。不得以悠悠之口。遂毀山澤童夫人之名節。吾儕於此等事。宜審慎。出之閨閣。令名安得。以蜚言遽騰於口也。茄利蒙達夫人曰。余初亦作如是想。繼欲知其究竟。乃走詢余之姪媳。姪媳之母胡項人也。故彼於胡項事知之最悉。而性又嚴謹。素不作妄語。彼云。此事良信。余所聞於道路者。與彼言皆合。余初謂此婦微嫌輕脫耳。不虞其竟犯大不韙也。香莉聞此。遽然以悟。意彼平日好作戲言。狀若童穉。其殆以此掩飾其罪惡也。香莉又自

幸已未聽其譟言。故能履危地而不失足。不然殆矣。一念及此。覺捐棄塔司魯一事。爲至當不易之定理。而無足眷戀矣。

香莉思慮方酣。已至姨母家門。進詢閨人。云已他往。乃告僕婦曰。爲我達。女主晚間當再來造訪。方欲反身以去。而萊蒙忽自內出。冠覆其額。于然來。適欲訪表嫂香莉。今見在此。欣然大悅。卽招之入其父辦事室。面露笑容。狀若甚得意者。香莉思曰。豈余之來意。彼已知之耶。然香莉未及啓齒。而萊蒙已告之曰。我曾見古維野君與之商定。一不損我家清望。而運用吾所發明之良策。當同學會跳舞之夜。嫂所談之引擎。今可離我之位置。而獨立矣。余不置身於古維野公司中。惟與彼訂一契約。吾所創之機械。任彼製造。任彼運用。萊蒙語至此。少頓。繼復微笑。而續之曰。聞諸公司中人云。此新式引擎。功效必鉅。香莉未明其命意之所在。詰曰。若是將奈何。萊蒙抗聲曰。將欲獲利耳。曰。獲利將何爲。曰。

嫂乎。余能獲利。則余與勃臘台魯意訂婚。無人能阻之矣。曰。父母其表同意乎。曰。然。余父母已允矣。……

初萊蒙以此意告其父母。郭裨馬野夫婦殊訝之。繼而思之。萊蒙非泛泛者。女郎而爲彼所眷。必其才德有過人處。因念自古創術立法之大科學家。往往得內助以成功。且有婦所獲較夫爲多者。今萊蒙求一同志女郎與之訂婚。通其力以作合其慮。以思則成功較易。萊蒙之見亦未可厚非。且萊蒙所研究者。非諸兄之比。皆理想算術也。決非萊蒙一人所能勝任。則求一篤嗜算術之女郎爲之贊助。亦要義也。郭裨馬野夫人時以其甥娶香莉爲戒。今見其子能祛此弊。心大悅而首允之。至郭裨馬野則亦絕不阻撓。彼信任其婦至深。且擊婦之所決。永不爭辯。况勃臘台女士爲素識之女郎。而其父又爲彼之故友。哉。兩人議定後。沙飛不覓介紹人。自往勃臘台家訪魯意。而親問其意見。沙飛僅發數

言女郎卽慨然諾之。女郎之語言舉止，又曲得沙飛之歡心。沙飛歸而大悅。婚事遂定。此萊蒙未與香莉謀面時訂婚於勃臘台家之詳情也。

香莉笑曰：阿弟父母固允矣。然將何以處馬奇萊蒙？勃臘台女士不俟我家往談婚事，卽痛斥馬奇之妄而絕之。馬奇亦知事不近情，已愀然中止不復申前說矣。馬奇近眷一英吉利女郎，年齒頗長，將入尼菴作女道士，面扁而容瘠，絕無媚態。然馬奇殊悅之。女郎亦佩馬奇之學，婚約遂定。今定於十五日。後舉行婚禮。禮畢，新夫婦卽偕行渡大西洋，登新大陸，赴西甲哈茄之新任矣。香莉歡呼曰：是何好姻緣之多乎？欲於近日婚姻史中拾遺補缺，吾當勉力玉成。余所介紹之婚事，此婚事蓋屬於吾弟同學中之一人者。曰：此人爲誰？曰：塔司魯喬治。萊蒙大呼曰：是蓋浪拔達人也。香莉知浪拔達爲學校中習用語，卽卑賤之，謂以古訓釋之作，無論如何解，不含貶意。後世謬用，遂成詈語。香莉詰

之曰。何爲浪拔。達願君爲我言其故。萊蒙默然。香莉卽繼之曰。我爲君代言之。可乎。夫吾弟之所以卑視塔司魯者。以彼家先代旣乏聞人。而其父又逐什一之利於窮鄉僻壤。無赫赫之門望也。香莉語至是。卽旋身盼室中所列二祖雕像。如昔日沙台夫人狀。又曰。郭裨顯姓馬野望族。吾弟兼而有之。宜不屑與此輩爲伍。君友鮑希谷少尉。亦以父居軍旅。要職傲然自異。鄙視此人。然亦思不能從政。而僅能從戎。又安得自詡若此耶。萊蒙怡然答曰。嫂乎。吾儕此等見解。嫂從何處得之。學校者。共和制度也。不立階級。但評人才之高下。而不計家世之顯陋。憶昔弟班中有一學生。販鷄卵者之子也。勤奮而長厚。校長賞之擢爲班長。而余以郭裨馬野氏之子。反居其下。受其統治。卽此足證學校之不尙門第矣。香莉冷笑曰。弟所述者。固爲美談。然考之實事。竟與此大背於何證之。卽於君與鮑希谷傲視塔司魯見之也。少年蹙額問曰。豈彼於嫂談及此乎。香莉

額之萊蒙呼曰嗟乎此人隱慝余緘口不談恐敗其名譽也今彼乃謂余爲傲
余亦烏能不一言萊蒙且語且起兩手撐其書桌聲顛而奮若含盛怒而又竭
力制之者曰嫂試聽而判斷之當余肄業於大學時有一事頗詭異某日夜間
同學中有一人忽失其貯銀之囊被竊者卽告之校長而閉門大索以爲必得
之僕役房中而不知竟獲於學生室內也此人直認不諱云爲一婦人所惑故
迷而出此因所失之銀爲數甚微主校務者不欲窮究其事例當斥退僅以責
釋了之然嗣後吾儕遂鄙薄其人不與爲伍矣余述此已畢而事中人物皆未
表出此猶畫龍者鱗角已具而雙睛未點觀者終不愜意今當揭而出之則失
銀者爲誰卽鮑希谷也盜銀者爲誰我亦不必言矣

香莉聞之魂魄震蕩不能自持若雷震其身又走壙之獸被彈擊而狂逸幾欲
出聲而呼屢自按抑自悔年少無智幾乎矐此匪類偷一失足將何面目見人

愧悔交集。面紅耳熱。心頭復突突不已。然萊蒙殊未覺。仍繼續以言曰。人固。有。少。年。失。德。而。壯。能。自。立。者。余。父。同。班。中。亦。有。學。生。盜。銀。事。與。余。所。述。相。類。當。時。學。生。羣。起。攻。之。此。人。遂。被。斥。而。去。後。遠。遊。殖。民。地。勤。慎。奮。勉。遂。占。顯。位。吾。父。時。時。述。之。以。爲。美。談。云。若。遇。此。人。余。當。竭。忱。以。待。之。蓋。嘉。其。能。悔。過。也。香。莉。聞。而。歎。息。曰。烏。知。塔。司。魯。不。能。改。悔。乎。曰。否。情。狀。有。不。同。塔。司。魯。非。能。悔。過。者。也。彼。竊。銀。事。已。歷。數。載。矣。而。仍。不。能。遷。善。率。德。謹。言。慎。行。浮。薄。之。狀。仍。如。昔。日。若。此。人。者。不。幸。行。路。遇。之。猶。將。掉。首。遠。避。矧。可。引。之。爲。友。乎。嫂。乎。願。深。信。弟。言。慎。勿。預。其。婚。事。而。自。辱。也。香。莉。欲。答。之。而。無。力。以。發。言。喉。爲。之。梗。唇。爲。之。顫。手。指。爲。之。搖。動。心。血。爲。之。激。蕩。而。兩。頰。又。紅。暈。上。潮。矣。香。莉。不。勝。羞。愧。惟。願。所。履。之。地。坼。裂。成。縫。而。已。下。遁。自。念。我。豈。喪。心。病。狂。何。爲。引。此。匪。人。爲。同。志。乎。豈。絲。毫。無。辨。別。之。能。力。而。昏。憒。若。此。乎。塔。司。魯。既。無。行。而。羣。婦。顧。趨。之。若。蟻。附。羶。不。惜。擲。

寶貴之名節而曠此浮薄少年無人能揭其詐僞而絕其誘惑之妄念者則又何耶香莉心煩慮亂莫知所措不耐久坐矣

有頃別萊蒙而去大風忽起塵沙飛揚香莉情緒恍惚不復致念惟急向前行以求速歸若深以杜門不出爲幸事者路旁一小兒坐於長椅以嬉見其匆遽之狀呼曰夫人急行何爲香莉不聞不見徑向前趨有類狂癩至大道折角處見咖啡肆中懸一巨鏡卽往鑑之覺面赤而目張令人生怖香莉至家柔麗卽出告曰鮑希谷少尉在此已半小時矣余曾告以女主歸家尙無定時彼云有要事相商故候於此

香莉久不見客故室中陳設均非昔觀窗簾皆已摘下折成方形疊之胡床坐褥案幕之屬亦堆積桌上光澤玲瓏之大燭臺則以薄綿裹之報紙凌亂雜疊巴黎末尼雕像左右所在皆是樟腦氣從地氤出滿布全室嗅之刺鼻此卽室

門久不啓。空氣不流通之證也。然鮑希谷尙未知白利徒。夫人久不見客。追念昔星期四日曾至是室。時欲得一機緣。與香莉獨對。而所願莫遂。今一人來。此庶有以達此鵠矣。柔麗見室中塵滿無地可坐。遂引客入小廳。鮑希谷顧而樂之。蓋室小而精於此。靜對美人。暢談衷曲。足償素懷也。然今日貿然而來。夫人若以冒昧見責。則將何辭以對。一念及此。又復悚懼。忽覩小圓桌上陳一古鏡。卽往鑑之。見鬢髮勻整。鬢髻潤澤。殊怡然自得。繼見腰間佩劍。頗不雅觀。且武裝非所以對美人。欲解去之。乃身一轉側。而劍觸圓桌。桌動鏡卽墮地。有聲。俯身拾之。幸未損碎。少尉大悅。以爲佳兆。今日之行必不虛矣。

香莉入室。一去其冠。卽詢少尉之來意。少尉面赤若緋。抗聲而言。其聲之烈。若大敵當前。而指揮其軍士。冒死衝鋒者。其語則籌畫良久。而後得。以爲是足制香莉者。其詞曰。夫人。僕之來。此欲以僕對於夫人之深情。貢之於夫人也。語時。

作手勢。且前俯其身。若將屈膝者。旋見香莉面露驚色。遂不敢。以此惡態加之。愀然中止。於是兩人相對不語良久。白利徒夫人乃言曰。君之來此。令人憤憤。本欲呼侍者下逐客。令擯君於門外。以君素不輕薄。今日之事。或係游戲出之。故不與君深校也。鮑希谷詫愕。不知所爲。惟以指玩其軍帽。進退不知所可。香莉招以手。命其坐於己旁。少尉應命。踧踏不安。狀殊堪哂。香莉色稍霽。又問曰。鮑希谷先生。君何爲作輕薄態。以累盛名乎。君自昔以伉爽聞。不甘作卑褻事。頃晤余表弟郭裨馬野。彼方盛譽君之爽直。君之大度也。鮑希谷搖曳其身。以聽之。今聞香莉譽其美。驚魂略定。急欲解釋。此次冒昧之故而百覓不得其詞。乃局促曰。夫人。夫人。白利徒夫人復繼之曰。不意今日君忽演此輕薄態。於余前。余殊詫愕。君試告吾君所希冀者。爲何事。與君約會於此室者。爲何人。乃以余爲何等。人耶。

爾時。香莉力愈壯。氣愈振。勇毅之概愈著。自信益堅。自待益高。舉凡情慾之感。蠱惑之術。擢破而廓清之。罔不如志。蓋今日少慰之來。適所以作香莉涅而不淄。磨而不磷之試驗。香莉今日爲一貞潔好女子。不特不怨少尉。且感之矣。香莉仍繼言曰。余之此問。君必有以應之。應之之詞。余可推想之。如下曰。彼年少而家庭多嫌隙。我將爲之彌其缺而補其憾焉。然曾亦思此婦因君迷惑之故。妄言以欺夫。設詐以謀歡。所懷憂懼至深。且鉅。家庭間之幸福。卽因之消滅。卽此婦患寂寞而苦愁悶。亦安肯犧牲其寶貴之名譽。冒險以殉情慾乎。君以輕薄之態。施之於人。使是人之性不與君類。則君亦枉費此心。陷人於不義。又何益乎。香莉語至此。稍息。閉其目以思。若心中微受激楚者。少選。復言曰。願君信吾良言。情慾者巨惡也。危險多而利益少。君必以余言爲迂。然他日君成婚以後。閱歷家庭之情況。方信家有貞婦。內政乃肅。余所言者爲不謬也。香莉言

至此起立舒其手而謂之曰請與君別矣余願君他日來此當倩余爲冰上人蓋余所識之美好女郎至夥余固甚樂爲君擇一好女子而介紹之也鮑希谷卽起立向香莉鞠躬退行數步而出臨行作告別語語模糊不可辨退出時狀至局促若有物阻其歸路而屈曲以避之者香莉自簾幙中望之見少尉歷階而下佩劍鏘鏘作響迅步入街衢冉冉入人叢而去香莉自語曰探其實際此尙不失爲伉爽男子規之以義當也是時香莉胸中至樂樂訓言之得體樂自守之堅毅又樂今日措置之靈敏蓋鮑希谷之來勢頗汹汹今嚴詞以折其氣甘言以慰其心旣杜狂念復消怨氣處置此事殊巧妙而的當又甚合於理也至鮑希谷則躑躅道中追維此事亦頗快意彼當婦人面素不能作一語今乃直入香莉之室而與之周旋膽氣殊覺不弱雖所謀不遂而香莉譴責之中仍寓規勉之意頗殷殷於我之婚姻美人之用情深厚至堪感激少尉一念及此

胸襟。暢。適。頃。所。演。局。促。之。態。羞。愧。之。狀。皆。不。復。記。憶。矣。

香莉自目送鮑希谷後。卽欲入內。忽見白利徒匆匆從外來。手持書函。爲狀至樂。呼香莉而告之曰。親愛之香莉。余頃得一好消息。愛巴渡夫人及其諸子。獲生機矣。地方慈善會感余誠懇。允余之請。每歲撥款若干。以賑孀婦。并准其子充辣甲那爾幼稚園之免費生。沙台夫人又爲孀婦覓一位置於女校中。教授彩畫及玩具製作術。雖此類學科。人未重視。薪水必不甚豐。然有此兩入款。亦足以度日矣。香莉聞之。慨然歎良人之博愛。又念浮浪少年。外貌雖厚。心地實漓。以視吾夫之慈祥愷惻。其人格之高下。殆不可以道里計。惟白利徒好以博學士之面目示人。嗜渺遠之虛理。而忽近切之人事。惟知媚學。不諳庶務。是其所短。能改是則盡善矣。香莉未及語。而白利徒已坐於鮑希谷頃所據之椅上。含笑曰。余尙有一事告汝。卽余之著作已畢也。香莉聞之。如聞綸音之特赦。卽

呼曰已畢乎曰全書告成矣今晨余挾此冊呈之馬媯梅先生余之舊教師也請其削正彼極稱善并爲之改定體例摘削謬誤焉香莉曰快哉余之獲此消息也此書既畢君可休養矣余甚懼君因此著作而病今乃釋然前星期夜間余所懷之恐怖君知之也否耶

白利徒面香莉凝眸而視作驚駭狀曰汝因何事而恐怖乎香莉卽述同學會跳舞之夜所演之慘劇其詞委婉而不迫切恐驚良人也白利徒凝神以聽都不記憶久之將此事之首尾往復玩味乃約略得其端倪知此夜之惡夢因平日所懷之恐怖而生問曰余中夜拔關以出遊行廊中昏不省人事乎一切舉動有類瘋狂乎語中涉及余外祖馬野乎曰君言悉當曰余欲啓窗投身而下乎曰然白利徒欲掩其胸中之激動乃強笑曰當此之時盤踞於腦際者惟奮身以出之一念耳此念殊奇特卽余亦不自知其何故也香莉曰是

夜。苟。無。人。力。阻。君。必。墮。地。曰。阻。我。者。爲。誰。曰。闈。人。余。聞。君。房。中。有。聲。息。懼。而。呼。柔。麗。柔。麗。乃。呼。蓋。度。士。登。樓。

白。利。徒。至。是。不。復。詢。問。惟。默。想。此。事。之。原。委。并。感。其。婦。之。德。以。爲。己。之。瀕。於。危。而。不。死。者。皆。香。莉。救。護。之。力。香。莉。實。大。有。造。於。我。也。白。利。徒。是。時。卽。欲。投。身。於。香。莉。膝。下。以。表。感。忱。然。繼。思。之。苟。若。是。香。莉。必。疑。將。因。疑。生。怖。殊。非。所。以。慰。香。莉。乃。仍。持。其。靜。穆。之。態。以。對。之。惟。起。立。趨。至。香。莉。旁。繼。續。其。聲。以。語。狀。至。溫。柔。與。其。平。日。所。持。之。態。度。良。異。其。詞。曰。吾。親。愛。之。香。莉。疇。昔。之。夜。令。汝。恐。怖。皆。余。之。罪。是。夜。之。事。實。非。意。料。所。及。嗣。後。諒。不。再。演。此。惡。態。汝。謂。余。求。學。太。過。誠。爲。確。論。余。誌。之。不。敢。忘。然。人。有。所。爲。而。不。預。定。一。告。竣。之。期。限。將。永。無。成。功。之。望。余。於。十。五。歲。時。卽。有。志。撰。此。書。行。年。三。十。乃。始。著。筆。其。後。屢。作。屢。輟。進。行。殊。緩。余。恆。疑。己。志。雖。壯。而。才。力。不。逮。每。欲。棄。之。至。去。歲。始。決。意。成。之。不。成。則。以。身。殉。

之。猛。力。著。鞭。遂。奏。膚。功。今。全。書。告。竣。余。將。從。容。休。息。矣。語。畢。長。歎。若。釋。重。負。繼。作。懊。恨。狀。低。聲。而。言。曰。當。猛。力。撰。著。之。時。性。情。乖。戾。令。人。不。可。嚮。邇。余。固。深。知。之。余。性。本。冷。淡。不。善。交。際。自。撰。此。書。而。心。緒。愈。惡。劣。神。經。愈。紛。亂。乖。戾。之。氣。遂。愈。甚。矣。嗟。乎。吾。可。憐。之。香。莉。受。余。謾。罵。遭。余。冷。酷。必。將。訾。余。爲。寡。情。人。不。知。余。之。精。神。實。有。困。而。致。然。也。然。今。已。竣。事。余。將。以。極。摯。之。愛。情。貢。之。於。吾。妻。溫。柔。之。態。度。輸。之。於。吾。妻。以。贖。前。愆。矣。

白。利。徒。料。香。莉。是。時。必。報。之。以。含。怨。之。言。用。洩。昔。之。恨。故。默。以。待。之。然。香。莉。則。否。迴。其。首。以。盼。之。容。顏。悲。戚。盈。盈。欲。淚。自。語。曰。卽。余。亦。一。罪。人。也。…白。利。徒。聞。此。殊。驚。駭。微。蹙。其。額。香。莉。抗。聲。曰。余。殊。無。喪。譽。失。節。之。大。過。此。可。與。吾。比。愛。盟。之。於。上。帝。前。者。…白。利。徒。君。婉。言。曰。余。不。汝。疑。望。汝。勿。慮。香。莉。曰。雖。然。余。不。可。不。自。揭。其。過。余。之。過。在。好。虛。榮。而。不。治。家。政。…廣。交。游。而。不。別。善。惡。…信。莠。言。

受誘惑而幾蹈危地……至今日始知余之所當遠避者不僅李墨蘭夫人一人也……

香莉欲告所聞恐傷良人之心狀殊猶豫繼思此事不當掩飾且可使其詳知友朋家之近况乃據彼之所聞詳述山澤童夫人事以告白利徒君靜以聽之屢搖其首夫山澤童忠正亮直人所欽佩之君子也今以其妻不貞故爲人訕笑白利徒能不爲其友深惜乎且曰彼蕩婦不顧一切而惟情慾是逞穢聲彰於外亦固其所獨憐吾赫赫科學家山澤童亦將因此見悔不識將何以堪之香莉述畢卽將塔司魯之無行連類及之然未數語卽止若不勝其羞愧者香莉又寧敢以少年對彼之輕薄狀直告其良人乎白利徒疑之欲詰其故一轉念間以爲是必有不可明言者是必非吾所當知者遂捨之不復窮詰是時白利徒含笑以視其婦狀至和藹噫此可憐之女郎自結褵至今徧歷家庭之痛

苦絕無人愛而護之。至今日乃始蒙其夫之體恤矣。今日白利徒無暴言怒色亦不作疾首蹙額狀。人雖猶是而性則迥殊。昔爲咆哮好怒之算學家。今爲溫潤和易之有情人矣。

白利徒坐於其婦之旁。執其手而撫之曰。吾儕不必更談此矣。白利徒欲解釋久不與婦相親之故。不得不以數年竭力經營之著作。述其大略。當講述時。凡遇專門名詞及費解之語。皆力避之。不欲以此耗其婦之腦力也。乃曰。余所著之書。爲算術哲學類。名曰眞理。指歸其立證建論。則悉本於外祖馬野所創之物理。夫近世科學發明之理。雖紛紜錯雜。月異日新。然就大概論。已駸駸乎有統一之象。昔日各科學如割據羣雄。自帝一方。此疆彼界。不相統屬。今則不然。此科與彼科。定理之兼用者。有之。界說之相類者。有之。名詞之互相假借者。有之。理論之互相發明者。亦有之。漸有融洽貫通之象。是今日者。實各科學自岐。

而歸一。由分而趨合之時也。故眞理卽散見於各科學中。病在學者徒拘一隅。不觀其會通耳。由是言之。科學者貯藏眞理之器。異日之發皇。正未有艾也。余之此書。雖不得謂盡善。然有馬媯梅先生爲之鑒定。必足以興起學者。尊視科學之念。百年前有人著書以尊哲學。余之撰此所以尊科學也。白利徒酣談學術。精神煥發。久之恐其婦厭之。乃問曰。余所言者。汝能明其意乎。曰。能。當是時。兩人心神融洽。白利徒不復嫌香莉之裝飾。豔麗香莉亦不憎其夫之媚學。不倦。第見議論淵淵。殊有至理。深歎其立志之高尙。著述之偉大。愛之而又敬之。白利徒又縷縷述近數年來之新發明。足以擴科學之圍。範者數事。香莉聞之。驚歎以爲奇事。呼曰。然則天地間之祕奧。人已悉發之矣。博物學家所未知者。有之乎。白利徒曰。安得無之。吾儕五官所不能接觸者。皆科學所不能討論者也。五官不能接觸之處。別有一世界。此世界吾儕以理想推得之。不能識爲何。

狀。并。不。能。證。爲。何。物。吾。儕。當。俯。伏。對。之。誠。心。信。之。香。莉。曰。誠。心。信。仰。君。言。甚。當。然。科。學。家。亦。有。以。信。仰。耳。目。不。能。接。觸。之。物。爲。妄。而。闢。之。者。此。何。故。耶。曰。此。輩。正。坐。學。業。之。未。精。耳。苟。遂。於。學。則。知。科。學。中。往。往。有。不。可。解。之。理。而。討。論。之。極。精。密。時。往。往。不。得。其。最。初。之。根。源。使。非。耳。目。不。能。接。觸。之。一。物。主。張。而。綱。維。之。其。將。何。以。解。此。不。可。解。無。根。源。之。理。乎。若。余。者。固。誠。心。信。仰。者。也。香。莉。感。而。呼。曰。比。愛。

兩。人。信。仰。既。同。其。樂。無。垠。白。利。徒。引。妻。近。身。摟。之。以。肱。以。脣。親。額。如。初。婚。時。香。莉。曰。余。欲。去。此。而。他。適。…余。欲。捐。棄。痛。苦。之。紀。念。…余。欲。忘。曩。時。之。困。頓。…於。是。白。利。徒。柔。聲。以。應。之。若。不。勝。其。憐。愛。者。曰。汝。欲。遠。行。乎。科。學。家。旅。行。會。近。有。一。艦。往。黑。峽。余。亦。學。作。汗。漫。遊。以。暢。胸。襟。吾。兩。人。可。乘。此。艦。之。便。旅。行。兩。月。如。未。婚。之。有。情。人。焉。…香。莉。知。艱。辛。已。去。歡。娛。方。來。不。禁。欣。躍。曰。願。君。引。導。

催眠術秘訣



催眠術講義

會稽山人編 一册 五角

催眠學居心理學中之一部。於教育醫道。均有莫大利益。欲知斯術者。不可不先讀此書也。

催眠術獨習

鮑芳洲編 一册 三角

本書提要鉤元。精心采輯。凡關於各大家催眠術施術之要項。無不詳加解說。更繪圖以證明之。尤便研究。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丙(891)

中華民國八年一月初版

(科學家庭二册)

(每部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天笑生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東昌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成都 重慶 瀘縣
 雲南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梧州
 貴州 張家口 桂林 梧州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甲 集
十二册

文 藝 叢 刻

每 册 價
四 元

談通俗教育。宜改良小說與戲劇。欲改良小說。宜先明其事之歷史與經驗。本集叢談叢考各書。對於詞曲新舊劇。及新舊各種小說。莫不窮究源委。融會中西。實為並世無兩之作。謎話兩種。尤能益智。畫史一種。足以廣見聞。全部十二册。業已完全出版。茲將分册價目列下。

宋元戲曲史 一册 六角

梨園佳話 一册 五角

顧曲塵談 二册 六角

西洋演劇史 一册 二角

讀畫輯略 一册 四角

小說叢考 二册 八角

歐美小說叢談 一册 五角

橐園春燈話 二册 六角

邃漢齋謎話 一册 六角